

雙劍奇俠傳

玉田趙煥亭著

上海受古書店發行



朱鳳竹先生繪

雙劍奇俠傳全圖

第一集

上海受古書店印行

雙劍奇俠傳序

藥所以除病也。而有時反或助病。惟善用者獲其利不蒙其弊。劍所以除惡也。而有時反或助惡。亦惟善用者獲其利不蒙其弊。善用者誰。在藥則醫家。在劍則俠家耳。雙劍奇俠。以俠家而得寶劍。善用劍術。剷削不平。其奇行異術。至今讀之猶奕奕有生氣。低徊環誦。令人不勝神往。俠者之偉行歟。亦作者精神之所寄耳。趙絨章以余有一技之長。又以余以醫者而喜談俠。因以雙劍奇俠索序。余風塵僕僕。日與病家周旋。耳所聞盡呻吟之聲。目所睹悉憔悴之色。沉悶極矣。今序此書。胸襟爲之一暢。因樂而爲之序。

民國丙寅七月 日 青浦陸士諤序於上海汕頭路寓次

雙劍奇俠傳序

遜清光緒季年。予遊歷下。數聞里中少年言擊技者。則必稱陶山（肥城境）梁茂林。縷舉其軼事。至俶詭權奇。可喜。乃謂東撫張勤果公。暨蓬萊宋大帥（張名曜。宋名慶）皆禮梁。甚至聘幣交馳。然梁竟終隱。弗出其拳派。則聲聞齊魯間。予已聳然異之。未幾。里有毛生者。適之陶山。索作碑錢。拉予與俱。則所謂陶山者。距肥治僅十許里。其山果峻拔。以嵯峨稱。磊落英多。人之所居。訪茂林之舊居。則泯然一農家矣。茂林無子。僅宗支承其嗣。愿朴訥訥。然猶能道茂林生平。以餉客。予恭聆。至日昃。夫乃歎茂林之名。不虛得。而又歎夫劍術之用。苟非端人正士。且將戕身賊人。於無窮也。不然。張夫子一詭儒耳。無妄用劍術者。以速其亂。安有黃崖之禍哉。然而茂林名行亦自此立矣。爰綜所聞。以成斯書。

以。戒。夫。矜。言。遊。俠。而。軼。於。正。軌。者。而。世。之。桀。驁。之。倫。徒。恃。武。力。自。恣。者。或。亦。知。所。反。矣。

中華民國十五年仲夏之月幻滄氏自序

第一回 創規竅備保託奇踪 會名園寶客談劍術

朱風竹畫



第二回 竹枝舞英雄傷末路 廣魅守老衲接家資



第三回 訪良友反得孀妻 置離鴛鴦看詭士



第四回 山陰縣戾氣潮來源 張子講壇倡異學



第五回 假道與丟醜轎席 傳風飛警到常州



第六回 偵軍事巧官談兵 斬賊頭奇光示異



風竹

第七回 圖危城兩俠踏深宵 走荒村雙騙驚巧遇



第八回 納弄女設計艷兇淫 扮賊裝無心闖匪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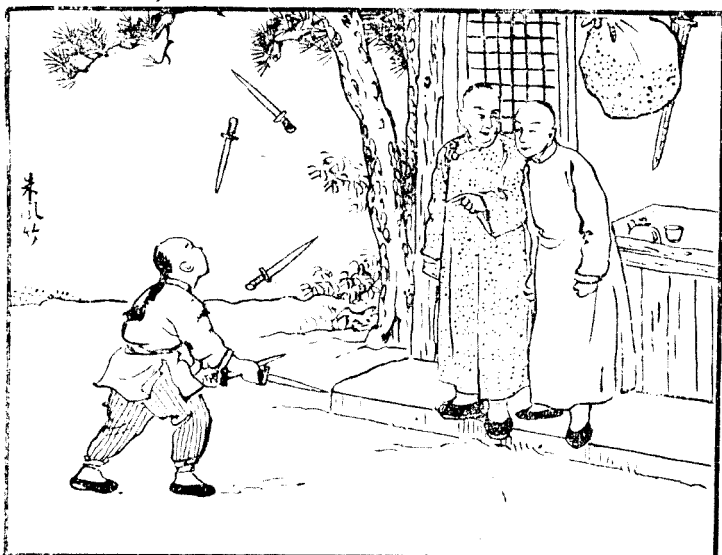
第九回 孤孀老愧煞明山 譚奇光驚走四眼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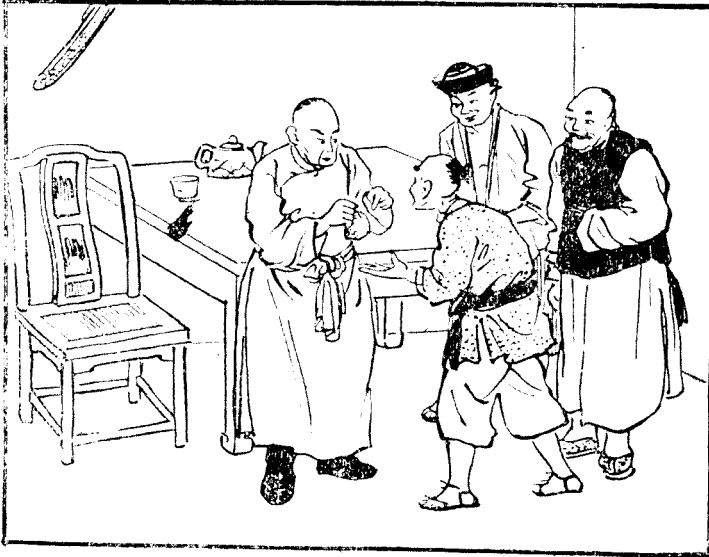
第十回 張佈告禁止武社 於感氣角逐拳場



第十一回 假說劍設局攔金 眞反目避喧訪友



第十二回 陳武師隱迹洞庭山 來旺兒醉探摩雲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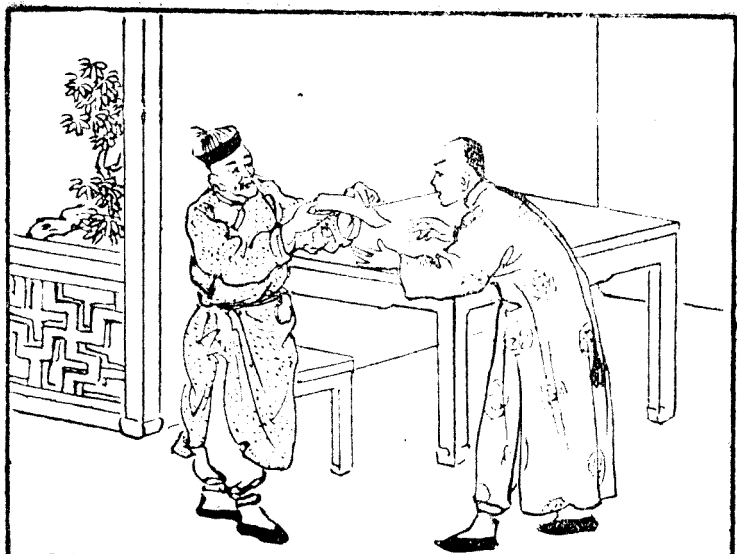
第一回 方寸印帶退首領 十字路遇逢舞頭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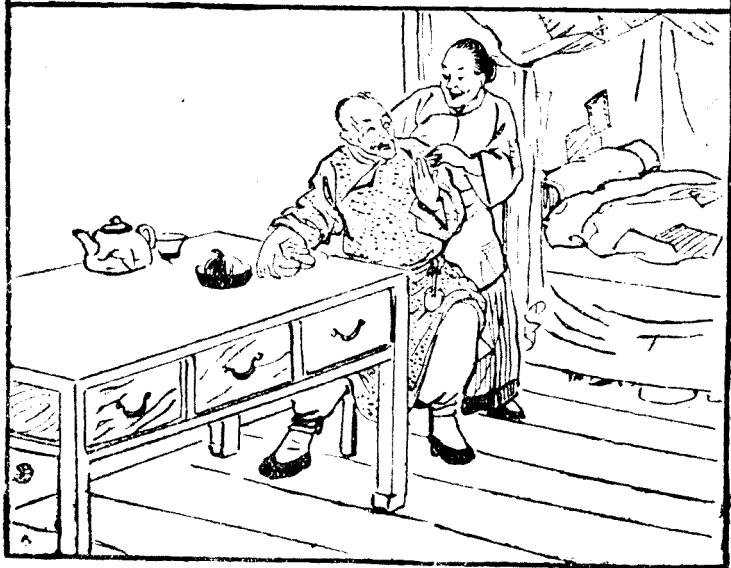
第二回 鄔明山窮途太寸 林孟侯儒扮戲繡娃



第三回 趙班頭巧計露神箋 哈屠夫揮拳鬧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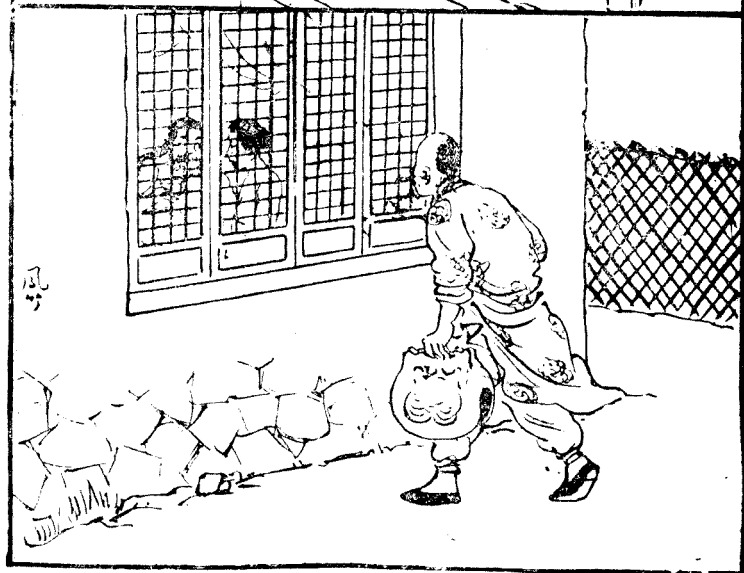
第四回 張大獄攜金全友誼 得錢鈔無賴戲妻房



第五回 攪野雷毒拳暗下 鬧腐坊色眼潛窺



第六回 起天險失節 設



第七回 愍亡友撲斃蔣總管 受內催暢論百步拳



第八回 通罡氣起死回生 贈雙劍倚天斫地



第九回 藏祕訣明山敬友 蕙蘭舟回俠逢豪



第十回 窮漁會開戲白牡丹 盜銀磚在探黃猿港



朱風竹

第一回 朱九州顯能奇弟子 武元彬飛箭決雌雄

第十二回 廣州城爭釋武大保 仙霞驛計獲竊賊印



朱鳳竹先生繪

雙劍奇俠傳全圖

第三集

上海受古書店印行

第九回 慶功筵酒後揮拳 南沙窩夜捉胡畢



第十回 孔昭達入水探怪屈 販柴客獨力起猪龍



朱鳳竹先生繪

雙劍奇俠傳全圖

第四集

上海受古書店印行

第九回 夕陽亭死別生離 懷人相閉情逸致



第十回 困旅片忽逢豪客 渡大江又謂遊踪



第十一回 十八村投宿逢俠女 縮陽術示技逗奇情



第十二回 破內功俠女戲玉林 拉紙衣貧妃述虎棍



朱鳳竹先生繪

雙劍奇俠傳全圖

第五集

上海受古書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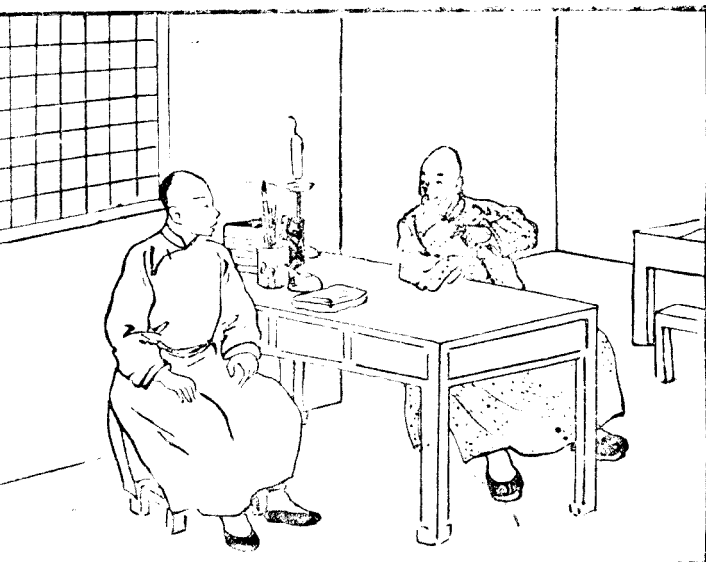
第五回 十一郎鬧店黃榆堡 鄒玉林問樵雙空嶺



第六回 城瀋陽俠女顯奇蹤 白塔寺玉林遭騙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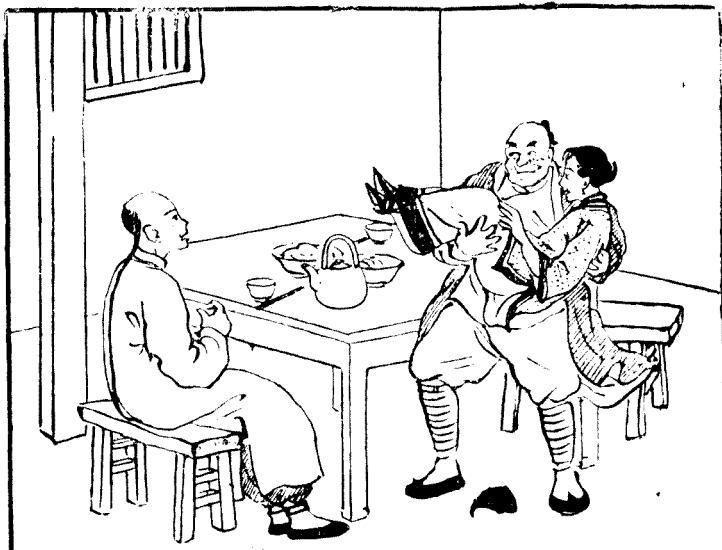
第七回 宿古寺鷓鴣塞外風 走深山巧說深公酒



第八回 救癡強刀斬錦蟒蛇 打酒坊巧遇王大胆



第九回 述洞溪俠士醫毒 貪杯疊酒徒唯醉



第十回 勇俠士帶探洞溪 莽竹牛羣坑坎窮



第十一回 開福寺良朋巧遇 皖南地大俠埋名



第十二回 諸一峯流寓寄身 許矮十閉門拒客



朱鳳竹先生繪

雙劍奇俠傳全圖

第六集

上海受古書店印行

第一回 鄒玉林奮勇劈假豹 崑山王被縛吐真情



第二回 壯士豪情宿十洞 村民牛酒鬧羣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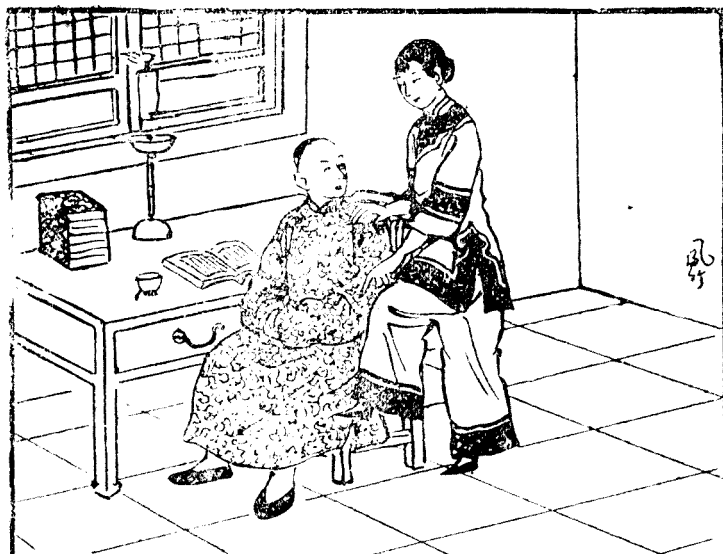
第三回 住姜場賢主款嘉賓 測陷程售珍詞待寶



第四回 北京城喜發歸雁 憫人臨寫關雲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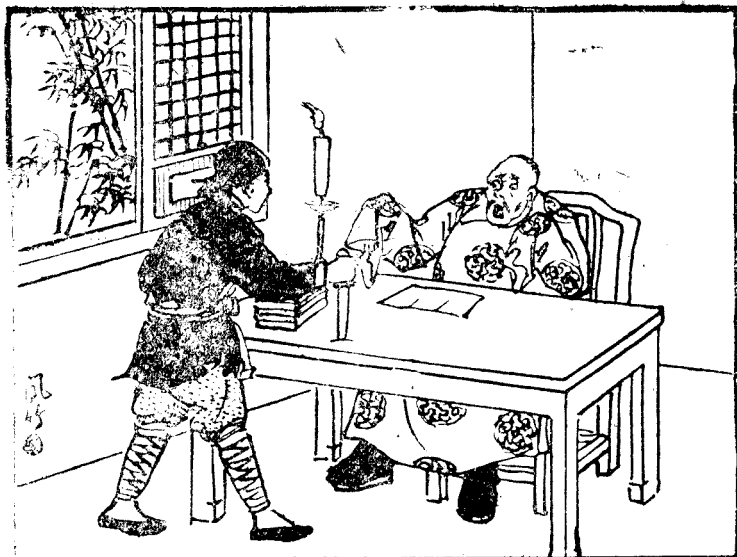
第五回 陰氏女戲叔逗風情 徐二官挾板回故里



第六回 秦大圭貪淫致友誼 諸一峯遇僕悉奸謀



第七回 掛雙頭俠徒報良友 散黃金壯士走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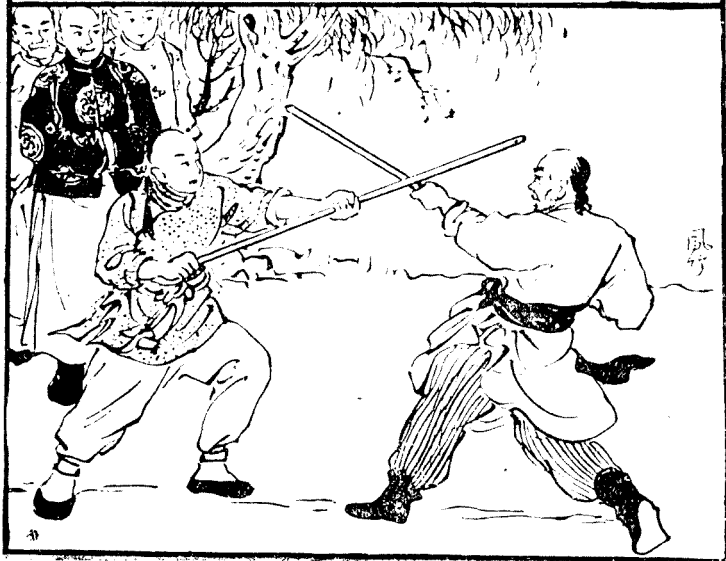
第八回 探包村僑裝藍大炮 談髮匪演說小青娘



第九回 結孽經藍道稱雄 較拳棒昭達作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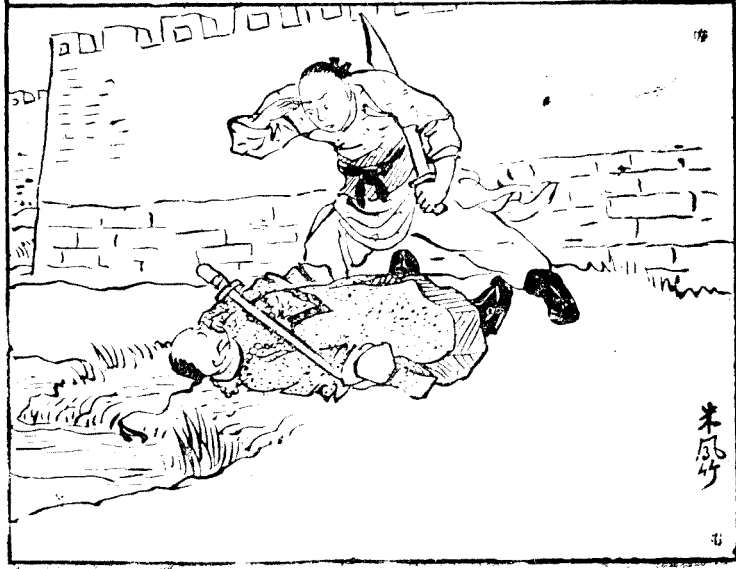
第十回 賭酒座壁城拜下風 逗閒情伯高上吉兆



第十一回 逞邪法迷藥鬧園丁 得替聞血光逗兵氣



第十二回 焦知縣殉難請登 長髮黑二打包村



朱風竹

朱鳳竹先生繪

雙劍奇俠傳全圖

第七集

上海受古書店印行

第一回 小青娘飛檄顯身手 混天星隲馬逞英雄



第二回 猛搦戰青娘壓陣 巧擒賊玉杵奪馬



第三回 藍絕臂助打此村 蔣教師甜戰冤女



第四回 梁藍道劍反妖風 關包村夜遊鬼趣



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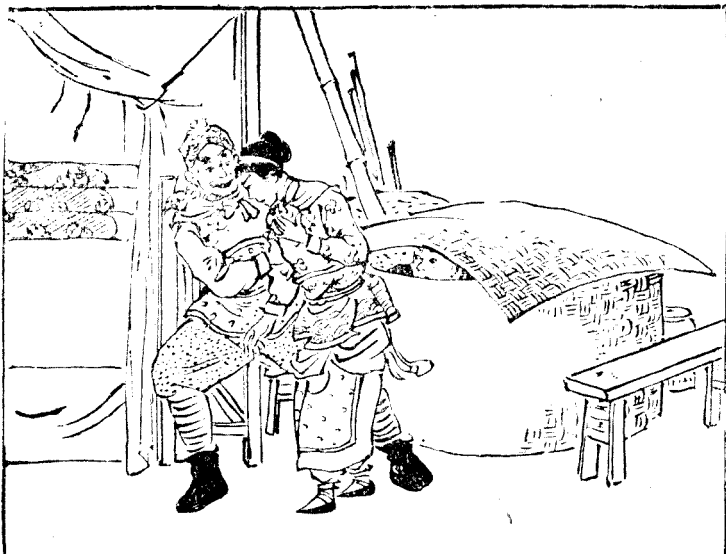
第五回 真無賴僑扮假無常 集純陽冲破羣陰陣



第六回 大炮逞法攝生魂 玉林探營覓祕帳



第七回 修羅陣藍道肆兇邪 地藏庵阮卒覘秘密



第八回 伯高破陣走大炮 礮城得趣掩青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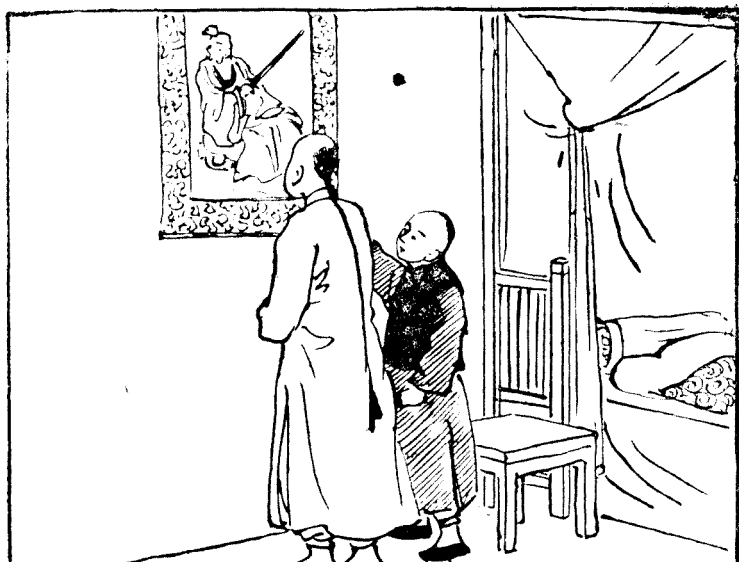
第九回 聚老蛋閒談沈祕事 國莽昭遠倚離擲人頭



第十回 諸覽縣伯高顯名 萬全山囑遠訪友



第十一回 開福寺良朋巧遇 皖南地大俠埋名



第十二回 諸一峯流寓寄身 許孃子閉門拒客



朱鳳竹先生繪

雙劍奇俠傳全圖

第八集

上海受古書店印行

朱鳳竹先生繪

雙劍奇俠傳全圖

集二第

上海受古書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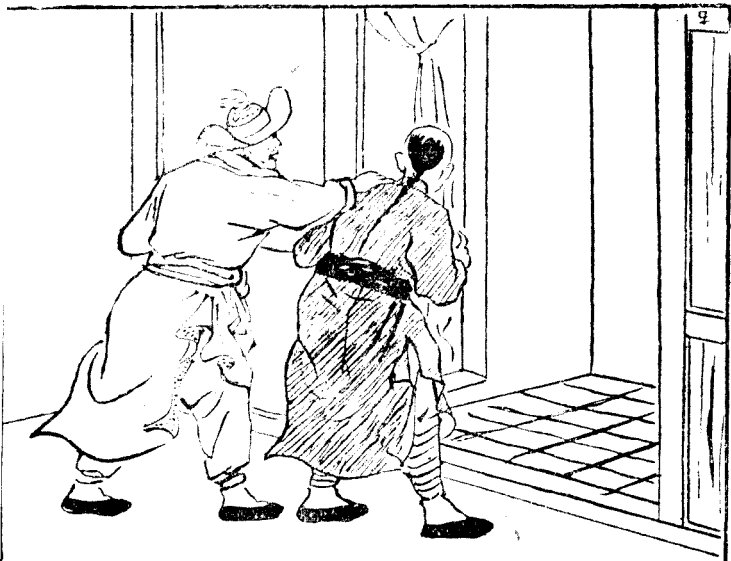
第一回 玉林銜杯戲許矮 昭達裸舞會一峯



第二回 遊萬泉一俠待病友 途炸嶽齋士作蜂蟻



第三回 趁歸途忽遇李通海 鬧包村大娶金錢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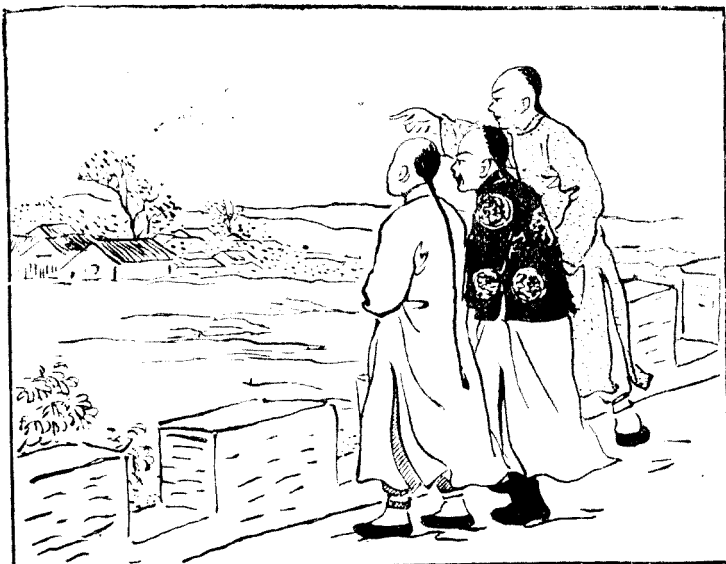
第四回 包伯高喜迎嘉客 蔣壁城醉打華堂



第五回

李通海以練鎗弩

詣一峯築畫高藏村



第六回

禹王河坐探報髮髻

黃牛野無賴戲村娘



第七回 走窮途巧遇飛天鼠 銜杯酒演說李秀成



第八回 報亡兄雙頭祭墓 誤忠王一客搬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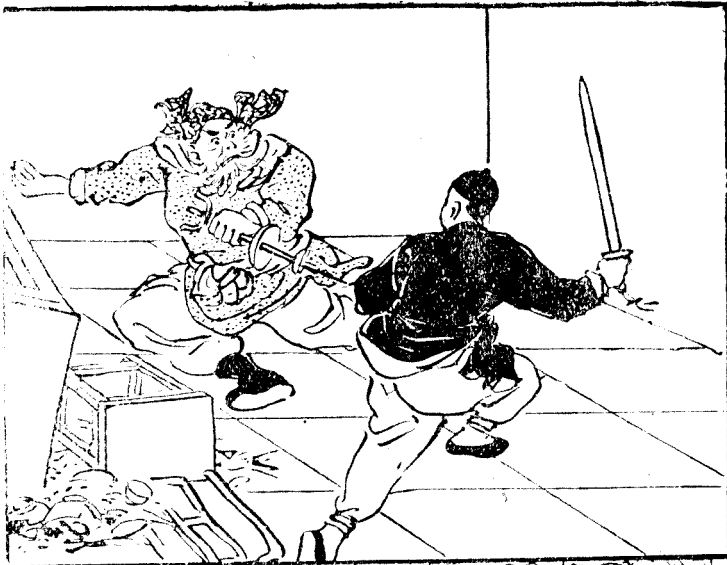
第 回 李秀成合夥陷 諸一峯定策挫賊氛



第十四 溫柔夢家士逞閒情 慶功酒翠賊肆淫



第十一回 一峯當羅捉大炮 壁城伏路戲同人



第十二回 包伯高一槊誅驍將 諸一峯支手奪軍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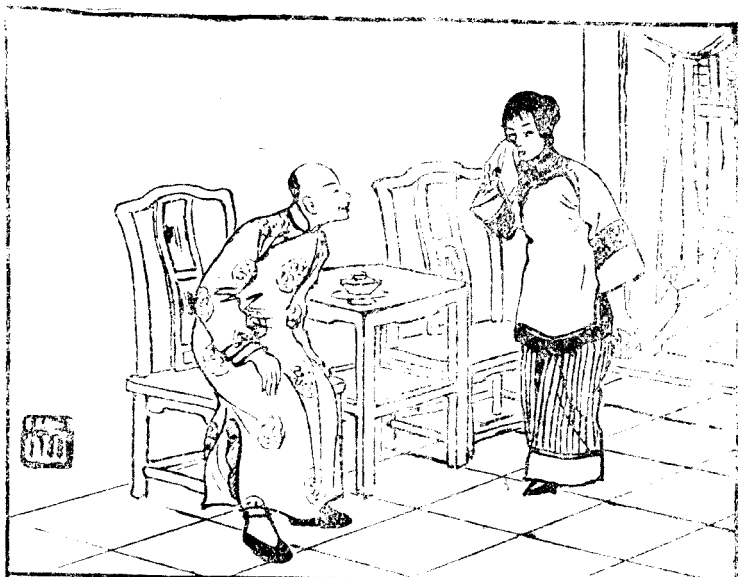
第十三回 小虎忽遇李通海 孫吳侯大賊諸一案



第四回 饒金珠說動蔣教師 示盤暇大作孟蘭會



第十五回 陷也何雙俠潛踪 藏祕笈剛生異志



第十六回 據黃崖兇兇亂 合雙劍邪正兩收場



雙劍奇俠傳第一集目錄

- 第一回 創劫盜備保託奇踪 會名園賓客談劍術
- 第二回 竹枝舞英雄傷末路 廣慧寺老衲接豪賓
- 第三回 訪良友反得嬌妻 置離觴羣看詭士
- 第四回 山陰縣戾氣溯來源 張夫子講壇倡異學
- 第五回 假道學丟醜輟講席 傳風鶴飛警到常州
- 第六回 僨軍事巧官談兵 斬賊頭奇光示異
- 第七回 闖危城兩俠踏深宵 走荒村雙艷驚巧遇
- 第八回 納奔女設計斃兇淫 扮賊裝無心聞匪語
- 第九回 拯嬌姿愧煞郎明山 說奇光驚走四眼狗

第十回 張佈告禁止武社 矜意氣角逐拳場

第十一回 假說劍設局攫金 真反目避喧訪友

第十二回 陳武師隱迹洞庭山 來旺兒醉探摩雲窟

雙劍奇俠傳第一集上

第一回 創劫盜備保託奇踪 會名園賓客談劍術

俠徒今老矣。赤脚雪盈顛。夜夜深林下。朝朝抱虎眠。

這首五言絕句。老橫無敵。宛然唐音。雖止寥寥二十字。却活畫出一末路失意的俠徒。但看赤脚。貧可知。雪盈顛。老憊可知。深林乃是避匿之區。抱虎喻存桀驁之氣。卽此詩以思其人。當年是個甚麼脚色。也就可想而知了。至此詩是何人所作。贈與那個的呢。却是光緒中葉。吾鄉有位觀察公。以名進士。筮仕山左。善詩古文辭。一時有才人之目。並且秉性慈祥。吏治精斷。當朝邑閩公敬銘。爲東撫時。因勦辦某處鉅匪。閩公盛怒之下。就要屠洗那片山寨。虧得觀察公。力請分別保護良民。只這一樁事。所全活的何止上萬的人。後來觀察公淡於仕

進。便告歸林下。以詩酒自娛。因見登萊一帶。風土清美。富於山水。便如江浙一般。便在海濱稍置莊田。卜居下來。一日觀察公赴友人遊山之約。恰值某富翁煩其友人來求一篇諛墓文字。觀察公回途得了三百多銀兩的潤筆。便裝入鞍套中。策馬而回。因那時節登萊道途中。甚是安靜。所以行客挾貲。都不慮有甚失閃。當時觀察公吟鞭緩著。隨路看山。方離那友人家六七里路。忽見從馬後趨來個短衣漢子。生得粗眉大眼。一臉的橫絲肉。負一黃布包裹。手提一根狼壯的桿棒。大步直搶過去。展眼之間。已去得老遠。觀察公是個文人。那裏曉得江湖間的勾當。看那漢子脚下快捷。以爲是驛遞內跑信的差夫等人。便沒理會。依然緩轡前進。又走了二十餘里。經過一片高林。却見那漢子在林內箕踞而坐。雙目一張。甚是尖銳。恰好有一幫行客從對面趨來。漢子不由掉頭自語道。真他娘的討人嫌。說罷。歪倒身枕了包裹。跂脚而臥。觀察公又走了十

餘里。就一村鎮大道旁。熟食肆中。飲馬吃茶。隨意歇息。吃些胡餅之類。却又見那漢子由馬前警然而過。這時天色陰沉。雖是秋深。却燥熱得緊。似乎欲雨的光景。觀察公一想。距家下還有五十多里路。當時不敢流連。給過店貲。匆匆登程。果然出村鎮沒多遠。便已一點兩點的落起錢大的雨點來。觀察公恐有大雨。便撒開轡頭。一路好跑。這一來。不打緊。鬧得個老頭兒。渾身上下。竟似個土人兒。丈把高的簸簸黃埃。只管向頭頂上飛。眯目塞鼻。連口中都是土末。好不難受。及至跑過一程。不但雨沒落起。並且殘陽忽露。居然晚晴。老頭兒被這午晴的濕氣一蒸。不覺汗出如澍。用手一抹。竟鬧了兩指的泥汁兒。不由暗笑道。我好發呆。我如今既非趨踏上憲。又不是奔馳公務。落得自在不自在。沒命的趕路怎的。沉吟間。瞥近一片荒村。瀕海的村落。蕭疎的多。十餘戶人家。往往使在曠野中住起來。多有掛着開小店生意的。觀察公穿過村盡頭。却見路北裏。

一片草房。碎石短牆。門首松棚兒上。挑出一支拴紅布條的破策籬。門首一个老媽媽子。正手持竹帚。毛着腰子掃地。一面嘟噥道。真是俺那輩子該他的。俗語說。花錢僱大爺。俺却是花錢僱个老爹來咧。你說他沒氣力。只要灌足了黃湯子。作起活計。比人家小夥子還楞怔。若三天不見酒。便成了死耗子（鼠也）咧。如今丟得門首柴連天。土埋地。還得老娘來收拾。他又一旁挺尸去咧。咳。這是那裏說起。正說着。忽見觀察公下馬。趨近。不由笑逐顏開。丟下竹帚。迎上道。客官敢是投宿麼。觀察公一面繫馬於棚柱。一面道。正是哩。媽媽你這店中。若有儲夥。此馬無人照料。却不方便。店婆道。咳。不瞞您說。俺這裏夥計倒有一个。就是廢物些兒。因拉開嗓子。喊道。李爹呀。別只管挺尸咧。如今客人到門。尊駕還不出來麼。你這樣兒。俺是要扣你工錢的。便聞有人鬻聲鬻氣道。您扣俺工錢。不。打緊。只要多給俺兩頓酒吃。就有咧。聲盡處。由店內闖然蹶出一人。觀察

公一望。倒嚇了一跳。只見那人高聳身裁。儼似一株槎枒老樹。年可六十餘歲。生得鷹鼻。鵠眼。削頰。掀口。一頭蒼白髮。却不作辮。只挽個朝天椎髻。亂髮四垂。身着敝衣褲。只掩腿臂。左額上貼着一張大膏藥。短鬚齊口。便如回回。一眼先望那馬。登時目光電瞬。注到觀察公一身塵容。方噫了一聲。一邁步。店婆兒只當他去拉馬。不想他直跑出棚外。向一個過路人招呼道。喂。你老張望甚麼。要住店。此間便是。觀察一望。那過路人。却又是那短衣漢子。鶻碌碌兩支眼。望着那馬。隨口漫應道。你這裏既有住客。俺向別家住去。這裏店夥。還想說甚麼。店婆兒已扎煞着雙手。先由棚兒下。拾起一束半濕半燥的柴草。一面噪道。老李呀。你真瞎眼麼。就這等等沒緊沒慢。不來張羅客人。却去瞎兜搭。於是引觀察公直入客室。那個老李。也便隨後牽馬進來。就院中槽頭繫好。觀察公自在客室。撲撲。擲去行塵。便喚道。李夥計。別的先不忙。快將俺的褥套取下來。俺

先歪歇一霎說罷。坐在榻上。直捶腰膀。老李這時。正因馬大槽低。特地由牆根下。用單臂挾了一具大木槽來。聽得客人吩咐。便不暇放下槽。用那一隻手。去提褥套。那店婆兒又吵道。俺看你幹活兒。通沒打算。你不會先放下槽麼。老李被吆喝的沒奈何。只長長的出了一口氣。放下木槽。取進褥套。方磳的聲置在榻上。向觀察公細一端相。道得一聲尊客辛苦。那店婆早又在門灶上。刮味味。一陣鏢釜。一面道。老李呀。你真罷了。如今缸裏甕裏。連點口水兒都沒得。泡茶作飯。外帶着拌料飲馬。使甚麼呀。沒事價。嬾的你屁股裏挑長蛆。水都不打。老李忙道。您要水。現成的狠。那房檐下水甕裏還有哩。店婆道。放屁。俺這裏一面燒灶。一面舀水。可顧得來。老李笑道。那不打緊。於是跑向甕前。略一端相。便兩手提起來。從從容容提至灶旁。觀察公見連甕帶水。少說着。也有幾百斤重。不由暗詫道。怪得這老人形貌壯健。原來有如此膂力。須臾茶水都到。觀察公

一面洗臉漱口。隨口道。李夥計。你在此間傭工。還好哇。偌大年紀。真好氣力。往年時。你幹過甚麼事兒呀。老李一聽。不由裂嘴而笑。却又帶些感慨顏色。便道。俺往年所作事兒。也不值提起。如今不定那時。便入土。無非胡混罷了。說着。見觀察公臉水渾濁。因笑道。您爲何弄了這一頭塵土呢。方纔外邊那個過路的。是同您一道走來麼。觀察公道。正是哩。俺今天登程。走得不遠。便遇見他。咧。老李笑道。哦。如此說來。他是愛您這身土吧。(奇語閃爍)觀察公聽了。方不解所謂。只聽那店婆又言三語四的。嗔起老李來。老李趕忙跑去。便聽得兩人一面磕牙鬥嘴。一面喂馬作飯。那老李足無停趾。店婆兒只是嫌他沒用。少時又喊道。李爹呀。客人的酒飯都停當。還不快端去。你的食。也在小盆子中。你吃膳下的。便倒給狗吃。老娘可要歇歇去咧。雖說是齷齪飯。漿子活。可也須不差甚麼。依你懶性兒。僱兩人來服事你。再一天三遍酒。纔好哩。可有一件。你却沒生

了享福的好命來。一路嘮叨。拍的聲擲下刀勺。直蹺向內院。這裏老李却哞的聲。狠狠歎一口氣。觀察公品茗竊聽。方暗笑店婆嘴碎。只見老李端進酒飯。擺在案上。殺蔬清潔。在小店中。就算罷了。外有一小壺白酒。觀察公笑道。這點點酒。只好潤潤唇。有酒罈兒。且搬一個來。原來觀察公酒量甚豪。當時有青蓮再世之日。於是老李笑道。原來尊客。也能飲酒。（也字妙）人若能懂得飲酒。都是好些兒的。說着興匆匆跑去。這時業已更鼓乍動。新雨初晴。皓月如洗。觀察公剪剪燭花。引起一小壺酒。一吸而盡。方暗想老李方才這句話。有些不俗。只見老李果然提來一具酒罈。並外帶一巨杯。觀察公大悅。索性命他將酒傾在一支大盆內。用杯盃來吃。只見竹葉浮香。糟香透腦。那老李在旁。注視良久。不由忒的聲。一收口涎。道。您老自己慢吃吧。不夠時。還有哩。說着脚兒趑趄。就要蹺去。你想觀察公。本是不羈名士。撐滿肚皮的飲中雋趣。如何肯落俗態。於是笑

道。李夥計。你且慢去。方才你說俺也能飲酒。莫非你也好酒麼。老李笑道。俺那敢稱好酒。不過覺着酒之爲物。比吃飯還要緊些。(絕倒)觀察公大笑道。妙妙。這句話就該喝一大杯。於是飛過一杯。老李大悅。便謝一聲。一吸而盡。連忙舀滿酒道。你老慢用。觀察公道。老朋友。俺生平不喜獨飲。你索性坐下來。吃個痛快。俺囊中有的。是酒錢。不算甚麼。老李聽了。方在沉吟。已被觀察公一把捉坐下來。於是各取杯子。舀酒來吃。觀察公雅量不豪。不想老李酒到杯乾。便如長鯨狂吸。引得觀察公撫掌大笑道。酒須是這般吃。方才痛快。須臾兩人酒盡一罈。杯盤狼藉。觀察公略爲用飯。便將殼蔬。命老李都合在一巨鉢中。加上兩大碗白米飯。那老李更不客氣。登時舉筋調勺。便以狼吞虎咽。一氣兒咕嚙畢。徐捫腹道。俺三四年來。虧了這副肚皮。今天蒙尊客厚愛。方得一飽。但俺有句話說出來。你老莫驚。只在今夜。你老定有險禍。您爲甚將囊中重貲。露在歹人

眼中呢。觀察驚道。歹人在那裏。難道此店不妥麼。老李笑道。可見你不明就裏。這店中有甚不妥。那歹人。就是那會子跟蹤你的過路漢子。虧得落在俺眼中。不然也。就好險哩。觀察聽了。回想路中那漢子尷尬情形。不由不信。便登時悚然站起道。你既如此說。咱可有法躲避麼。老李笑道。憑他甚麼歹人來。都有我哩。少時您只在屋內滅燈靜臥。如高興。就瞋眼兒瞧。回把戲。也使得。說着。隨手拈起一筋道。俺只用此筋。儘能料理他哩。正說着。業已村柝三下。那一片月色。照得滿院中水也似的老李道。是時候兒咧。你老悄沒聲的。就安置吧。觀察公方想再問。那老李早已收拾飯具。蹣跚而出。鬧得觀察公酒意都無。滿懷怏悒。只得依老李之話。閉門熄燈。臥聽一會子。沒甚動靜。只盈盈月色。穿牕透枕。觀察公臥不穩。果然就牕孔去覘伺。一面暗想在道路上。並沒解禱套。怎的會露了白呢。(俗謂貲被盜窺。曰露白)正沈吟間。忽聽院中拍的一聲。觀察公嚇

得一哆嗦。急忙望去。却是一枚石子。由境外拋入。須臾又一石子。直飛到客室階下。觀察公正在發怔。就見眼前黑影一晃。那短衣漢子。手持桿棒。已由牆頭一躍而入。只雙脚略爲點地。一拄桿棒。便奔客室。觀察大駭之下。不由失口道。老夥計。你你看。這這（句）。一聲未盡。只見牆角柴堆裏。有人笑道。你老喊甚麼。跑不掉他就是咧。說着一長身形。搶出來。便奔那漢子。正是老李。那漢子。見人搶來。又驚又怒。一翻身掄棒。便打老李。大笑道。你這廝識好歹的。快些滾。你娘的。若是俺十幾年前。教你有來路。沒得去路。說罷。兩膀一振。風也似打將進去。只三晃兩閃之間。那漢子叫聲風緊。倏的一甩桿棒。由棒中現出一柄柳葉長刀。明閃閃向老李當頭便剝。老李大怒道。你便有十柄刀。將奈我何。說着一丟解數。但見臂影縱橫。登時照得觀察公眼花撩亂。好笑這位觀察公。這當兒還着了文魔。不由暗歎道。俺今日方曉得杜老誇公孫大娘舞劍器。那渾脫瀏亮。

四個字兒。下得好不神妙哩。正這當兒。兩個業已鬥過兩週。觀察公方替老李捏一把汗。只聽老李喝聲着。那漢子啊呀一聲。險些栽倒。踉踉撞撞出數步之外。虧得牆跟下有株小樹。那漢子用手一撐。方纔支住身體。方颯一聲躡上垣頭。老李大喝道。朋友。俺手下留情。你須曉得。那漢子長嘯一聲。當即警然而逝。於是觀察大驚。連忙啓戶而出。拖住老李。連連稱謝。老李拋筋笑道。這廝被俺穿瞎一隻眼睛。也夠他受的咧。正說着。店婆兒在內院中喊道。老李呀。你瞧瞧。不是跑了馬麼。怎的這樣踢跳呢。老李只含糊應一聲。已被觀察拉入客室。一問他怎便知有歹人跟躡。老李道。您不曉得。凡馬上挾帶銀兩。只要過二百金。那行塵便能飛過頭頂。江湖間走黑道的人。一望便知。你剛一到店。俺方在心下怙懣。恰好那歹人在棚外探頭探腦。所以俺越法明白。觀察公駭然道。原來如此。却是老夥計。你有如此武功。爲何混迹備保。莫非生平有不得已之事。隱

迹埋名落拓風塵麼。果然如此。你倒是一位奇士。快請見示生平。容俺報謝。老李聽了。不由蒼眉軒動。兩膀一振。骨節兒格格作響。少時却慨然嘆道。俺一個老朽店夥。懂甚武功。今閒話莫提。俟明天俺送您到家。是正理說罷。道聲安置。竟自趲去。這一來。鬧得觀察公。越法恍惚莫測。草草宿過一宵。次日起行。果煩老李相送。及抵家下。那老李便要告辭。觀察公那裏肯依。便捉袂堅留。並取出金帛相謝。老李大笑道。你若如此見待。俺登時便去。觀察公愧謝道。果然是俺太俗氣咧。但舍下家釀初熟。這平原十日之飲。是不可再少的咧。老李聽得有酒。這纔欣然暫留。於是賓主款洽。連日價置酒爲樂。觀察公素好結納。都是一時名流。並有許多意氣少年。輻輳門下。今聞知觀察公座有異客。便不待主人折柬。早已裙屐盈座。一見老李談吐豪邁。並老當益壯之概。無不暗暗稱奇。一夜觀察公在花園中。大會賓客。酒至半酣。衆客高興起來。不由談及古書上所

說的種種劍術。真個是徵奇搜異。妙緒泉湧。其中輕俠少年。竟就主人書室中。弄出一柄松紋古劍。當筵起舞。正在滿堂動色的當兒。忽聽一人撫掌笑道。此等劍術。只好去開場賣藝。若真個對敵。通用不着。衆人一望。却是老李。仰坐在椅兒上。惺惺着眼兒。頗露輕藐之色。少年不服道。李丈既如此說。定知劍術。可好當場指點一二麼。衆客聽了。也都高興。便噪道。妙妙。快再取一柄劍來。老李大笑道。既通劍術。何必定要劍用。若拘拘於劍。此術也就有限了。（只此數語。便是大方家。）衆人聽了。不由一怔。正是。

莫謂淹淹趨老境。行飛作吐奇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竹枝舞英雄傷末路 廣慧寺老衲接豪賓

且說衆客聽得老李大話。方在相顧驚疑。老李道。諸公不信。咱且取個笑兒。俺

隨意取一物。便當劍用。說着。霍的點起。少年一陣怫然。又是躊躇道。倘若俺劍鋒傷你。却不便當。老李笑道。不打緊的。俺這副老皮頑骨。還吃的起。足下賜劍哩。衆客聽了。越法驚疑之間。觀察公偏會湊趣。便登時命僕人等。點起十餘支火燎。照得滿院中。亮如白晝。又斟起一大杯酒。置在席上。道你兩位那個敗了。便飲此杯。於是衆客皆起。便擁那少年下階。一瞧老李。不知多早晚。業已跑到了一叢矮竹旁。正是那裏解禪而溺。少時繫好禪。隨手折了一枝細竹。只有小指粗細。三尺長短。托地一抖。其勢甚勁。從容轉步。便就下首。向少年笑道。足下利劍。便請研來。且看俺運用此竹。取個笑兒。於是忽的一竦立。使個旗鼓。少年不管好歹。便逞着一腔意氣。揮劍而上。那一路鉤攔劈剝。真個勇猛無前。但見老李。只如沒事人一般。抖開竹枝兒。處處是因敵爲用。順格逆拒。虛誘斜趨。碎步輕移。只跟定少年劍光。團團流走。少時竹枝舞酣。風鳴電逝。初時。那少年還

辦得猛劈狠剝。後來但見敵人影兒都無。只有一團風氣。圍定他。颼颼旋轉。少時風氣逼緊。竟使人氣息都噤。衆客大駭之間。但聞少年啊呀一聲。那把劍平空用出兩丈多遠。噹浪浪飛落於地。再看少年時。只有擰着手腕。打旋的分兒。咧。這當兒。高堂上紅燭光搖。但聞唳唳一聲。衆客驚望時。却是老李。依然在座。就是漆棹兒中間。硬生生長了一支新竹兒。直轟轟的微微晃動。似乎是餘勢猶勁。(寫劍術精彩百倍)於是衆人大驚。忙合少年入來。少年飲過罰酒。不由佩服道。奇怪得很。李丈一枝細竹。却似有萬鈞之力。俺方手腕被點。那把劍便如有人奪出去一般哩。衆人聽了。方在嘖嘖。只見觀察公。揎拳勒袖。竟拔那棹上的插竹。仔細一看。不由大驚。原來那細竹。竟入去四五寸深。便以鐵錐一般。更妙在棹木不裂。儼似生成。你說着這股子巧勁頭兒。來得多麼甘脆。當時大家駭歎之下。便叩劍術之要。老李笑道。此不足爲異。運用劍術。全恃罡氣。氣氣

精到。不過假器爲用。所以善劍術者。不必擇器。昔日越女言劍。折細木之末。能刺猿公。便是這個道理了。衆人聽了。越法愉悅莫測。當晚酒罷。觀察公見此光景。料那老李定有來歷。因屏退左右。敬叩。所以老李慨然道。今時移境遷。明公又磊落如此。俺一往前塵。說來也自無妨。您可知十餘年前。黃崖山中。有個身被名捕的彭七郎麼。只老漢便是此人了。觀察公悚然跼起。七郎道。明公且坐。俺自恨所友非賢。又不能匡輔友過。致使山中數千家無辜良民。橫遭屠戮。至今思之。猶切隱痛。所以俺遁跡傭保。拚了此生。咳。習劍術不歸於正。必致殺身禍人無疑。願明公謹記此語。以戒後生。只看敝友覆亡之轍。便是爲殷鑒了。於是慷慨按膝。滔滔汨汨。說出許多事故來。只聽得個觀察公。驚驚詫詫。好不津津有味。不由拍膝大嘆道。世只知黃崖教案。是由一奇詭之士。敢於大言異論。惑世誑民。那知其中。還有這許多情節。但是足下任俠一生。末路如此。未免使

英雄氣盡咧。七郎聽了。不由慨然泣下。便鼓腹集氣。剗然長嘯。迥若鸞鳳之音。空庭中木葉紛墮。棲鳥皆驚。於是觀察公豪興颯舉。便抽毫命牘。題了那首五言絕句。七郎得詩。泣不可仰。當晚賓主各自安歇。次日觀察公急覓七郎。早已不知去向。這便是那首詩的題解。至於這彭七郎。究竟是什麼人呢。看官別忙。因為彭七郎一人身上。隱藏着一部奇書。許多俠客。在事略上。在文法上。照例是不可以先點明的。對不住。諸公只好先悶一霎兒。待作者慢慢敘明。何如。問話少說。書入正文。且說咸豐年間。洪楊亂起。由金田揭竿嘯聚。堪堪鬧到江南地面。其時蘇常兩郡。最為富庶。便有許多里巷少年。鑒於風鶴之警。大家出貲。延聘精於拳棒的教師。每日價去習武功。各立教場。各標社目。甚麼鷹揚社咧。虎震社咧。掛起明晃晃金字社牌。一處處花拳繡腿的少年。連臂歌呼。此出彼入。倒也十分熱鬧。久而久之。讀書少年們。也便高興入社。只是按起實際來。無

非是大家聚會飲博遣興之所。頂高興時。打一路江湖拳。耍一箇花刀片。好在真正識者。既不多見。這等含糊武功。也就能博譽俗口。此一般少年們。高興得非常。往往掉臂出遊。狠覺着夠個俠少樣兒。這也不在話下。如今單說常州府城中。有一座廣慧禪林。地基寬廠。原是一處多年古廟。地既清淨。廟中花樹極多。又幽雅得緊。因此每當夏月。便有當地士人們。借地讀書。距廣慧寺之東。偏不過半里多路。走過一條小橋兒。却有座花神廟。俗又呼爲花娘娘廟。地基兒雖不大。那香火却盛的很。每當初一十五兩日。你瞧吧。真個是士女如雲。旂檀霧霽。那支拜神的磐兒。簡直的聲不絕響。據土人講論起來。當初這位花娘娘。是一絕世的美貌女子。不消說。顧影自憐。對鏡看看。俏龐兒。得意到絕頂。不想後來婚姻失意。竟自鬱鬱而死。死後托夢於女伴道。吾以情死。爲東皇見憐。不淪鬼趣。便如鬼仙一般。甚是自在。此後吾當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以彌吾

生前缺憾，三日後。但看某地。忽生一株並蒂奇花。便是吾英靈所化。可就其處立廟。以安吾魄。女伴驚醒來。向人一說此異。大家便留意某處。說也奇怪。那某地真個奇花怒茁。形似芙蓉。鮮妍非常。一株數花。朵朵並蒂。於是大家如言。爲之立廟。號曰花神。據說來。十分靈驗。凡痴男怨女。不能遂情。但到廟中焚香默祈一番。無不如意。這花神。既如此風流。他那神像。總該美豔到十二分咧。那知却又不然。那神像。只塑個形容憔悴。首如飛蓬的病女郎。並且面孔上剪痕。藉眉目都毀。瘦冠冠。血斑斑。甚是怕人。據說是花神臨終。自恨色相太美。致落情障。所以自毀其容。一言抄百總。無非是個淫祀罷了。然而這廟中香火獨盛之故。難道說凡來燒香的。都是張秀才鶯鶯小姐麼。原來一般也有諸色人等。或隨喜散散心兒。或趁熱鬧。瞧瞧女郎兒。那廟中遊人既多。廟祝爲侷利起見。便大招小商販。並各色生意人等。其中百貨襍陳。布棚相望。茶肆書館。一切江

湖雜技人等。都醫集於廟外廣場中。喧雜中紅塵四合。便如小市場一般。一日恰值三月三十日。據說是娘娘的誕辰。這日廟場越法熱鬧。過午之後。許多的香車寶馬。由廣慧寺前經過。那些薰香傅粉的少年。合花枝招展的婦女們。一路上丟眉弄眼。嘻嘻哈哈。也都成大幫價過去。招得寺中小沙彌們。兩隻眼溜溜啾啾。一條頸筋。左右亂晃得生痛。這當兒。有兩沙彌。借酒掃山門爲由。正在那裏眼逐遊女。亂揮竹帚。兩個一失神。撲喳聲。兩帚交叉。一個笑道。該死的。掃地却不啾地。那個唾道。你這禿廝。別裝正經。你掃了半天。這山門。越法似王婆子畫眉咧。兩人嗤的一笑。兩顆禿頭。登時湊在一處。一個道。你沒留神麼。方纔王宅上那幅中堂。過去咧。嚇好俊樣。只那嫩腮上紅紅白白的春色。並也的眼光兒。俺猜他昨夜。準那麼着來。說着。嚶的一聲。(形容刻毒)一個縮頭道。你還失了乖哩。那會子。張老板的小條幅。也過去咧。(奇語)那一個搖頭道。

不能吧。他這會子不會出來的。你想張老板照例的午後才起床。還須他伺候用飯。並燒烟過癮。說着。乜起眼。斜瞧日色。道。你說他這會子。歪在張老板烟榻上。說說笑笑。俺還信些。你又見他過去咧。據你的意思。一口水吞下他去。纔解渴哩。可也得有這檔子事呀。你來形容那個。妙。妙。寫沙彌自詡眼福。方在矜人得意。而又失之於小條幅。遂不覺妒羨失望之意。一時畢露。文筆勁甚。一個忙道。那個說謊話。那輩子還作和尚。他今天是梳的蘇州櫛。(髻名)湖色彩兒。玄色裙兒。寶藍色小鞋兒。上紮四季花兒。不要說去瞅面目。他望着俺似乎含笑。是他無疑。便是他那一擰擰脚兒。一耀入俺眼中。還跑的了。準是他麼。那一個越法搖頭道。夢話。夢話。俺在他家。作過好幾回法事。他還沒望俺笑笑。你只跟人屁股後頭。狗顛了一半。踫。他就會望你含笑。別一姑娘搽粉。不叫丫鬟自己俊樣自己咧。一個聽了。如何肯服。方又要說甚麼。只見遊人紛紛張望。便

有一班油滑少年。排牆似擋在他兩個面前。兩個豎起脚尖。從人背後瞅去。只見由西趲過一個少年女子。並一個老媽媽。那女子頭梳矮髻。青帕覆定。餘帕絞作燕尾式。垂於髮後。穿一身緊窄衫褲。十分伶俐。下踏一雙檝尖鳳頭平底小鞋兒。只好三寸有餘。生得豐豔俏俐。盼睐之間。另有一種流麗雋快之致。那老媽媽。却生得肉累一般。十分壯健。黑紫大麻臉。油而且亮。邁開鯰魚大脚。一面給那女子開路。一面嚷道。貴處是大邦之地。怎的這般不大樣。那位賞臉見愛。不會喚俺們獻技伺候麼。如今擠在這裏。乾飛光眼。甚麼意思呢。說着笑嚷道。喂。那位再裝大麻木。我老婆子罵出來的話。不好聽的多哩。那女子却嗤的一笑。狠命的向老媽媽背上一揉。道。別胡哨咧。快走吧。於是頰兒一梗。小脚兒跑得飛快。只見遊人忽刺一聲。也便隨後湧去。一面談論道。今天南門外。不是還有解場麼。玉瑣這妮子。却有空兒上廟來白相。難道他相中了武社中那個。

子弟麼。原來這玉瑣。是由直北滄州一帶來的。個賣解女子。好體面。一身武功。同來的。還有嫂嫂郝大娘。也是個絕俊的婦人。武藝雖遜玉瑣。却頗諳內功。並內視填肌之術。那老媽媽。就是玉瑣的母親。還有玉瑣之父。也跟了來。一家四口兒。流轉江湖。就以賣解爲業。因河北地瘠民貧。其民性復好武。這賣解竟成一椿生業。雖是流倡。一路人。然而其中。也儘有賣藝不賣身的。自玉瑣到常州。引得一般浪蕩子弟。掉了魂似的。所以這時大家紛紛講說。於是兩個沙彌。放平脚板。方要接續前稿。再放放嘴頭上的色勁兒。看官。你道他兩個。中堂兒條幅兒的胡噪。是講論字畫麼。原來說的都是一片隱語。禿廝們。在人家作佛事。專以留心人家的女眷們。品頭評足。無所不至。中堂。是說人家大婆子。條幅。是說人家小婆子。還有對聯手卷等名目。便是說人家通房丫頭。或姑娘小姐。咧。

（好作佛事者諦聽。須防禿頭賞鑒家也。一笑。）只見（如古文之遙接法）寺

門松樹後。轉出一人。龐眉皓首。穿一件茶色舊衲。拽一根鑲鐵禪杖。生得長軀偉幹。雖年可七十餘。却直挺挺絕無偃僕之態。面上皺紋。並兩隻深陷眼眶中。包滿了無限的世情閱歷。但看那蒼老面容。便是個曾經風塵。遁入空門的脚色。當時兩沙彌。見住持道濟出來。便登時各整面孔。低頭掃地。道濟笑道。今天遊人脚下土。是掃不淨的。少時下半晌。梁相公等。還與張七先生在書房中置酒餞行。你們且到跨院中。洒掃去吧。一個沙彌撇嘴道。那也是白搭工夫。不怕掃的一根草刺不賸。一點塵星也無。張七先生一到來。吐痰吐沫。扎手舞脚。一陣作踐。還是一塌糊塗。更討人嫌的。是滿牆上畫字。並畫大圈兒。今天粉牆上。又該添稀稀罕兒咧。（就師弟閒話。點出張七先生如春雲乍展。又如隔屏美人。鉗聲微戛。而神光已在離合中。）也沒見那個郎相公。猴子似的。就似八根線提的。見了俺們。少說着也要鑿人一堆爆栗。還是梁相公。大大樣樣。穩重點。

兒正說着。道濟含笑向他兩個背後一弩嘴。兩沙彌回頭一望。便見由人羣中大踏步。蹇來一個少年。生得矯健身裁。修短合度。方面大耳。劍眉虎目。黃白面孔。精神健旺。穿一件玉色長衫。下着薄底飛雲履。禿着頭兒。露着漆光似一條辮髮。手挾一隻書筴兒。老遠的望見道濟。便招呼道。和尚。郎明山來了。不曾。兩沙彌一擠眼兒。便匆匆入寺。却小語道。小郎子。這當兒管保塑在花神廟裏。看小娘兒哩。他肯老早的這裏來。原來這少年。便是方纔沙彌說的梁相公。單名一個森字。祖籍常州。世代書香。到得梁森代下。家貲雖然薄有。却就是十餘歲上。梁森父母雙亡。虧得他有個寡居的姨母馮氏。住在離城十來里的楓橋港地面。見外甥孤露。便不時的到梁森家。照料一切。馮氏有個女兒。乳名意珠。只小得梁森一兩歲。生得德容兼備。便許與梁森爲妻。尙未過門。至於沙彌說的那個猴子似的郎相公。名叫振宇。表字明山。他祖上原是福建人。以遊幕流寓。

常州遂成土著。其祖鄔懋修。是個中韓名家。歷佐劇邑。狠掙起幾個大錢。却就是心狠手辣。只要見了白花花的東西。便登時將良心掖在胳膊窩裏。小小筆尖下。也不知葬送了多少人。（著此以見後來鄔明山赤族之禍。有天道焉。）明山之父。中年暴死。其時明山已在母胎。懋修這老兒。年登八旬。依然健在。有一日堂上晝臥。方在朦朧中。忽聽耳畔許多人齊聲呼道。還我頭來。（突兀可駭。）懋修蹶然驚起。只見院中一團愁雲慘霧。籠罩着一班血淋淋的斷頭尸身。各提頭顱。紛紛跳擲。懋修大叫驚醒。一時間軟得顫動不得。却聽得後院中呱呱兒啼。少時僕婦來報。主人大喜呀。方纔少主母添了個白胖的大娃娃。老頭一聽。不由雙眉緊皺。只拿拐杖兒。狠狠拄地。長歎一聲。從此一頭臥倒。不消幾日。便已嗚呼哀哉。原來鄔懋修。自家心頭有病。自家覺得。他當年響噹噹的作開幕的時節。曾在某縣。一件盜案中。受了盜魁兩萬金的重賂。說妥了他。

能以筆下舞文。重罪改輕。保盜不死。本來業已約定。懋修已想法兒給強盜脫罪。不想懋修有個變童崽子。聞得盜魁家中。有一掛真珠手串。價值不貲。便使人風示盜魁。挾取此珠。那知盜魁家屬。不肯應命。只說是常被勦捕時。已被官役們搶去咧。這變童懷恨在心。便向懋修道。放鬼歸山。是了不得的。這干賊骨頭。翻臉不認人。他們若一出獄。安知不尋你的晦氣呢。他們這錢兩。只如寄在外庫。他不會再搶了去麼。只恐咱還搭上本錢哩。即使他們不來搶。只在四下裏一張揚。你這聲名。也就從此掃地了。咱不如受了他銀子。還是作倒他爲妙。懋修一想。甚是有理。於是筆尖稍動。那盜魁合其黨三十餘人。都涼慘慘的吃了一刀。當時懋修得意之至。不料事隔多年。却見冤魂爲祟。想是他衰氣已至。神明自疚的緣故。然而這其間。不能說是沒有因果報應咧。諸公不信。但看近年來。人慾橫流。報應愈速。你只管不畏神明。高談破迷信等等。無如事實具在。

又那個能逃天網呢。那明山長到十餘歲上。出落得一表人才。生得猿臂蜂腰。面如冠玉。只是眉梢上豎。眼光流動。性兒聰穎到絕頂。飲博吹彈。以至鬥鷄走狗。凡一切娛樂之具。無所不好。却就是不好讀書。他母親想叫他學慕。以紹箕裘。他越法不肯用心。倒是講到習武上。他還高興些。那知他母親。因他是獨根獨苗。又不欲他習武。怕的是將來作武官兒。免不了沖鋒上陣。是有老大的危險的。因此只得叫他胡亂去讀書。便合梁森同牕肄業。兩人都是意氣少年。倒也情分相投。爲日不久。明山之母。也便去世。兩人一般孤露。未免同病相憐。彼此情分。越法相得。其間却有一件事。兩人幾乎睘了交兒。便是爲爭聘意珠。因意珠的美貌。在常州是屬一無二。的。明山時到梁森家間坐。有時價遇着馮氏意珠。大家都不避面。那馮氏又是個熱心腸的老人家。可憐明山孤露。又是梁森的同牕好友。待明山便如梁森一般。所以明山想聘意珠爲室。及至煩媒人。

掄起那把冰斧來。拍嚓一斫。不想登時捲了刃咧。原來馮氏久已屬意梁森。親上加親。豈肯將掌珠許與別個。當時明山探得底細。好不垂頭喪氣。少年性兒。有甚耐得。登時見了梁森。便渾身不舒齊。未免口角間冷嘲熱諷。隱含醋意。始而梁森還不理他。但是久而久之。也不免報之以口。彼此間鷄零鴿碎。牽藤引蔓。明山說梁森不該攘人之愛。梁森說明山沒羞恥。吃無味的淡醋。兩人在書塾中。越說越多。明山大怒。登時飛硯打去。梁森急閃。却落在背後一個小學生棹兒上。拍嚓一傢伙。棹上墨盂立碎。流了一書的墨汁。那小學生方叫得一聲啊呀。只見梁森咧嘴跳起。不容分說。抱起一羅書來。向明山當頭一下。明山舉手一擋。書冊回飛。吼一聲奔過去。方要去抓梁森。只見那小學生一個虎勢。撲過來。澎的一頭。竟將明山頂在紙壁上。一面哭叫道。你好好賠俺的書。合墨盂兒。你兩個不害羞的爭老婆。爲甚拿俺的東西遭殃呢。不想那紙壁。陳朽不堪。

嘩啦一聲。壁倒人翻。小學生不提防。一頭搶到地下。越法哭鬧起來。正在不可開交。只見滿屋中。登時大亂。正是

掀天醋海方飛湧。搶地禿鷲且大啼。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訪良友反得嬌妻 置離觴羣看詭士

且說書塾中衆學生。見鄔梁兩人。因爭婚打將起來。一個個擠眉弄眼。亂笑亂喊。又夾着小學生哭鬧之聲。登時滿屋鼎沸。虧得學長出頭。將鄔梁勸開。又允賠小學生的損壞之物。方纔了事。那明山使性子。有好些日。沒到梁森家去。過了月餘。彼此間也都氣平。依然嘻嘻哈哈。一日明山去訪梁森。要到正學講院裏聽聽講。恰值梁森赴楓橋渡。去望馮氏。明山慢步回途。只見天氣晴和。左右閒着沒幹。便信步出城。去訪梁森。方到港頭上小橋邊。只聽得橋亭中有個小

女孩笑道。素姊呀。俺伴你到地頭。沒叫狼羔子啣了去。就得咧。俺這就轉去。你想着。請你乾娘。給俺個鞋樣兒來。你若忘了。下次由你自己來。這橋下就有隻磨盤似的大烏龜。但等你過橋。他伸出長頸兒。咬掉你腳指頭哩。說着。由亭中跑出個胖篤篤的小女孩。一見明山。圓彪彪小眼亂望。正這當兒。却聽亭內嬌滴滴的道。墜兒妹。慢走。你的腳是隨風長的。上次穿的舊鞋樣。不好用了。快些轉來。俺量你個腳樣兒。聲盡處。蹶出一個十八九歲的大閨女。明山猛然眼前一亮。登時魂靈兒飛上半天。只見那閨女。不長不短。不肥不瘦。頭兒腳兒。眉眼兒。堆滿了說不出的俏俊。就像是畫兒上走脫下來的。(奇語)頭挽高髻。衣衫整潔。只一邁步之間。那嫵娜豐姿。居然似在意珠之上。便見他拖住小女孩。往亭內拉。忽望見明山。不由蓮臉微紅。可巧這小女孩。真也會作美。反一屁股。坐在橋欄上。颼一聲。伸出隻肥鴨鴨。(俗謂腳也)道。素姊你只用手量量。就

得咧。還有差一尺的鞋樣兒麼。這一來明山大得其所。便故意放慢脚步。徐行過橋。按天理良心說。若說明山這時兩隻眼還瞅道路。那就叫不近人情。然而若說直着眼睛。跼住脚。也有些不好意思。只得拿出不卽不離的樣兒。趲過橋去。却聽得小女孩笑道。素姊。你看看過去的這人。就像腿上有毛病似的。走起路來。遲銳銳。好像是個疥瘡腿哩。(絕倒)明山聽了。不由暗笑。一顆頭便儘管往下低。也不知思忖的是甚麼。兩隻脚信意踹去。只是急切間。總不到馮家門首。猛然定睛一看。不由失笑。原來已趲過馮家數十步遠咧。於是從新趲回。合梁森廝見了。就客室落坐。明山一時楞着眼兒。嘻着嘴兒。沒得話講。梁森道。今天天氣好哇。明山道。好麼。是的。這是那個呢。梁森愕然道。你說甚麼。明山猛的機伶伶一下子。然後長長的出了口氣。用手扶頭道。等我想。我想。我尋你是幹麼來咧。少時道。哦。今天七先生又在正學講院裏開講。俺聽說是專講關孟。又

掛着說禮運大同一節書。你看他那落落拓拓的樣兒。肚兒裏面真有點穀草。
(俗謂胸中有物之意) 咱何妨聽聽去呢。梁森笑道。理他呢。他絕好的才情。就
是不正當上用。專走偏鋒。鬧些外五六。便是尋常放個屁。人家是不的一聲。他
總要放出些五音六律來。他哥子在縣署裏當刑友。好容易抓幾個錢。他撈着
便用。單是沒用的舊書。就弄了好幾車。佛經道藏。無所不有。儒家書更不消說。
他整天扎在書堆裏。有時節。經月不出。篷頭垢面。飯都忘掉吃。有時節。街上閒
撞。不怕遇着小孩們。他也要講書與他聽。氣得他哥子。甚麼似的前幾天。他哥
兒倆。吵了一場。說起來。更是笑話。原來他哥子。有個了鬢。也有二十來歲咧。平
日價。七先生不大支使他。有一天。張師奶奶(七先生之嫂)聽得七先生喊喚
那了鬢。十分要緊。大有刻不容緩之勢。張師奶奶。覺得詫異。便悄悄跟去。就七
先生牕外。向內一張。不由氣得臉兒通紅。原來七先生。正在牀前跏着。臉上現

着笑嘻嘻的。向了鬢道。我們快些幹一回正經事兒。這沒甚害羞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慾。這是狠正大光明的。並且這一幹。俺平肝火。你解幽鬱。盡己之性。卽以盡人之性。便是聖人說的一以貫之（妙絕）的大道理了。（奇文奇語。得未曾有。一以貫之如此用。不怕侮聖言耶。一笑）說着。急匆匆便去拖拉。嚇得個了鬢白了臉兒。轉身就跑。這當兒。張師奶奶。想要闖進去。又不甚雅觀。只得拍腮喝道。老七呀。你敢瘋了麼。還不快些作人樣。你如此胡鬧。俺是告訴你哥子的。七先生聽了。也不作聲。一面笑嘻嘻。一面道。你曉得甚麼。這件事是胡鬧。天下沒有正經事。咧。說着一陣醜態。羞得個張師奶奶。站不住脚。便趕忙離開腮孔。大唾道。你也叫個人麼。就這（句）。七先生詫異道。噫。這有甚可怪呀。譬如。有眼就須視。有耳就須聽。一般的官肢。各有各用。請問嫂嫂。你既長得一張嘴來。不叫你吃飯。可以的麼。道法自然。你不曉得這至理。就是咧。張師奶奶。沒法再

理他。只得忍氣撻轉向他哥哥一說。所以氣得他哥子楞了半晌。便一迭聲的喚進七先生。剛擺出阿哥面孔。想要訶斥。那知七先生微笑道。你們俗人。沒事價大驚小怪。俺是合你們纏不清的。說着就要跨出去。他哥子大怒。於是兄弟倆胡亂吵了一大陣。明山像七先生這副怪性。也就少有。咱聽他開講作甚。明山道。左右閒着沒事。咱去新新耳朶。不好麼。近來狠有好些人去聽講哩。梁森道。如此。你且歇歇腳。咱吃杯茶。再進城。正說着。只聽馮氏在院中笑道。嗜好巧。俺方合你姊姊放下針兒。撻出來。却遇着你咧。你來到這裏。還拿點子禮物。真也太客氣咧。便聞有女子道。娘好哇。俺輕易不來。怎好空手兒呢。這清脆的一陣嬌音。送入明山耳朶中。頗覺廝熟。略一沉吟。便不顧梁森在座。登時跑到簾兒縫邊。向外一瞅。不由喜得心頭奇痒。原來來者正是橋亭中那個大閨女。一手提着禮物籃兒。合馮氏攜手進內。芳容咫尺。越法看得仔細。正在不捨人家

背影的當兒。忽覺肩頭微痛。回頭一看。却是梁森。向着他微微含笑。明山嗒然回座。隨口道。幹什麼。你捏俺一下子。梁森道。俺怕你魂靈兒跟了人家去。所以趕緊的捏住他。明山會意。不由嘻開口。乾笑道。梁兄。你知得這女子。是那個麼。他怎麼叫你岳母娘娘的呢。梁森笑道。俺自然曉得他是那個。並且他合賤內。還甚是廝熟。但是人家沒許聘的大閨女。咱談論他作甚。走走。咱快聽講去罷。明山聽到沒許聘三字。登時雀躍。跳起。一把拖緊梁森。道。梁兄。快說他是那個。梁森笑道。不談吧。隔牆有耳。被人家聽了去。老大不彷彿。明山急道。好人。難道我這就求着你了麼。說着。便是一揖。梁森笑道。他就是俺岳母的乾女兒。家住顧山聚。他姓隨。名素娟。今年十九歲。還沒得婆家。一手的好針黹。平日價。大門不出。二門不到。今天是看望俺岳母來咧。老弟。你聽明白了。咱也該聽講去咧。明山一聽。樂得手舞足蹈。便老着臉兒。向梁森連連長揖。道。沒別的。請你給俺

作個大媒。成全俺這段婚事。何如。梁森故意不肯。直待明山長跪以求。方纔允許。不消說。煩馮氏到隨家提媒。那明山在常州。也是有名的漂亮子弟。又搭着馮氏。因明山是梁森的同学好友。素娟意珠。又係乾姊妹。有此種種原因。自然是竭力撮合。所以一說便妥。明山興匆匆下禮定親。許多繁文。不必細表。從此鄔梁兩個。各得豔婦。將從先那點子爭婚芥蒂。也便自然消滅。但是當日明山拉梁森去聽講後。他便合張七先生。日相親近。梁森只以尋常朋輩相待。及至常州武社興起。鄔梁讀書之餘。又在社中廝混。無非是趁高興的勾當。張七先生。却不理會武功。嘗笑道。昔日項羽。一個魯莽漢子。還不肯學一人敵。俺張某。將來還想旋乾轉坤。改造世界。豈能分心學此沒要緊的事呢。大家驚笑道。你偌大口氣。不成了聖人了麼。七先生大笑道。聖人。甚麼奇處。正是人作的哩。大家聽了。一時間摸不着邊際。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當時道濟。見梁森問鄔明山。

來了不曾。便笑道。鄔居士還不會來。倒是七先生。那會子曾遣人來知會。說不久便到。因他在這裏應酬罷。下半晌還須在講院裏合及門人等敘別哩。兩人問答之間。方要廝趁進廟。只見嚵一聲。許多游人。潮水似從東湧來。從塵頭大起之中。夾着喧譁笑叫。又有些男婦亂罵之聲。梁森趕忙拉道。濟。楚登廟階。讓過一股子人潮。(字法奇創)便見兩個健僕。都鼻青臉腫。氣急敗壞。拖架着一個三十來歲的鮮衣男子。帽歪衣裂。只騰了左足上一隻鑲雲履。沒命的撞過。隨後緊跟着一個女子。剔起兩道蛾眉。圓睜一雙星眼。勒起半段藕也似的玉臂。捏定拳頭。大喝道。閒人閃開。今天姑奶奶。非結果了這烏男女不可。梁森望去。却是那賣解的女子玉瑣。不由暗詫道。方纔那個狼狽男子。分明是縣官的表弟。人稱某表老爺的。玉瑣這般辱打他。定有緣故。方要向前攔問。恰好有一個駝背老頭兒。冷不防被衆人一擁。吭哧聲。正跌在玉瑣脚下。玉瑣百忙中一

揚腿就要跨過去。不想那老兒兩手據地。向上一撐。說也湊巧。一個隆然而高的脊梁骨。正觸到玉瑣襠中。玉瑣不提防。望後一仰。却被一人托住。道：「你這妮子。可要作死咧。你得罪了縣裏表老爺。咱在此還站的住脚麼。」玉瑣掙道：「俺管不了許多。這時那個表老爺業已兔脫而去。梁森望那人。却是玉瑣之母。於是遊人中有認得玉瑣母子的。連忙攔勸道：「你娘兒們忍口氣。好的多哩。如今官府們都不大講情理。所以官親人等。也就狗仗人勢。但求他不尋你的邪岔兒。便是萬幸咧。」那玉瑣還氣得小臉通紅。咬着牙兒。跟他母親蹙去。這裏梁森方要合道濟進廟。只見鄔明山笑得抹蜜似的。從東邊人羣中擠將出來。遙向梁森喊道：「我就恨煞這個駝背老頭子。他却救了那表老爺的狗駕咧。不然咱再看回快活拳頭。纔寫意哩。」說着跑到廟門。向道濟笑道：「老和尚。今天也高興出廟門咧。你整年價拽根鍤禪杖耍子。閒閒一語。不但見道濟精光不露。並隱

逗下文道濟藏秘書助官軍殺賊等事。今天爲何不舉起來。捧喝一下子。給玉瑣出出氣呢。道濟一笑。便同鄔梁一逕進廟。直赴跨院中書室落坐。原來這道濟長老。並不是本處僧人。他雲遊到常州時。隨身瓶鉢外。只有一根鐵禪杖。並舊書數卷。那常州城西南鄉。有處清泉寺。本是廣慧寺的下院。因那裏荒僻特甚。又往往鬧虎狼賊盜。因此廣慧寺僧衆。誰也不願去居住。只派個廟傭去守廟。因此那清泉寺。日就敗落。及至道濟遊到廣慧寺。寺中某住持。便將道濟安插在清泉寺。那某住持。是個世法俗僧。因却不過同道的面孔。安插道濟。原想他在那荒僻所在。耐不得冷淡。受不得虎狼盜賊的驚擾。必然不久自去。不想道濟住下來。安然無事。並且爲日不久。有隻大老虎。死在廟外深草地裏。項脇斷壞。也不知是甚麼兵器打的。左近人驚詢道濟。道濟只說不曉得。便有人可憐他老憊。勸他不要居此險地。道濟只合掌道。佛家還有割肉飼虎之事。俺

一個塵土老衲。怕他怎的。於是依然安居不去。並且越法整理那寺。他不甚誦經談禪。只是勤於募化。腰脚甚健。不畏遠途。因此左近二三百里間。大家都識得道濟長老。又因他健於談論。却又不掛禪和子氣。只談些古來忠孝節義等事。並修身爲人之道。大家覺得這老和尚。狠有道理。便都樂於布施。不消兩年工夫。那個將敗落的清泉寺。竟被道濟整理的煥然一新。他那聲譽。也便與日俱增。廟中既稍稍積貲產。便有人勸他須防盜賊。道濟聽了。也不爲意。那知過得沒多日。真有兩個積竊。前去窺伺。却不知是何緣故。都仆死在廟牆之後。渾身絕無傷痕。左近人越法驚異。去詢道濟。道濟是依然不曉得。於是大家闢傳道濟。道行不凡。所以能邀佛佑。虎盜都死。那當地士紳們。也便見了道濟。大加禮貌。這當兒。某住持却暗暗的好生不悅。原來某住持。是一個吃喝嫖賭的落拓和尚。因此寺中僧衆。也都效尤。未免你學魯智深。我學學海士禮。鬧得三五兩

舍價沸沸揚揚。不是屠戶酒保。到廟中索酒肉賬。便是龜奴老鴿。跑了來耍夜度費。這時被道濟相形之下。如何當得。當時某住持。正想抓個邪岔兒。遂掉道濟。不想自己因出去鑽狗洞。被人家覺得。咧一陣譟打。某住持既負重傷。又夜間狂奔。冒了冷風。回得寺來。便覺肚兒下只管絞痛。須臾那個小住持。竟一味的向肉裏抽縮。以至於無。某住持痛得殺豬似的叫了半夜。竟自圓寂去了。塔葬之後。士紳父老們。商議繼任住持。除道濟之外。委實沒有相當之人。於是迎得道濟來。入主廣慧。此從廣慧寺。才宗風一變。道濟居寺十餘年。合居人甚是相得。却沒人知得他的來歷。也有人見了他那根禪杖。偶然問道。和尚攜此重物。便如藜竹。莫非會些武功麼。他只笑道。老衲生長田間。筋骨粗勁。有些笨力罷了。那裏會甚武功。後來居人們。見慣他攜鋏杖。也便不以爲奇。咧。當時三人入室坐定。沙彌獻上茶來。大家方談了兩句話。只聽簾外有人哈哈的大笑。

道。如今這五濁惡世。真令人插不得脚咧。但看這個尸居的縣官兒。俺講明古書上的精言妙理。他便說俺淆言惑衆。怕將來似李卓吾先生。如今他却縱着他表弟。調戲民女於白晝大都之間。這是段甚麼道理呢。說着。簾縫一開。先鑽進個囚犯似的腦袋。卽有一人健跳而入。只穿一件道袍似的污垢大衫兒。踹一雙踢溜嗒拉的草鞋子。生得身長六尺。竦肩溜背。乍望去竟似植鰭。一張臉稜稜角角。尖鼻廈額。兩腮無肉。嘴角下低。形如偃月。兩隻眼却綠熒熒的。奇光發越。委實有些精神。左手虛擺着翩翩大袖。右手却捏捲着一卷書。大家見了。登時紛紛站起。正是。

談笑未曾聆詭論。風神已自異常流。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山陰縣戾氣溯來源 張夫子講壇倡異學

且說大家見是張七先生駕到。當卽含笑相迎。你道這張七先生是那個。且待作者抓空兒。略述他的出身來歷。便見這個人。真真是兩間異氣。合戾氣。攙合了。鍾毓出這麼一個空前絕後的大怪物。後來竟有十來萬人的性命。喪在他手中。你說奇不奇呢。原來浙江山陰縣地面。有一張姓人家。族雖不大。却狠世代講究讀書。並習申韓之業。所以官幕兩途中。都有他族中人。在山陰雖非大富貴的人家。却也有些小小聲望。就中單說張族中。有個名叫達道的。這位先生。富有才情。博覽羣書。不但是舉業名家。並且甚好宋儒性理之學。按理說。像如此才學。那舉人進士。一定該穩穩到手咧。不想他有文沒命。扯着鬚子。苦念了半輩子書。只掙了一領青衿。他一肚皮牢騷。無從發洩。始而是使酒罵坐。繼而是舞弄刀筆。後來竟佯狂狂鬧。成一種乖謬狠拗的性子。一句話抄百總。是看得世界上。沒一個好人。譬如有人作慈善事。他便笑道。如今人心。通是墨

染的。他捐募人家。都是自肥乾沒。又得聲譽。是名利兼收的勾當。又如有人稱贊某婦人貞節請旌。他必笑道。這件事瞞得他人。瞞不過我。他（指某婦）家中俊僕成羣。許多曖昧事兒。就不必說咧。大家見他邪僻如此。都躲得老遠的。達道既見屏於衆。那性兒越法奇怪。便廣收姬妾。日夜縱淫。未到五十歲。已然挺不起脊骨來。忽又慨然有長生之慕。大招道流。日事爐火等事。有時睡空兒。還要延僧談禪。再高興時。又延接遊俠江湖之士。慷慨說劍。就像介有煞事體似的。所以鬧的門下。衆流雜進。嚇你瞧吧。也有黃冠。也有緇衣。也有短衣縛袴的劍士。也有油頭粉面的美姬。終日價譟呼談笑。白眼看天。有時置酒高會。往往通宵達旦。達道本是絕頂的才情。便酣恣之暇。涉覽許多僻異書籍。把來引用雜揉。著成一卷論說。號爲張子新書。其中議論。無非是非孔關孟。抉破名教。一大堆汪洋幻怪之論。（都爲七先生攝影）在達道之意。却是功名蹭蹬。逞發才

情。聊以自娛。書成之後。自家手舞足蹈的欣賞一回。也便丟置巾箱中。不去理會。咧。（那知後來却有理會之人。星星之火。遂至燎原。所以佛謂一切衆生。慎勿造因也。）他本非鉅富之家。又搭着一頭揮霍浪費。既至晚年。未免十分拮据。他所以能胡鬧了許多年。便是仗着一支殺人不見血的刀筆。東手抓得錢來。西手颺着花去。但是暗含着。他損掉陰鷲。也不知有多少。咧。不然。他怎會感應的家門出個大怪物呢。當時達道年已至六十多歲。從門下方士等。講究些容成素女之術。保養得白胖精壯。自覺着狠有效驗。有一天。他赴鄉中。替人家規畫一樁訟事。回途行經一片小村落。忽然落起小雨來。達道緊跑幾步。到一家村茶肆中。吃茶避雨。村人們都認得達道。正在屁滾尿流的奉承之間。只見對茶肆一家。柴扉一啓。露出個絕俊的嫩臉兒。達道正在注目。便見那女子。手扶柴門。半身已現。向上望望天色。自語道。這落雨天氣。阿娘怎的還不轉來。說

着一探嬌軀。向西便望。逡巡之間。邁出一隻鉤魂攝魄的小脚兒。這一副嬌音。妙態。登時將達道引得一怔。方要去拭老眼。那女子望見肆中有人。便秋波略轉。含笑縮入。拍達聲。門兒一掩。早將達道眼光。撞將回來。達道這時。不由老興發作。細看那門戶房舍。像個村中小康之家。自己似乎認識這家子。就是想不起是那個來。正在直了眼兒。沉吟。恰好肆夥來換茶。達道便道。對門這人家。姓甚麼呀。家中都有甚麼人。作何生業呢。肆夥微歎道。說起這家。真真可憐。十餘年前。還是這村中的小小富戶。雖沒有呼奴喚婢。驟馬成羣的氣概。一家兒溫飽有餘。也算罷了。如今却說不得咧。只賸孤單單母女兩人。生計毫無。只好仗着那女兒賣笑度日。方纔您沒理會。那女兒出門望雨麼。人頭兒。真是一百成哩。達道聽得是私倡。不由暗喜。隨口道。他家既然小康。爲何敗落如此呢。肆夥登時沖口罵道。口娘的。達道愕然道。你這是怎樣講話。肆夥笑道。你老別見怪。

俺因一口氣堵到脖子。所以先罵那挨千刀的一下子。作這般天良喪盡的事。叫他格崩下子。死就成了。馬上蛆鑽狗啃。骨頭肉爛成一堆血泥。然後閻王老爺子。差下鈎魂使者。將他那作孽的靈魂。下在十八層阿鼻地獄中。受諸苦毒。叫他永世千年。翻不過身兒來。（對面罵人絕倒。）說着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倒招得達道笑道。你也罵夠咧。究竟他家敗落。是何緣故呢。肆夥道。咳。說起也是他自家招禍。你既燒紙引鬼。又捨不得紙錢送鬼。怎會不壞事呢。便是有一年。他田地裏。忽然橫着個倒臥。像這等事。你大大樣樣的偕同地保。照例報官請驗。也就完咧。那知他跑到一個著名訟師處去請教。俺聽人家談起來。這個不得好死的訟師。也姓張。（作者敘事。隨便皆是活跳之筆。此係特長。非可學而得。）達道聽了。只將眼兒眨了眨。肆夥道。當時那訟師問知所以。這等肥豬拱門的事。豈肯放過。自然先說這案子怎的拖累可怕。若是官中問到謀殺上去。

便了不得咧。於是放開大口。一索包辦之價。不想登時碰了釘子。您想當響亮亮訟師的人。如何肯塌這樣台。於是張訟師老羞成怒。便施展手段。串通了公中人。並當地無賴一胡鬧。那家兒的主人。登時入獄。直待家業花光。也沒洗白出來。就這般委委曲曲。瘦斃獄底。所以落的妻女們如此光景。您說俺血淋淋的罵那訟師。還多麼。就像您老吧。也常給人家排解官事。但是人家說起。無不稱頌感激。不然您跟前兩位少爺。怎會一個賽如一個的呢。（這一恭維更毒）

達道聽了。猛然心頭。劈撲一跳。急問道。這家子姓甚麼呢。肆夥道。姓于。死的那主人。叫于成貴。方纔那女兒。小名三喜兒。俺聽肆中老人們說。三喜小時節。歪着個小辮兒。常來肆中淘氣。不想他後來如此的苦命。說罷。太息蹙去。這裏達道一時間。竟鬧的汗流浹背。越想越不得勁兒。原來成貴這件禍事。就是達道當年作成的。今日眼見人家弱息爲倡。他那點本明的良心。自然須稍爲一露。

咧。但是還沒半盞茶時。只覺三喜俏影兒在眼前亂晃。正在遐想出神。偏巧一陣急雨。便見從西道上飛也似跑來個中年婆子。一袖蒙頭。一手提着隻菜籃兒。到柴門前。急叫道。三兒呀。快來接接。便聞裏面連連嬌應。門兒啓處。一張俏臉又復出現。水零零眼光向肆中又復一瞟。便是張達道殺人該償命的報應到咧。言下森然可畏。當時三喜母子暫進。達道也便哈哈一笑。忙喚肆夥來說了幾句體己話兒。但見肆夥笑道。這還不現成麼。三喜是幹這個的。只要你老有錢。再老些。也比窮光蛋小夥子強的多哩。恰巧天公有意作美。那雨兒不緊不慢。只管滴滴搭搭。少時肆夥引達道就宿于家。只這一夜光景。那三喜放出迷人手段。嬌聲妙態。原想籠絡客人。得些夜度費。不想暗含着竟復了刻骨深仇。原來這一夜。達道自恃本領。倚老賣老的大逞顛狂。究竟一個是龍鍾老翁。血氣已衰。一個是黃花少女。精力健旺。達道終至元神大傷。從此委頓回家。

不消兩日便自死掉。這時達道長子繼善已中過了孝廉公。次子繼衷字降一。便是上文所說的那個張七先生了。他雖行二。因張族各支論起大排行。他又行七。從小時大家都叫他七官兒。因此後來繼衷這七先生三字。竟鬧的名滿天下。當時達道死後。那繼衷纔十五六歲。終日價哭喪着臉子。就像誰該他二百錢一般。若說笑笑兒。那是自來沒有的了。人給他吃。就吃。人給他穿。就穿。若等他自已索衣求食。也是自來沒有的了。頭髮裏虱子搭窩。臉上泥垢。賽如錢厚。更有兩道黃鼻涕。在鼻孔吸出吸入。有時淹倒嘴角邊。也就能任其自然。從八歲上學。倒這當兒。一共兒念了一本上論語。但是在書塾中。不淘氣便罷。若淘起氣來。定要淘出個新鮮花樣。有時睡起來。便日夜不醒。不高興睡時。便一連四五日不合眼兒。見了人。除些背牙兒之外。其餘一概不曉得。繼善見兄弟如此癡呆。好生悶悶。有時自己不高興。未免訶叱頻繁。賭氣子不去料理他。一

任他蓬頭垢面。村廝兒一般。虧得繼善的妻子。還是個熱腸子婦人。見繼善小可憐似的。便暗暗照拂他的吃穿。不想繼善忽然大病起來。起初只是沈睡。語。鬧到四五日上。忽又發狂喊跑。直着兩隻眼睛。有力如虎。婢僕們向前按捺他。都被他乒乓打翻。趁勢兒大笑飛也似搶出門去。頃刻間不知去向。氣得繼善。蹙脚道。由他去罷。這樣沒出息的孩子。死掉倒好。亂了半晌。究竟放不下弟兄情腸。只得遣人四出。就城關一帶。翻天倒地的去尋。末後。却從一片污泥塘中。將繼善尋出。業已氣息僅存。大家抬他回家。又復不醒。直至七日之久。直挺挺便如死人。大家雖覺繼善無望。却因他心頭尚溫。微有呼吸。只得大家坐守。一夜晚上。婢僕人等。因連日辛苦。都去困歇。只有繼善夫婦。在榻前愁顏相對。繼善不由嘆道。咱家之運。真是不幸之至。如今家計不寬。我又功名未就。欲暫習幕業。還無頭緒。如今七弟。又病到這般光景。他雖沒用。好歹也是我的帮手。

（言下淒然。使人生手足之感。）說着。掉下淚來。他妻子方要勸慰。只聽繼衷忽的長吁一口氣。接着手脚微動。夫婦不由驚喜中。又有些毛森森的。（恐悸之意。）便問繼衷有氣沒力的笑道。大哥不必發愁。家運都是人爲。只要有人。還愁家運不興麼。夫婦一聽。好不詫異。因繼衷向來不會說這樣明了話的。於是進前一望。那繼衷竟自好端端的清醒過來。夫婦大悅。便趕忙與他延醫調理。過得兩天。居然痊愈。更奇的是繼衷病起後。精神頓異。並且穎悟非常。文思大進。不消兩三年光景。早已學業日進。那位老廉公。若講論起經經史史。都不如繼衷說得透澈。從此繼衷便如變了一個人。終日沈酣書籍。漸漸的又發些支離性兒。繼善恐他呆性去後。又中書毒。便催促他習些舉業工夫。繼衷笑道。那種文字。何時用。何時學。都成功。何必先學他呢。繼善只當他是支吾。不想服滿後。恰本縣小試。那繼衷。只在臨試十餘日前。略覽八股的規格。即便拋在腦

後。及至隨衆就試畢。繼善要過兄弟的文稿一看。不由大驚。只見文筆奇警。說理微妙。就是篇幅兒乾促些。倒好似明大家的文稿一般。繼善道。你這文字雖佳。就怕是不合時宜。除非試官真正眼睛亮。是不易中的。繼善道。中不中。打甚麼緊。左不可湊個趣兒罷了。不久的揭曉期屆。這天兄弟倆。方在書室中閒談。忽聽大門外一聲大炮。接着一陣鑼鳴。登時擁進一羣報喜人。亂喊道。貴府七先生。高高中了頭名案首。快些多把出喜錢來。俺還趕向東鄉王府上報喜去哩。繼善大悅。跪出來。接過喜過一看。果然是第一名。於是忙將出喜錢。打發了報喜人。網一思忖。繼善高中之由。不由恍然。原來這時本縣官兒。是一位江南的大名士。衡文不尚詞華。專取理境清真。恰好繼善是善談名理。一支怪筆。非常犀利。所以繼善就容易撮得一領青衿。當時繼善等一家歡喜。自不消說。繼善照例的整冠束帶去謁見縣官。及至趑轉來。一言不發。先從頭上。揪下那顆黃

澄澄的秀才頂兒。攢在地下。道都因這撈什子。招得俗人們發許多俗臭議論。令人作嘔哩。繼善問其所以。原來那縣官兒湯雲昭。一見繼衷。歎爲絕世逸材。但聽他言論怪僻。便歎道。像賢契如此才情。怕不芥拾功名。但是學術須取正途。此後凡悖乎聖人立言的許多書籍。切記不必去看他。不然聰明妄用。充其量。竟可以買禍殺身。如本朝奇僻迂怪之士。呂晚村曾靜等。不可不引爲大戒哩。賢契涉世未深。安知此中利害。凡鋒鋷有異於衆。而又不肯內斂。務要推倒古今人許多的醇正學問。這便是不祥之至了。繼衷聽了。又氣又笑。却不便合雲昭辯論。所以趲回來。攢了頂兒。當時繼善也沒在意。因家境困難。便稍習幕學。慨然出遊。臨行時。切囑繼衷。好好度日。並留心舉業。以圖上進。繼善在外。歷就刑幕。囊橐稍充。及來在常州武進縣當刑友時。業已過了七八個年頭。兄弟書札往來。時時不絕。但繼衷每一來書。繼善總要攢眉。因他不是要錢用。便是

大發他奇詭之論。並且每本書中。定要掛着談一兩椿雜學。如天文地理。風禽壬遁。以至星相醫卜等等。甚而至於說劍談玄。爐火房術。大概是一片撩天刮地。河漢無際的話。繼善摸頭不着。只好攢攢眉頭。（虛寫繼衷大治雜學。卽爲後來自稱聖人。惑衆鬧事伏脈。）便累次去信勸戒他。宜務正學。繼衷如何肯聽。後來繼善有一鄉友。偶至常州。談讌之間。說起近來山陰地面。狠有人提倡講學。一般的開堂講演。頗頗風靡一時。按時聽講的多。至于八百人。每到講期。車馬輻輳。十分喧雜。鬧得官中都甚是注意。說着口內只管張夫子長張夫子短的。繼善不由暗詫道。山陰地面。許多讀書人。不差甚麼。俺都知得。無非是詞章名士。再頂呱呱的。談談考据。治治古文辭。也就頂了天咧。怎的瞅個冷子。鑽出這麼一位講學的大師呢。這也奇怪極咧。想至此間。便愕然問道。夫子兩字。好大口氣。却是這個張夫子。是何人呢。那鄉友一聽。不由哈哈大笑。正是。

通聞未曾知詭士。鄉人先已述狂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假道學丟醜輟講席 傳風鶴飛警到常州

且說那鄉友笑道。足下如何家有名士。竟自不知。這張夫子。非別個。便是府上的七先生哩。繼善愕然道。那麼他會講那家的學說呢。是紫陽呢。(朱)是象山(陸)呢。或是後來的陽明派呢。大概不能出諸先生的範圍吧。鄉友道。俺是個粗人。那裏曉得這些個。但聞七先生。吵會子甚麼太極。又吵會子甚麼無極。又是甚是甚麼絕聖棄智咧。又是甚麼大道不分男女咧。看那光景。是想從儒釋道耶之外。從新創一個宗教。才是他的意思哩。繼善聽了。只有舌橋不下。暗想道。他如此鬧法。真不得了。肆口狂談。倘若觸犯禁網。如何是好。當時勉強陪那鄉友酒罷。愁着臉子。向妻子一說。七先生近來之狀。只管連連歎息。一籌莫展。

張師奶奶便道。俺那兩年。合老七在家時。他還沒有這樣兒。如今真由他性兒鬧。怕不惹是生非。被官中當白蓮教拿了麼。依我看。不如叫他到這裏來。在你眼皮子底下。你常常勸着。並監視他。他總該好些哩。繼善一聽。甚是有理。正想去書相招。不想這位張夫子。因鬧了一樁笑話。家裏站不得腳。不待相招。竟自翩然而來。原來繼衷自講學以來。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便是合朋輩相對。也都睥睨自如。其中有兩位促狹朋友。總覺他是作僞行逕。本就想暗捉他的漏子。一日大家會講。却談起孟子四十不動心一句話來。那促狹朋友中。有一個極好諛諧的。因浪浪蕩蕩的大笑道。今譬如有一二八嬌娃。迴眸一笑。玉肌著體。春情如火。吹氣如蘭。請問那時節。你那顆心。是動是不動呢。咱不許說假話。誠心說罷。大眾聽了。方在撫掌。但見繼衷正色道。你怎的如此放肆。這講席前。豈是你諛諧所在。說着聲色俱厲。那諛諧朋友。豈肯被繼衷訶斥。於是彼此間粗

頰子紅臉。幾乎攘臂相詬。好個善養氣的大儒。虧得大家解勸。方纔不歡而散。於是兩個促狹朋友。暗定計較。那繼衷讀書之所。是借得人家的一所小小別墅。裏面花木竹石。十分清雅。繼衷除按期講學之外。只是閉關不出。尋常價。苔痕宛然。人迹都無。只借苔痕。又逗出下文。非隨筆寫景也。一日傍晚。繼衷偶趨向後院東牆下散步。只見隔牆數家。有一株青蔥蔥的杏樹。真是綠葉成陰。杏子滿枝。低垂着甚是可愛。繼衷信步賞玩。趨近牆下。忽見地苔上。宛宛轉轉。許多的金蓮印跡。尖生生瘦窄窄的好不伶俐。繼衷四顧無人。便居然低着腦袋。細細賞玩。並一面胡想道。怪呀。此間是沒得婦人來往的。哦。是咧。必是鄰家腐店內阿金那妮子。想是由牆那邊打杏子吃。杏子偶迸落在牆這邊。他跳過來尋杏子。也是有的。不然。這片脚印。不會如此回環往復的。仔細一想。却又連連搖頭。原來那阿金。生得蠢牛似的。是一雙六寸的圓膚。那繼衷正在沉吟。

(卽此低徊不置，已是動心。下文特大動特動，主動物更自動不已耳。一笑)對着一捻春痕，顛頭播腦，忽聞隔牆嬌滴滴的小語道：「阿金妹，你就是慌花兒似的，爲尋杏子吃，却丟了耳環，虧得今天俺姨父姨母都下鄉探親去咧。今晚不能來家。咱今天尋不着，明天破工夫再尋。你先吓的擠眼淚怎的好妹兒，你別哭。那會子俺也慌張馬似的跑過牆去尋耳環。一面尋，一面又怕人家張先生出來撞着，可說是人家是有名的體面人，便撞着也無妨。但是俺怯生生的，似乎不好意思似的。如今牆那面靜悄悄的，料是沒人好妹兒，你別哭。」(複句得神)等姨姊再過去尋尋，這一片軟脆脆的嬌音，竟將繼衷引得心頭亂跳，(不止動矣)正張大了口，向牆呆望，便聞窸窣有聲，似乎是移靠梯兒。那繼衷只目光猛射之間，便見牆頭上登時露出張俊臉兒，真是宜嗔宜喜，百媚千嬌。忽覩繼衷，只驚得啞了一聲。花蝴蝶似的張將下去，便聞怨那阿金道：「都是你

只聞尋耳環。如今被張七先生撞着咧。甚麼意思呢。阿金道。張七先生和氣的緊。俺不怕他。等俺自家尋去。說着由牆上跳過。向繼衷憨笑道。你老左右沒事。俺那會子。在此丟了耳環。你幫俺尋尋。不好麼。繼衷正想兜搭他。好探探美人消息。便笑道。這有甚麼呢。兩人方就地下。行行覓覓。忽見那俊臉兒。又現在牆頭上。向阿金笑道。妹兒。此間尋不着。別處去尋吧。爲甚勞動人家呢。說着。水零零眼兒。向繼衷一看。這一來。繼衷忘其所以。正在忙得兩隻眼。瞅上看下的當兒。不提防。脚下石塊一絆。一個馬前搶。爬在地下。但聞牆頭上。格格格一陣嬌笑道。噲。可了不得。阿妹別尋咧。這環兒。不是那會子你上樹。怕刮掉了。放這邊牆縫裏了麼。好沒來由。使的人跳牆爬寨。如今又栽人家這麼一交。你還不快扶起人家來。好笑繼衷。這當兒竟不暇起來。就爬着。來了個犀牛望月。但是樹陰動處。神仙已歸洞天。於是阿金只笑得前仰後合。連忙攙起繼衷。就要從園

門趲轉己家。繼衷如何肯放他。便三言兩語。問明牆頭上那俊人兒的來歷。却是阿金的姨姊。在鄉間住。偶來城中探望。繼衷聽了。隨口道。他有婆家沒有呢。阿金笑道。他是不要婆家的。俺聽說他的漢子。也有張三。也有李四。不是你來。便是我往。臨走。還大把給他錢。他要甚麼。人家給他買甚麼。便是兒子孝順娘。也不能那麼順溜。俺常常自家納悶。這是怎麼檔子事呢。俺只比他小兩歲。怎麼沒人來孝順我呢。(絕倒)繼衷聽了。只笑得打跌。暗想那女子。既是村妓。好不便當。料不比狎城中之妓。朋輩們都要曉得。主意既定。便令阿金通意。當晚二鼓以後。那女子果然從牆上悄悄過來。繼衷就燈光下。仔細一看。只樂得生日都忘咧。便略爲款曲。相抱登榻。直至沉酣春夢。日上三竿。那繼衷一覺醒來。滿懷中溫香軟玉。細端相人家俊龐兒。越看越愛。正在這當兒。只聽院中有人笑喝道。你這老婆子。好不曉事。便是接你女兒來。可也須等着嫖客起來呀。說

着。拍腮笑道。張兄只管歇息。那個老搗子。俺替你打發走咧。繼衷一聽。是那個好談諧的朋友語音。只羞得無地縫可鑽。只得忙忙穿衣。跳下榻。百忙中。那女兒偏慢騰騰的微笑穿衣。繼衷沒奈何。忙與他放下帳子。老着臉兒。開了室門。只見五六個朋輩。都齊整整的手內挾了書。站在外邊。一見繼衷。便規規矩矩的道。今天是開講日期。因張兄沒到。俺們疑惑着張兄。或偶抱貴恙。所以惹來望望。繼衷一聽。真賽如用鋼刀來刮他的面皮。登時一張臉。賽如霜柿。只張了口。一字也道不出。那談諧的朋友。正色道。張兄的涵養。是四時之氣俱備的。這當兒春氣發動。所以張兄隨化育之機。以流行。這正是與天地合其德的道理。卽此便是示我們性理正學。依我看。今天講期。便輟一日。咱今日所得的道理。儘夠涵泳咀嚼的哩。(刻毒之至。筆亦刻甚。)說着。合諸友肅然一退。正要轉步。只聽室內那女兒喚道。諸位先生。不進來坐坐。吃杯茶再去麼。說着。一手攏鬢。

猴頭撒脚的出來。輕攏翠袖。向繼衷深深萬福道。俺也便去。今天晚上俺早些來伺候您。於是嫣然一笑。合諸友廝趁而去。這裏繼衷良久良久。方纔神色稍定。仔細一想。情知被人作弄了個發昏章第十一。一時間沒臉見人。所以忙將家務託人經管。自己一溜煙。躲赴常州。當時繼善却不曉得他在家鄉。出此大醜。兄弟相見之下。繼善且喜他奔了自己來。便略詢家事。並狠狠勸他回務正的話。留他住。將下來過了些日。倒也相安。不想自常州武社立起。狠有些子弟們。想治雜學。那繼衷本是全掛子本領。略談緒餘。便將衆人驚服的。了不得。從此少年等。時相過從。那繼衷交遊既廣。不覺舊性復發。便又以講師聳衆。衆人也好奇高興。便大家集合了。立了個正學學社。以會文作名目。便由繼衷講演許多詭儒之論。繼善勸止他。不聽。禁止他。又作不到。但見社中人。越聚越多。連各武社裏人。也大半來聽講。爲日不久。繼善的居停某大令。業已耳有所

聞未免言前話後。諷示繼善。須嚴加管束。他這位令弟。繼善沒法兒。雖合繼衷。吵了兩場。無奈正學社中人。狠有些當地勢紳家的子弟。但見繼衷。講期不到。社便大家尋到繼善寓所來。因此之故。繼善又不便操之過促。便日日含糊下來。轉眼一個年頭。繼衷鬧出許多的離奇笑話。如上文所述的硬要合丫鬟如此云云。也是笑柄中一段奇聞。不想事有湊巧。有一天。縣中捉了幾個明火大盜。官兒刑訊之下。那盜首却口口聲聲。自稱是張七先生的徒弟。曾在正學社中聽過講。據張七先生講起來。當今皇帝就是個大盜頭兒。他那江山。便是硬搶來的。所以小人也略想小試其端。不想竟被捉拿。依然有罪。仔細想來。明是七先生害了俺。俺早晚是死。他也莫想活。如今七先生就是俺的主謀頭兒哩。說罷。在堂上大哭不止。縣官大駭。忙喝他不許胡扳拉。立時命人帶下他去。草草退堂。繼善聞得強盜那片話。只氣得半死。忙尋繼衷。又不知撞到那裏去咧。

正一個人兒。在辦公室中生槪尾巴氣。只見居停攢眉蹙來。繼善紅着臉兒讓坐後。方要直述歉忱。居停歎道。令弟在這裏。如此胡鬧。須不穩便。如今髮逆正盛。起事之初。便是以異說惑人。他好好才情。爲何學李卓吾之爲人呢。你老哥趁早打發他家裏去。爲是刻下髮逆支股。已擾及江南邊界。(微逗下文)他逗留在此。是沒益處的。繼善聽了。只有唯唯稱是。所以立時令繼善回鄉。正學社中人。知此消息。頗想大家聚齊。與繼善風光餞行。却被繼善婉言謝却。惟有鄔明山合繼衷尤爲廝熟。所以拉了梁森在廣慧寺。一置離觴。當時大家晤面。隨便落坐。道濟一瞧七先生所持的書。是張子新書。因笑道。這是足下近日的著作麼。七先生道。此是先嚴的貽稿。俺近來方從書篋中尋出。大家閒談一回。明山道。難道張兄知得縣裏表老爺挨打出醜麼。七先生道。俺來時。在半路上。便聽街衆等紛紛講說。距寺不遠。俺恰瞧見他那狼狽樣兒。說着。瞪起眼睛。大嚷

道所以俺常說如今世界總須出個聖人從根本上整理一下子。就像如今的官吏爛污。還不個個該殺却麼。怎怨得髮逆作反呢。因向道濟道。和尚是出世的人。說話公道。你來下個明白斷語。不許弄機鋒。不許落禪套。快說快說。道濟生怕他狂態大作。忙笑道。老衲蠢如鹿豕。那裏明白這些事。七先生說是自然了。如今酒肉都熟。就是好會場。老衲饑虫。已是要爬出咧。咱忙些喝一盅吧。大家聽了都笑。當即命小沙彌調開棹椅。登時酒肉齊上。僧俗四人隨意落坐。原來這道濟戒行百樣都好。就是不茹素。三日不吃酒肉。便要口中淡出烏來。咧。當時大家且談且飲。十分款洽。酒酣以往。張七先生不消說是高談闊論。便是鄔梁兩人也意氣勃勃。說些個不三不四的話。狠以英雄自命。道濟却望望他們。微笑道。依我看。如今處此亂世。居士等讀書擊劍。兩樁是不可偏廢的。明出拍膝道。著著和尚此語。令人佩服。所以俺合梁兄在武社中。狠下工夫。近來

社友們。狠推許俺進境不錯。可惜和尚不曉此道。不然俺當筵試踏拳脚。倒可以助酒興。道濟長眉微挑。便笑道。老衲雖非個中人。難道瞧個熱鬧。還不會麼。來來來。您便試一下子。明山趁着酒興。真個霍的離座。略爲扎拽長衫。趨到院中。拍的聲。單足一踉。使個旗鼓。頃刻上托天下堆地的風團般打將起來。少時駭躍超驤。大有兔起鶻落之勢。一踇花拳打罷。好不顧盼自得。這時七先生却頽然仰在椅背上。上望承塵。只管伸出老鴉爪似的手指頭。向空亂畫圈兒。無意中招得伺候酒的小沙彌。撲嚇一笑。七先生道。你笑甚麼。這圈兒中的道理。大得兇哩。便是你家老和尚。也跳不出這小小圈兒。道濟聽了。不由瞧着七先生。連連點頭。又復哈哈大笑。因向明山道。鄔居士的武功。在讀書人中。也就難得了。但（句）（微詞深意）。梁森忽道。俺聽說近來何總督。累打敗仗。（何桂清）一個字兒的退却。偷是到咱這裏來。招得髮逆來胡鬧。可不是頑的。（微引

下文。大家閒談一回。及至酒罷。業已日色西斜。不題七先生自行歸去。準備明日登程。且說鄔梁兩人。次日送得七先生由城外碼頭上船之後。慢步回來。方經過縣衙前。只見兩名虎狼似的差人。用索子牽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一步一跌的直赴縣衙。明山認得那老兒。是玉瑣的父親。因悄悄向梁森道。你看這準是玉瑣打表老爺。那樁事發作咧。不消說。責打一頓。驅逐出境。那表老爺調戲人家。官就不問咧。你看如今的官吏。無怪乎張七先生要個個都殺掉哩。梁森道。真個的。昨天玉瑣捶表老爺。你見着表老爺怎的不要臉來麼。明山笑道。怎麼沒見呢。俺在燒香的大殿上。望得逼真。那個表老爺。早就浪宕宕的。在女人羣中。亂蹭亂擠。不是故意一閃。碰人家乳頭。便是猛然一觸。撞人家屁股。左手擎着一股香。右手晃着一條白縐巾。只作拂飛塵。却單檢人家黑漆漆香髻兒上。晃來晃去。他却腆起一雙撩天鼻孔。向空亂嗅。你說這小子。離挨打

還會遠麼。可巧這當兒。玉瑣娘兒倆。由他背後趲來。那老媽媽子。儘力一搯他。他大怒。回身方要發作。一瞅玉瑣。梁兒。你猜怎麼着。那小子登時笑逐顏開。渾身沒四兩重。便直了眼。跟定玉瑣。直擠入殿。玉瑣焚香。他也焚香。玉瑣盈盈拜倒。他也擗着屁股爬下。梁森笑道。俺曉得咧。他定是要無賴拜個白相堂。（輕薄少年。俟婦女叩佛時。回去叩拜。自矜爲夫妻拜堂。此澆俗。至今猶有之。）所以挨打。明山道。你偏沒說對。本來玉瑣。尖瘦瘦兩隻脚。怪可人惹的。當時那表老爺向下一跪。却瑣在玉瑣身後。不容分說。只作用手按地。却去捻人家脚尖兒。你說玉瑣不捶他。還等甚麼。兩人一路說笑。仍趲回寺中讀書。過了兩天。果聞得玉瑣等。被官中驅掉。但是爲日不久。官中忽出示。禁止各武社。並且街上時有城防營的兵丁。搨着多年的老鏽鎗。來往蹓巡。明山就武社中一探情由。却是因何桂清著著避賊。有退駐常州的消息。所以官中禁止結社集會。恐大

兵壓境。趁混亂時。匪徒滋事。明山聽了。不由腹內躊躇。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匆匆去尋梁森。正是。

匆匆自有關心事。

弱質何堪風鶴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饋軍事巧官談兵 斬賊頭奇光示異

且說明山。急忙忙跑回書室。恰值梁森合道濟。正談起何桂清。畏蕙怕賊。有負朝廷倚他辦賊之意。明山跌脚道。快別談沒要緊咧。如今俺探得風聲不妙。若何桂清那廝。真退到這裏。馬前搶地面上。就須大亂。他手下兵丁。毫無紀律。不怕見了賊。自稱孫孫。一見了民人。他就是祖宗咧。奸淫搶掠。總要鬧的翻地皮。咱們須打個主意纔是。說着連連搔首。梁森未及答語。道濟笑道。你二位都是單人獨馬。又沒得家小牽掛。怕他怎的。爲有貴重什物。只管藏在廟內。我看那

個臭兵丁。敢到此胡鬧。說着一挽大袖。頗有氣勢。明山道和尚你不曉得。俺不是怕兵們搶死物。却怕是搶活物。俺合梁兄都已定親。又在距城不遠村落中。未免使人放心不下哩。梁森一聽。不由也老大躊躇。於是你說城居。我說村居的。胡議一陣。通沒個準定主意。當時匆匆散掉。且聽消息。不想過了幾天。風聲越緊。何桂清的兵馬。真個要來。原來這何桂清。是翰林出身。狼有點虛名氣。他在雲南學政任上時。盡本職之外。却好紙上談兵。累次上書。條陳時事。皇上覺他有驅吏才幹。於是擢升爲雲南巡撫。合該他走洪運。叫虛響兒。其時雲南有兩處股匪竊發。都被他次第勦平。於是何桂清知兵之名。闔傳一時。俗語云。狗怕哄。人怕捧。這位先生。既被大家一陣瞎誇讚。舉到雲眼兒裏。鬧的他自己也疑惑着真夠脚色咧。便居然以諸葛再世自負。時時的對僚屬揮麈雄談。大有指揮若定的神氣。這當兒。髮逆之亂。日益猖獗。恰值兩江總督某人。因辦賊匪。

方得罪以去。桂清有京友通函與他。總皇上正在軫念亂事。力求知兵大臣。就是一時無人。足慰聖意。桂清一想。這倒是虛出風頭的機會。俺胡亂告一下子。奮勇談談戎機。滿朝中許多大臣。那裏就派着俺去辦賊咧。放個響亮虛腔炮。且是有趣。主意既定。便親作章疏。桂清文辭健拔。自不消說。這道章奏。真說了個天花亂墜。馬到成功。桂清得意之下。便置酒大會幕佐。酒至半酣。將奏稿遍示衆人。得意到十二分。衆人見撫軍高興。恨不得長出入張嘴來誇讚。有的額手爲國家稱慶。有的作出喜極抹淚的樣兒。爲東南蒼生賀。正在亂嘈嘈千態萬狀。只見最末座上一人。鼓掌道。撫軍這篇文章。作得實在好。但是倘若皇上派您去辦賊。這等大任。豈同等閒。今賊勢已成。不可爬梳。撫軍以一邊省疆吏。遽握兵符。到底是怎樣的方略。怎樣的大概成算呢。(語便不俗)大家一望那人。生得長身玉立。態度儼然。只有二十餘歲。風姿濯濯。却是幕中書記師爺。姓

方名勿華。方先生晚年。在張勤果公曜幕中。時攜短童。出遊明湖佛山間。作者於濟南市上。數望見之。先生佐勤果治黃河。惠及魯人甚溥。蓋當時名幕云。

江西人氏。現爲諸生。真有倚馬萬言的才氣。來在桂清幕中。不過兩三月的光景。當時衆人大詫。方喟了一聲。桂清已怫然道。甚麼方略成算的胡吵哇。用兵之道。無非水至土填。賊來兵擋罷了。皇上派着不派着。都不定。咱先費白心思。作甚。勿華這時。業已有酒意。聽得桂清此話。不由哈哈大笑。這一來。滿座賓客。都望着桂清顏色。少時。勿華自知冒昧。便同衆人附和了兩句讚語。草草終席。過了兩天。竟自託個事故。辭掉館地。長揖出署。飄然而去。桂清也不理他。那道章疏既上。桂清本沒攔在心上。不想沒多日子。朝庭命下。真個調升他爲兩江總督。督師平賊。於是桂清後悔不迭。事體擠到跟前。也只得硬着頭皮去幹。到新任之後。不知賊勢如何。還稍鼓些勇氣兒。那知與賊接戰之後。方知髮逆

兇得緊。將個自命知兵的何桂清。嚇得屁滾尿流。只得一面價虛報軍情。瞞弄朝廷。一面價檢數營精銳。專以保護自己。便這般節節退避。眼睜睜要到常州。那一路騷擾之狀。簡直的說不的咧。且說鄔梁兩人。各有嬌妻掛念。聞得官兵將到。越法着急。當由明山定議。還是城居較為好些。因大帥駐城。官兵雖沒紀律。總還須與大帥稍留面孔。於是兩人各奔岳家。攬撮馮氏等。即時遷居。說到遷居避亂一件事。作者感觸身世。不由汪然出涕。因為作者敝鄉。由十一年直奉爭雄以來。直至今日。業已五個年頭。只這丘八太爺。整年價川流不息。攪得大家日不聊生。大家苦着臉子。你也說搬家。我也說移居。直吵了五年多。究竟誰也沒動地處。因遍地兵匪。即便搬家。無非是躲過榔頭。挨槓子。並且故土難移。那裏能一言半語。就搬家咧。只好挨一日。是兩半天。大家活受罪罷了。料想當年馮氏等。也是這般光景哩。所以鄔梁兩人。在各人的岳家。還沒商量出所

以然的當兒。不想何桂清已被髮逆趕到常州。登時四門緊閉。將鄔梁兩人。隔在城外。但見出出入入。都是強盜似的大兵。一句語抄百總。此時常州已實行了共產公妻。有錢卽搜。無戶不伴。鬧得天愁神怒。大家忍氣吞聲。反盼那髮逆早些到來。趕掉官兵。虧得楓橋渡合顧山聚。兩處還沒礙事。過了兩天。真個髮逆警聞傳來。並且傳聞是悍酋四眼狗的大隊。鄔梁兩人。方在慌了手脚。要冒險。硬叫馮氏等。暫避距城較遠的村落。且喜何桂清。聞得髮逆將至。早又穩不住屁股。咧於是一聲令下。登時全隊開拔。那桂清帶了百十護衛。一馬當先。匆匆逃命。隨後兵丁。喊一聲。大鬧常州。搶了個落花流水。然後蜂湧而去。沒別的。只苦了府縣官。並當地紳民。只好收拾殘局。並議防髮逆。後來何桂清。終被朝廷拿問。正了國法。臨刑之時。他却想起方勿華。狠有見識起來。這也不必細表。且說鄔梁見桂清已去。便忙忙跑進城。想略爲收拾細軟。準備合馮氏等。移居

遠村先趲到廣慧寺。去檢點書籍。兩個正忙得一團糟。只見道濟用鐧杖拄地。道居士等不必忙亂。老衲頗會望氣。咱城中不至有血光凶災。髮逆若來。他倒有大大的晦氣。老衲胸中有物。勝如十萬橫磨劍。管教賊輩不出三日。便離此地。依我看。尊夫人等。便是城居。更爲妥當哩。梁森一聽。真個有些相信。因他合道濟相處日久。總覺這老和尚有些道行似的。無奈明山自合梁森爭婚後。好不容易得了個絕色渾家。豈肯剃刀擦屁股。頑險門子呢。於是仍合梁森。忙忙收拾好。各自回家。梁森因某商店裏有筆賬目。須今晚清算明白。當時走至岔路口。兩人分手。單說那郎明山。一路低頭暗想。道。人生在亂世。真得學些武功防身。俺合梁森。虧得在武社中混過些時。不然。這當兒。越法沒主意了。一會兒。又想起那悍酋四眼狗。專以擄掠有姿色的婦女。去孝敬洪天王。俺們嬌滴滴沒過門的妻子。豈肯冒險城居。可笑老和尚。他倒吹的爲牛胯骨。沉吟間。不知怎

的。忽又落想到意珠。竟登時笑迷迷的。（隱伏微筆）正在拔步亂踹。只聽岔道巷口上有人喚道。鄧爺慢走。這幾天。鬧他娘的大兵。沒下着呀。俺正要到府上歇歇脚哩。您看這個年月。擠的人。鷄飛狗跳。尋人都沒處尋去。說着。笑吟吟。近一個四十來歲的伶俐婦人。穿一身藍布衣褲。髻包青帕。手內提着個花襖兒。明山定睛一看。却是五里聚的周婆子。此人往年。曾在明山家傭過工。他有個女兒。嫁在城中。當時明山笑道。周大嫂。少會呀。你那個傻二頭。（周婆子）還好哇。你準是因過兵不放心。看你女兒來了。吧。周婆子笑道。誰說不是呢。俺鄉中聽說城中兵鬧的。就磕滲煞人。又說是他們因爭奸打架。剗人家不便之處。又說是連沒牙的老太婆。都放不過。俺女兒。雖（句）你說俺能不來看麼。偏偏那妮子。也會藏。藏在北城大蛤刺裏。那所在。叫甚麼九道灣。累俺跑。的脚生痛。纔尋着他。你看這包衣服。便是他託俺藏到鄉下去的。這種年月。真

是那裏準好哇。兩人一路說話。不多時。到得明山家。業已日色沉西。當晚。周婆子只好住下。解開花袱。一點件數。却是一身整潔女衣褲。還有一個小包兒。却是假髻。褪舊鞋子等物。明山一看那女鞋。扁拍拍的。比自己的鞋。差不多的大。因笑道。你令媛那年出閣時。俺記得沒有這麼大的脚呀。（寫明山好色。都無痕迹。不僅爲下文易裝伏線也。）周婆笑道。鄔爺一個男人家。倒留心人的脚。這雙鞋。是俺女兒小姑子的。像這樣物兒。還怕人來搶去。巴巴的包在袱內。豈不可笑。兩人談笑一回。各自安歇。次日清晨。周婆子絕早起來。因明山尚在未醒。正要留話與明山的僕人。自家趔去。只聽街坊上。人聲鼎沸。接着城防營中。嗚嗚的吹起大號。須臾人馬雜沓。飛跑過去。再一傾耳。竟隱隱聞得哭啼之聲。周婆子驚得一個整顫。兩腿亂抖。百忙中尋那僕人。又沒影兒。沒法兒。闖入明山室中。狠狠的一把推醒他。明山揉眼跳起。道。怎麼咧。周婆道。你聽聽聽。明山

一傾耳。不由大驚。方披上長衫。搶出房門。恰好一人飛步跑來。大叫道。主人快別出去咧。如今四眼狗的前鋒悍賊。堪堪就到此刻。四門緊閉。城中文武各官。業已率衆登城咧。正說着。已聞城外殺聲隱隱。明山一聽。只急得雙腳亂躁。便匆匆結束。去尋梁森。想作商量。不想梁森沒在家。明山慌急之下。以爲梁森機伶。或者早聞得賊來之信。竟不知會自己。悄悄出城。一想到素娟危險。不由又急又恨。連連躁脚道。這纔是好朋友哩。又一轉念。他或者在寺中。亦未可知。於是從人馬喧鬧中。奔到廣慧寺。一看。但見道濟沒事人似的。依然拽了那一根鍊禪枝。在山門前。徐踱閒望。一見明山。氣急敗壞的樣兒。便笑着招手道。怎麼梁居士沒來呢。我看你兩個。依然來此念幾天書。城中災眚。也就過去咧。明山聽得梁森沒在廟中。也不暇答語。回頭便跑。却聞道濟在後面哈哈大笑。但是這當兒。官府恐有在城的好細。爲賊內應。各街路口。巡兵佈滿。明山不知就裏。

正在抬頭蠓似的亂撞。早被一長大巡兵一把捉住。盤詰數語之後。虧得街坊上人都認得明山。那巡兵還在作腔作勢。街衆有識竅的。便一面出肆中。將出兩串老錢。把與巡兵。一面笑道。鄔相公是本城讀書人。俺們都敢保他的。那巡兵聽了。方纔放掉明山。明山謝了街衆。料想出不得城。只得趲回家。先將前後門圍得鐵桶一般。姑聽消息。只這三四日之間。一座常州城。業已翻了個兒。但聞得喊殺連天。男女哭聲如沸中。還來着一處處火光照耀。虧得明山家。是在一僻靜小巷中。還沒被兵賊惠顧。將個周婆子。嚇得緊跟定明山。便似個刺蝟團兒。好容易四日之後。殺聲都靜。明山不敢便出。只好伏在大門邊。偷聽動靜。這時怕倒靠後。第一掛心的。就是素娟。正在心亂如麻的當兒。却聽本巷人家。居然有開門講話的聲音。少時有兩人從門前過去。一面歎道。今此地被太平軍占咧。門禁甚嚴。不放入出城。但是追擊的官兵。也要不久便到。攻城大戰。勢

所必有。咱們真成了滾湯潑老鼠咧。說着。逡巡。蹙過。此時明山再也耐不得。便大着胆子。啓門出來。趕上那兩個行人。一問所以。方知兩日前。城已陷落。官民死者無數。刻下四眼狗已禁止殺掠。就是四門盤查出入。非常嚴厲。惟有婦女不禁。明山一聽。通沒作理會處。趕忙跑到大街上。探探光景。只見一處處焦門燒土。長街上行人稀少。却有許多的猙獰悍賊。一個個打扮的奇形怪狀。或穿女人錦襖。或直然的像戲場結束。兇睛一瞪。手提長刀。也有押着民夫拾死人的。也有成串價牽着體面紳商。往賊衙裏去的。少時又有一隊婦女。哭哭啼啼。被兩個凶精似的悍賊。揚刀驅來。明山方在觸目驚心。便見颯一聲。由自己身後。躡過四五個賊人。不容分說。攔住兩悍賊道。喂。老大呀。你抄得這些貨來。用的了麼。快分給俺們兩個。大家快活。那兩悍賊張目道。這還沒到女館中報名哩。(髮逆設女館以容婦女)連俺還須忍着些兒。你就想這俏事。一賊笑道。老

大你忍得。俺須忍不得。咱們老兄弟。連這點通融。都沒有麼。說着。拖住一個長細身裁的小媳婦。就要拖走。明山縮在一家顏壁後。冷眼瞅去。幾乎心胆俱裂。只見那媳婦的模樣兒。狠有些像素娟。便見兩悍賊。揚刀大吼。趕過去。向那賊劈頭便剝。那賊一閃之間。忽見一道青熒熒的光氣。便如閃電一瞥。明山眼光未及一瞬。突見那賊頭顱。平空的滾落於地。鮮血一噴。尸身栽倒。這一來。餘賊大怒。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吼一聲。拔刀齊上。兩悍賊左右跳盪之間。只見那一道光氣。又復飛掣。少時倏然一旋。就如月闌。兩下裏六七賊衆。互相殺斫的當兒。忽的齊聲狂叫。次第栽倒。明山百忙中。仔細望去。幾乎忘掉害怕。失聲喝起彩來。原來六七賊衆。都已身首異處。直僵僵臥在血泊。明山正在發怔。街上賊衆早已大呼返奔。被押的一羣婦女。也便亂躡亂喊。明山忘其所以。方要隨衆亂躡。忽的耳邊。一股冷風刷過。明山機伶伶一個寒噤。氣息都閉。那股青熒光

氣竟從面前。嗤然而過。却聽得道濟遙呼道。鄔居士。快這裏來。且助老衲檢些斷骸殘骨。也是現成功德哩。明山循聲望去。果見道濟從數十步外。一家破門中。蹶出。後隨兩個沙彌。各負荆筐。手持竹夾。每人胸前。還掛着廣慧寺的化緣袋。上面却另題四字。是拾骸善緣。明山方奔過去。未及說話。又有一羣賊趕來。一面抬頭四外。形色慌張。亂吵道。這事兒。透着詫異。這股子邪光。是怎麼回事呢。道濟讓何等撞過。然後拉住明山道。你好大胆。此刻出來作甚。俺這上街拾骸骨。却是經賊人允許的哩。於是明山草草一詢他城陷細情。並說方纔光氣之異。道濟搖手道。不要亂道。這是你眼矚咧。刻下城門甚緊。你快回家安坐。三四日後。咱再見吧。明山不敢留戀。及至跑回家。方纔想起沒向道濟一探梁森的消息。只是想起素娟來。不知此時。是何光景。又想起悍賊牽擄婦女的光景。越法的起坐不安。這時周婆子。哭天抹淚。一面恨道。這是那裏說起。俺若不進

城。看。望。那。死。妮。子。怎。會。困。到。這。裏。呢。兩。個。人。愁。顏。相。對。胡。亂。命。僕。人。炊。飯。來。吃。畢。業。已。黃。昏。時。分。須。臾。遠。近。街。坊。上。鈴。柝。響。動。明。山。料。是。沒。法。出。城。只。好。呆。坐。院。中。望。着。那。一。痕。淡。月。連。連。歎。氣。忽。見。周。婆。子。風。風。火。火。挾。了。花。袱。兒。由。室。內。跑。出。來。道。你。看。俺。發。昏。咧。既。是。賊。們。許。婦。人。出。城。俺。爲。是。拋。個。傻。兒。子。在。家。自。家。猴。在。這。裏。呢。鄔。爺。保。重。對。不。住。俺。要。連。夜。家。去。咧。明。山。一。眼。望。見。那。花。袱。兒。不。由。跳。起。來。哈。哈。大。笑。正。是。

情懷方向愁中轉。妙計忽從笑裏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雙劍奇俠傳第一集下

第七回 闖危城兩俠踏深宵 走荒村雙艷驚巧遇

且說明山猛見那花襖兒不由計上心頭。拖住那周婆子。一面從頭望到脚。仔細端相。一面哈哈大笑。這一來不要緊。登時鬧得周婆子甚是怙懣。原來這周婆子。暗含着是個爛污貨。從給人傭工以來。他胡搭的野漢子。少說着也夠坐兩棹的。在家下時。還常常給人拉繯頭。坐分花錢。有時高興賣賣老。自己還要應酬兩個急色客人。今見明山。忽的拖住他。只管端相。並且笑面虎似的。不由暗忖道。難道我老婆子。老運亨通了。這種快倒莊的陳年舊貨。居然還有主顧。你別看這些年輕人兒。撐着綳着的。嘴頭上。挑起人兒來。恨不得九天仙女下凡來。他纔要那裏曉得。都是吹大泡。只要他那股子勁兒上來。就由不得他咧。

想到這裏。公然一乜眼兒。將那半老秋娘的臉兒。微微一紅。道。鄔爺。你端相俺怎的。這是甚麼時候呀。明山事在心頭。那裏理會他想到邪篇上去。於是不容分說。趁勢嘻着嘴。湊向他肩頭。這一來。周婆子大悅。像明山這般漂亮後生家。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咧。於是不管好歹。他趁勢一扭頸兒。但聞嘖的一聲。明山笑唾道。該死該死。周婆子一怔道。噲。你看看這是俺尋你麼。明山會過意來。只笑得前仰後合。便道。可是你說的話咧。這是甚麼時候。俺這當兒。就想插翅飛出城去。只得借重你兩件衣服哩。於是附他耳根一說。周婆子這一次。倒真有些臉上訕訕的。因笑道。你痛快說。不完了麼。倒叫人吃了(句)。明山不待他說畢。便拉他入室。兩個人窸窣窸窣。連說帶笑。鼓搗了一陣子。少時雙雙出來。(故作疑趣之筆)。倒將僕人驚得一怔。明山向他說了幾句話。僕人點頭。便跟在兩人背後。兩人前脚趲出大門。後面僕人。便來了個關門大吉。不提明山等。

一路上踏着月色。直奔東城。且說東門卡子上。十來個賊子。正在提刀梭巡。忽見一個四十來歲的鄉下婆子。扶着一個面蒙青紗的少女。呻吟走來。一個賊槍上去。方要喝問。婆子忙道。諸位老爺。行個好吧。俺們女人家。本不禁出城的。這是俺女兒病得待死。所以連夜送他到婆家去哩。您老不信。只管瞧瞧病容兒。就曉得咧。說着一抬手。方要去揭面蒙。又一賊趕來。望到女子脚下。便大笑道。快去快去。只這下半截。便完了人才咧。婆子聽了。趁勢扶女子匆匆出城。方跑過頭道外卡。只見一個黃衣的賊。腰橫長刀。由背後大捩步躡來。婆子合那女子。趕忙一閃。慢步趁後。少時。婆子望得那賊目去遠。便道。謝天地。如今跳出虎口來。咱就此換裝。各奔各路罷。俺想你那個好友梁爺。說不定也計混出城哩。那女子哼了一聲。便脫下女衣。將婆子花袱內的男衣換上。婆子一面收拾包袱。一面道。咱就此分手吧。俺那個傻孩子。不知怎樣盼俺哩。於是兩人忙忙。

各去。至於這婆子合少女是那個。爲何又忽換男裝。也就不須作者來點明。如今且說鄔明山別過周婆子。真是一心似箭。兩腳如飛。一氣兒跑到顧山聚。只見村墟殘毀。一塌糊塗。右的門庭大開。右的關門堵戶。明山料知已被賊掠。一顆心只是亂撞。三腳兩步。搶到素娟門首。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見大門扇。撞掉一邊。馬糞乾草堆了一地。百忙中。先高呼岳母。通沒人答腔。明山大駭。拔腳闖進去。且跑且喚。直穿過兩層院落。但見些毀箱敗篋。橫七豎八。還有兩根火柴。橫在階下。白濃濃濕烟直冒。明山拾起火柴。吹着了。又加上兩根柴草。打起亮子。就院中各室遍照。何曾有個人影。明山這時。額汗如雨。喊喊兩鄰家。也是沒人答腔。方慌張張踹進最後一層院子。忽見地下有一物。明閃閃的。拾起一看。却是一隻秋葉式的金耳環。明山猛見此物。不由倒抽一口涼氣。原來明山在女人身上。很會用工夫。這耳環雖微。却每日總要在他心頭顫兩個個兒。因

爲素娟意珠。通是戴的此式耳環。他每每瞑目凝想這一對美人兒。各極秋菊李蘭之致。所以連人家的耳環樣兒。也很掛着記得逼真。著此見明山不義之心。蘊伏有素。下文逼辱意珠。乃不鵲突而鵲梁兩人。邪正分途。亦漸次顯露。此皆作者細寫熨貼處。當時明山這一驚。非同小可以爲素娟定然有失。不然所戴耳環。不會落在地下。當時惡賊們。牽挽威劫之兇。也就可想而知。想到這裏。不由氣湧如山。頓足大叫道。素娟素娟。俺鵲明山。一步來遲。真個虧負你了。一聲沒盡。只聽後房柴草裏面。嚶嚶一聲。突然搶出個青衣女子。面罩紗巾。急急匆匆。近明山大哭道。鵲妹。俺素娟。妹不曾被擄。倒是俺纔脫危機。又踏險地。可憐的狠哩。明山出其不意。反嚇得倒退兩步。忙舉火一照。不由喜得心花大放。喜得可惡。直着眼睛道。喏。巧極咧。梁嫂兒。如何自家藏在這裏。素娟母子呢。您見着梁兒不曾。馮伯母。又向那裏去了。梁嫂嫂。且住悲痛。快些說來。

此間也非藏身之所。等俺想法兒安置下嫂嫂。再尋別個一席話夾七雜八。並且趁勢蹭到意珠跟前。端相着人家俊龐兒。但聞一陣聞髮覆飢香。好不寫意。意珠這當兒。都不暇理會。便止淚忙述原委。原來自髮逆破城之後。意珠母子。雖是驚心。幸得楓橋港。還沒亂擾。不想這日黃昏後。有兩個醉鬼。由鄰村吃酒回頭。一路上手舞足蹈。大說大笑。甲便向乙道。真是窮人說話沒人聽。就像咱村中財主們。離城這麼近。俺那般勸他們挪窩兒。本是一團好意。那知誰也不肯聽。乙道。你這話俺就不信。俺有本事。叫他們乖乖的聽大爺的話。你不信。咱馬上就試一下子。於是拖住甲。飛奔進村。拉開叫駟噪子。一路大喊道。啊呀。我的媽呀。快跑快跑。賊人抄了來咧。一聲未盡。登時全村大亂。男女亂躡。黑壓壓的哭聲徹天。大家相撞。誰也不問所以。只亂喊道。賊賊跑跑。頃刻間勢如羣鴉。忽喇四散。這時馮母因前門已久已關牢了的。便百忙中揣起鎖頭鑰匙。拖

了意珠。跑出後門。格蹬聲。將門倒鎖。那意珠戰抖。拖定馮氏。顧不得鞋弓襪小。便隨大隊。一路好跑。方撞出里把地。恰好有一隊男女。由岔道上橫沖過來。馮氏喊一聲。業已捲入這隊男女中。意珠這時。不但跼不住脚。便連張望喊喚。都來不及。直滔滔價。趲出老遠。方纔羣衆四散。意珠急痛中。扶住一株道旁高樹。腳下一軟。就勢坐在地下。但見淡月悽迷。四下一望。都是縱橫稻田。意珠不見母親。又不敢高聲喊喚。只得飲泣吞聲的。就月色細辨方向。忽見稻田窄逕中。有一株很高的枯枝。意珠恍然道。謝天地。且喜此間是枯枝。過了這片稻田。便是顧山聚娼妹家。如今說不得。只好暫投他那裏。混過一宵。再作區處。於是勉強起行。及到素娼家。却又一撲是個空。原來顧山聚。也因日間下半晌時。有一班土匪。在近村家抄掠。素娼母子。挨到黃昏時分。便託了一個鄰婦。代爲看家。母子倆竟赴葑塘親串家。暫避一時。當時鄰婦。接進意珠。趕忙先關牢大

門。然後說明原故。意珠道。這葑塘距楓橋港。只隔一道河灣。俺由家跑出時。在近村落。也都亂成一團。他倒奔葑塘去了。鄰婦歎道。如今賊強盜。這等鬧法。真沒好人走的道咧。姑娘且免愁煩。用些食物。俟明天叫俺漢子。先到楓橋港並葑塘去探探。果然安靜了。姑娘再去不遲。說着。讓意珠到中院室中落坐。意珠掛念馮氏。不由落淚。鄰婦道。姑娘還沒見哩。娟姑娘向外跑時。何曾邁的開步兒呀。正說着。忽聞大門上。砰砰兩聲。接着人聲亂喊道。口娘的。關了半門。咱索性燒他娘的。意珠大驚之間。鄰婦已一面抖。一面勉強向外跑。說時遲。那時快。但聞唿隆一聲。似乎門倒一聲。喊火把齊明。登時搶進十來個本地土匪。一個個畫眉抹臉。形如鬼怪。那鄰婦方到院內。想要喊喚。早被一匪劈胸捉住。餘匪蜂擁而上。亂吵道。好歹是個婆娘。別放掉他。因向一個細高條子道。老三。這檔子事。交給你咧。回頭咱搶完了。是三三見九。少不了你一星兒。意珠大驚之

間便見那細高條子。挾起鄰婦。就向外跑。羣賊正要轉身。不想一陣風過。火把都滅。意珠不敢怠慢。便趁黑暗中。一溜煙。奔向後院柴房中。但聞院中羣賊。踴躍一搶。幾次價有一二賊徒。搜到後院。幸虧沒進柴房。然而意珠駭極。不由一頭暈去。及至稍靜。悠悠醒來。却猛聞明山大叫的語音。所以不管好歹。直撞出來。當時明山聽罷。起初也連連蹀脚。及至聽得素娟已赴葑塘。料想已有着落。略一沉吟。忽的眼睛一轉。正色道。梁嫂快走吧。此地一刻也留不得。你想左近無賴人等。專以趁火燒魚。來刷二岔。此間既被劫。他們少時。怕不來胡鬧。捉住人。燒拷索錢。都不免的。意珠慌道。如此怎好。明山頓足道。俺就怪煞了梁兒。活跳人的一個人。却不想法出城。保護梁嫂。因笑吟吟。睨定意珠。將自己改裝出城之事一說。言下十分得意。意珠不耐。便道。咱到底向那裏暫躲呢。明山道。惟今之計。只好暫奔俺舊傭婦周婆子家。好在他家。距此不遠。快走快走。俺安置。

下嫂嫂。還須趕赴葑塘哩。正說着。果聞遠遠一陣人聲囂動。意珠這時。芳心已亂。不消說跟了明山。深夜中一頭好跑。須臾到一村中。緊靠村西頭。有一家小院落。明山領意珠奔將去。趑到距門首七八步遠的一塊街石跟前。明山笑道。嫂嫂且在此歇歇脚。等俺合周婆子先說明來意。也免得嫂嫂猛然到門。叫他吃一嚇。意珠正在纖趾生痛。也不暇答語。早撲答聲坐在石上。眼看明山跑向那家門首。拍拍一叩門。便聞裏面顫抖抖的道。誰呀。半夜三更。還來敲門打戶。你是傻二頭麼。好王八蛋蛋子。真氣煞老娘咧。(該罵之至)明山笑道。周媽不要害怕。俺是鄔明山。你如何張口罵人。裏面道。暗了不得。說着。門兒一啓。提燈閃處。擡出一個獠頭撒脚的婦人。向明山道。我的鄔爺。你可嚇煞俺咧。俺以爲不是俺傻兒子撞回來。便是有人來打劫哩。忽的舉燈。照向石上。便驚道。暗。那是素娟姑娘麼。你兩口兒。怎麼到一搭咧。快些請進來。今夜先回個乾房。

兒不好麼（隱逗下文）。意珠聽了，好不長氣。方暗想周婆子倒好似個風娘。便見明山道：「媽媽休得胡說，那是俺梁家嫂嫂，俺特領他前來投宿，說着湊近周婆子，低語良久，便見周婆子笑的拍手打掌道：『這個由你定主意，可也須悠這些勁兒。』」只要俺得鈔，別給俺擠出事來就得咧。明山趕緊拉了他一把，兩人趲到意珠跟前，明山忙碌碌的道：「嫂嫂快跟周媽媽藏躲去，俺還須連夜赴葑塘尋你乾妹兒去哩。」（指素娟）於是頭也不回，揚長趲去。這裏周婆子忙攙起意珠，一面笑道：「姑娘到俺家，不必客氣，便是那位梁爺也認得俺，俺在鄔家傭工時，是常見梁爺去吊門哩。」意珠只得謝道：「只是打擾媽媽，使人不安。」周婆子笑道：「姑娘快別如此說，萬不是這賊挨千刀的，黑夜價打家劫舍，便用八抬大轎，還抬不了您來哩。」兩人一路說話，廝趁進門。周婆放下提燈，先關好門，然後引意珠入室落坐。意珠見是小小三間正房，倒也十分乾淨。周婆子歎道：「如

今時候。倒是俺們小戶人家。還稍爲安生。就像姑娘嬌生慣的。何曾黑夜裏跑過道兒。您不要氣苦。且用杯茶水。吃點食物。歇歇兒養養神吧。說着。跑向後院小灶上。燒了一壺滾水。先給意珠端進來。然後又就堂屋食廚中。尋找了半天。須臾端進四個碟兒。一碟是米粉糕。一碟是炸蓼花。一碟是吹筒麻花兒。一碟是芝麻滾糖毬。外號兒醜糞蛋。都齊齊整整擺在燈下。意珠見他蹣跚來往。好生過意不去。又想起母親失散。並自城陷之後。便不得梁森的消息。不由一面連連稱謝。一面淚痕不乾。周婆子笑道。姑娘快寬寬心。用些食物。不然又驚又怕。又餓又累。還了得麼。姑娘心頭。自然是惦念着兩個人。但俺想吉人天相。馮老太太合梁爺。一定是萬安的。就像姑娘吧。怎麼危險中。還遇着好人呢。（且莫誇口。少時便不好了。）意珠聽了。真個心下稍寬。便合婆子對面坐下。先飲了一杯滾水。那婆子一面口中插着根又粗又長的大蓼花。一面給意珠布過

兩塊米粉糕。百忙中。拔出半段。蓼花嚼着。說道。人是鐵。飯是鋼。姑娘好歹吃些兒。困一覺肥。意珠難却其意。只得略爲用些。又飲了兩杯熱水。須臾精神陡長。鬢角邊香汗淫淫。不知不覺。嫩臉生春。登時放出些海棠花瓣兒顏色。周婆子眉歡眼笑的。望着意珠。不由暗自怙愾。道。可惜俺缺一件古怪物兒。不然俺也放不過他。（寫意珠絕色。却從周婆諱語中落筆。只着一也字。而明由壞念詭計。又已躍然玲瓏之至。）正這當兒。忽見意珠起坐不安。須臾眉峯緊皺。兩頰上紅紅白白。並且用手拄腰。只管搓揉。周婆子驚道。姑娘黑夜奔波。又吃了點急食物。想是壓住風氣了吧。那麼你就榻上歪歪。不好麼。意珠聽了。連連搖手。少時忽問道。媽媽。你家中司在那裏呀。周婆大笑道。我的姑姑。可嚇煞俺咧。快跟俺來吧。於是引意珠到後院中司內。小解畢。意珠看這後院。外臨曠野。一帶矮矮的碎石牆。便道。如今年光。媽媽住在這樣敞曠所在。不害怕麼。婆子笑

道。俺黃的也沒金。白的也沒銀。還怕有人搨了我去。作他的老太太麼。如今閒話少說。姑娘就安歇吧。俺也陪您打個盹兒。於是兩人進來。意珠剛坐下。却聞大門上有人輕叩。周婆子罵道。這準是俺那傻孩子回來咧。姑娘且自安臥。俺去去就來。說着。匆匆跑去。意珠傾耳聽去。但聞人有喊喳密語。須臾轉靜。但聞大門吱扭一聲。似乎虛掩。意珠方在怙愜。便見門簾一啓。却是明山。笑嘻嘻擡進。意珠連忙起迎。道。娟妹在葑塘還安穩麼。明山笑道。安穩的。說着。蹭近意珠。道。嫂嫂怎還淚悒悒的。若這般苦壞玉體。不叫人心痛麼。於是一抬手。就要來把握纖腕。意珠趕忙後退。方大詫他詞態不倫。只聽院中一陣腳響。便有人喚道。周媽周媽。怎這三更半夜裏。竟開着大門。也好大胆哩。這一聲。不打緊。不但意珠如同作夢。便是明山也登時大驚失色。啊呀一聲。直搶到院中。便問那來人。也是一聲驚呼。道。晴。好巧好巧。俺萬沒想到老弟在這裏。明山顫着聲兒道。

我的老哥。怎攜了你弟婦來。又自己這種打扮。如今巧上加巧。好教老哥得知。俺也將嫂嫂救到這裏來咧。那來人一聽。只喜得哈哈大笑。明山也樂的歡笑不絕。只是那聲音總有些發顫。意珠正在楞怔怔。立在榻前。只見明山在前。引進兩人。却是梁森合素娟。素娟是蓬頭垢面。十分狼狽。梁森是身穿繡襖。黃布包頭。短褲及膝。下纏腿裹。腰中束着紅板帶。掖着明晃晃的大攘刀。光着兩支脚。却踹雙多耳麻鞋。雄赳赳。站在室中。活脫是個賊中悍目。當時室中四個人。却是兩對未婚的小兩口兒。混亂中。驀的相逢。真是又驚又喜。八支眼睛。互相觀望。不但誰也摸不着頭兒。並且誰也想不起先說那句話。只好隨意落坐。這當兒。讀者諸公。未免心頭先悶了個大疙瘩。暗罵道。趙煥亭先生。就是這點子不好。慣給人悶心丸吃。俺看過他好些部書。招的人忽驚忽喜。涕笑無端。樂就叫人合不煞嘴。悶就叫人心頭累贅。我看他。不是耍筆墨。簡直是耍活人哩。他

這般使促狹。沒別的。咱們保佑他吃一輩子書鋪餓也餓不煞。撐也撐不着。終天嚼蛆。嚼到咱中華民國多早晚。天下太平。方許他歇工哩。作者聽了。只驚得渾身冷汗。道。呵呀。諸位先生。這點罪。在下委實受不起。人生在如此時代。早死一天。是那輩子燒過高香咧。要得太平。除非是千年萬年。您這不是暗含着罵俺千年王八萬年龜麼。一片哀時涕淚。却以譁語出了。知作者憤世深矣。閒話少說。再說打嘴。你道梁森合素娟。如何忽的跑來。原來城陷之時。梁森一般的沒法出城。他曾冒險去尋明山。想大家作個計議。只趕出半條街遠。正遇着一羣賊徒。大肆殺掠。梁森見勢不妙。仍然趕回家。喘息方定。便聽得一片殺聲。越來越近。須臾自家大門前。擂鼓似敲打起來。梁森大驚。方要從後牆上溜之大吉。只聽大門外。急喊道。梁先生。快快救命。梁森驚慌中。一聽語音。似乎熟稔。便蹓去。剛啓得一扇開。不由失聲道。啊呀。姑娘麼。只是舍下。就是在下一人。咱

孤男寡女的。狠不方便。說着一掩門兒。只聽啊呀一聲。梁森手兒一鬆。早由肘下沖進個二十來歲的大閨女。業已跑得氣急敗壞。一面拂拂的吹手指頭。一面哭道。梁先生。就這等古板。這是甚麼時候。俺一家兒都尋不着咧。沒奈何。再在你這裏藏藏吧。梁森仔細一望。却是吃衙門混飯皮秀才的女兒。外號兒賽金蓮。街坊子弟們談起他來。都將口涎拖得老長。梁森沒法兒。只得關了門。留他在家。却囑咐他。不許高聲講話。只許在後院廂房中藏着。當日且喜無事。那賽金蓮真個悄悄語。藏在廂房中。却瞅空兒替梁森炊飯烹茶。十分殷勤。患難中有人來伴寂寞。不但事事方便。便是彼此間也壯些胆兒。但是這日傍晚時分。遠近殺掠之聲。越法兇官。嚇得賽金蓮再也不肯離梁森半步。直至裝上燈燭。他還在梁森室中。逡巡不去。一會兒。拭抹几榻。一會與梁森整理衾枕。少時搭趁說話。只管遲延。又與梁森剔剔燈花兒。道。你還用茶不用。梁森這時正

在揣念意珠。不知是何光景。又暗歎人生亂世。武功一道。真不可少。不然。何至困在危城。一籌莫展。正在發怔。忽聞賽金蓮的語音。因抬頭道。俺不用茶咧。姑娘便請安歇去吧。只見賽金蓮臉兒一紅。低頭不語。梁森方在怙愾。却聞後院倒房中。砰拍拍。噠隆隆。一陣亂響。便如怒馬奔騰。賽金蓮吓得一哆嗦。便道。那後院中。嚇得死人。俺昨夜一夜也沒睡。只聽得院中有人走動。並有時爬着窗戶。拂拂的吹氣。今天沒奈何。俺在這室中打個地鋪睡吧。梁森道。你不曉得。俺後院中向來如此。無非是大仙之類。(俗謂狐爲大仙)怕他怎的。賽金蓮聽了。不由淚珠兒一對對掉將下來。沒奈何。趨着脚兒。且前且却。梁森不由惻然。因慨然道。皮姑娘既是胆怯。便在俺榻脚上睡吧。賽金蓮聽了此話。不由嫣然一笑。便趕忙將臥具移過來。兩人略談數語。賽金蓮將案上的燈。加了半個燈罩。兒擋住向窗的光明。即便各自就寢。原來這時節。不定那時發生變故。所以居

人們都不敢熄燈。當時賽金蓮歪倒之後。只穿一身貼體的小褲褂。緊緊羅襪。用衾兒半掩下身。鼻息數轉。早已沉沉睡去。這裏梁森和衣歪倒。一時間心緒煩擾。起落如潮。如何睡得去。只光看眼兒。暗想出城之策。正沒作理會處。只聽榻脚上拍達一聲。梁森一望。跳下榻便趕。正是。

方寸憧憧殊未已。么麼擾擾且相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納奔女設計斃兇淫 扮賊裝無心聞匪語

且說梁森聽得拍達一聲。忙望去。却是個挺大的養白耗子。由偏樑上滑跌下來。不偏不倚。却落在賽金蓮枕頭旁。想是跌的發昏。一時間竟自不動。梁森趕忙下榻去捉。方一伸手。只見金蓮嚶嚶一聲。一翻身。臉兒朝上。朦朧星眼。微作笑態。少時軟洋洋的嚶語道。梁先生。你就這般古板。俺在你屋中打個地鋪。怕

甚麼呀。難道你就不老。(句)成成麼。梁森見狀。趕忙後退。也不暇去幫耗子。暗笑道。幸虧他沒醒。不然他見俺呆立在此。這是甚麼意思呢。都是死耗子作怪。回頭俺尋出耗子藥來。都治煞他。逡巡之間。燈火大亮。但見金蓮腿兒一揚。蹬開衾幅。登時露出半截小腿。他本穿的是撒脚褲。此時白生一段賽雪欺霜的嫩腿兒。再趁着一鉤羅襪。這段風光。若說是不動人。就是瞎話。卽如讀者諸公。儘有年高有德的老先生們。看到這段書。就許偷偷兒的合合眼睛。揣摩揣摩。盼著作者筆下。還有最妙的風光寫出來。何況當日梁森。正在青年。又逢暗室。眼睜睜被美橫陳。如何便能掉頭不顧呢。當時梁森略一逡巡。一片目光。不由自下而上。只見金蓮香鬟半禪。媚臉霞舒。銀釭照處。說甚麼海棠春睡。鬧得梁森簡直的沒了主意。就如心頭有隻要開鎖的猴子。亂掙亂跳。說到這裏。讀者未免挑疵兒。道。算了吧。你這書。越譎越俚。直然的不近情理。怎麼呢。梁森在

本書中是正氣一流。後來多少行俠尚義的事迹。在本書是個挑平台的重要脚色。如何說他慾念發動。見色則迷呢。諸公不知。這正是入情人理處。你想梁森。不過是一個天質好的意氣大俠。少年間觸境動念。本是人情之常。若直然的寫成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那纔稱的起不近情理。怎麼呢。因為俠士合賢人大有不同。這其間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諸公請想對不對呢。當時梁森忍不住從新蹇近榻脚。先引衾兒去。蓋他的小腿。隨手悄悄一摸。真個柔滑如脂。這時梁森心頭。止不住撲撲亂跳。便就勢彎着腰子。（只一彎字。妙甚。殊令人思石頭記中賈璉也。一笑。）蹇向金蓮枕旁。慢慢低下頭去。但聞得麝香脂氣。一陣陣鑽入鼻孔。於是梁森春心大動。更耐不得。急匆匆方要接近金蓮的身旁。兒說時遲。那時快。忽聞巷中老遠的有人喚道。珠兒呀。你怎這時才來家。俺只當是你叫人家搶去了哩。梁森聽了。儼如冷水澆背。機伶伶悟過來。趕忙回步。

及至臥在榻頭上。不由暗想道。險的狠。梁森梁森。你安知你的妻子。沒叫人家搶得去呢。再看金蓮依然沉沉酣睡。又想到皮秀才爲人。並金蓮素行輕佻。若只管合他在一搭兒。却非善計。怎的連他也混出城。叫他暫在意珠處避難。方好。想得沒頭沒腦。直至疲極。方纔睡去。次日下午。聽得街坊上。稍爲安靜。梁森合金蓮。在後院中悄悄商量。從後門出去探探。方在後牆根。青苔地上。噉噉。却聽得西鄰院中。履聲橐橐。梁森暗想。西鄰是一糧食鋪。當何桂清大兵來時。某老板見事不妙。早已閉門歇業。只反鎖了一所空房兒。如今有人走動。想是主人等。趕回咧。鄰家有人。好歹也壯些胆兒。心中一喜。便跑到西牆下。登了塊大苔石。手扳牆頭。向鋪中一望。不望時。萬事全休。這一望。梁森大駭。忙掉轉身。向金蓮連揮手。那知金蓮不曉得。叫他藏躲之意。只楞怔怔含笑呆望。梁森心下着急。頃刻脚下一失神。咕嚕嚕跌倒在地。剛要倉皇跳起。那金蓮

忘了悄聲悄語竟自綻破櫻唇。格格一陣好笑。這一來不打緊。便聞隔牆有人粗聲暴氣的道。口娘的好大胆。原來隔壁還藏着牛子哩。一聲未盡。颼颼的跳過兩個賊徒。頭一個不容分說。揚起刀向梁森便刺。梁森就地一滾。拍嚓聲刀落地裂。後一個連忙攔住道。喂。老五哇。你好想不開。留着這牛子。伺候咱們不好麼。頭一個道。使得。但是這雌兒。可沒有你的分兒咧。後一個笑道。咱們老弟兄。甚麼分不分的。昨夜裏俺那人兒。難道你沒撲去快活麼。於是兩個賊哈哈大笑。那個老五連躡帶迸的。抱起個嚇得發昏的金蓮。只一啾嬌面孔。頃刻向梁森室中便跑。這裏梁森料事不妙。索性只裝怯哥兒。一任這個賊。一把揪起。一望那賊兇惡之狀。好不怙悛。那賊道。你休發慌。俺們到你這裏。正是你的福神。如今總管爺。按賊中渠目。統呼爲總管。還沒封刀。俺們在此保護你。且是好哩。梁森未及答語。業已聞得金蓮在室中呻吟微泣。那賊道。你且隨俺來。

說着。由懷中掏出一面小白旗兒。梁森跟他。由正房堂屋。穿過前院之時。那金蓮一片呻楚之聲。鑽入耳朵。梁森不暇理會。跟那賊直奔大門。沒法兒。拔鍵啓門。只見街坊上亂糟糟。業已不成世界。恰好有三兩賊徒。聯臂而過。一見有人開門。登時奔來。那個賊兇睛一瞪。只舉旗一晃。來賊竟揚長而去。梁森方在發怔。便是那賊笑道。你看怎麼樣。如今便大敞門兒。都不妨事咧。說罷。引梁森竟入西鄰鋪院中。梁森一看。又是一驚。原來那院中還有個二十多歲的媳婦子。正對着兩支大包袱。低頭哭泣。一見那賊合梁森。只嚇得抖衣而戰。那賊道。快走快走。俺如今給你尋個女伴兒來咧。只要你兩個。不拗手拗腳。過幾天。俺送你們到女館中。且是快活哩。於是命梁森提起包袱。三個人一逕惹回。那個賊拖了媳婦子。走在前面。梁森趁空兒。頗想跑掉。又一想。賊人抓不住自己。一定向金蓮身上尋晦氣。俺男人家。不能庇護他。已經可愧。若再嫁禍於人。豈是丈

夫所爲（卽此一念，所以能成大俠）逡巡間，只覺這兩個包袱十分沉重。左手力小，只管往下墜。那賊一回頭，連忙輕鬆接過一個包袱。梁森又不由暗自愧恨，自己空在武社中混過多時，如今氣力比人家差的多，怎能不由人擺佈呢。（曲曲寫來，都爲後文苦心習劍術伏線）沉吟間，已至正室穿堂。梁森但聞自己室內有一陣兒的怪響。那小媳婦一聽，不由臉兒適紅，連忙縮手縮身。那賊大笑道：「難道昨夜裏你沒合俺兩個一搭兒困麼？怎如今添了個女伴兒，你倒羞起來咧。」說着，一掀簾兒。梁森一眼早望見金蓮被辱之狀。梁森這一氣非同小可，就拚着性命要去擊賊。又一轉念，只得且住。但是一時間氣得神癡，竟直挺挺站在簾外，不想那賊偏叫他提進包袱，可恨該死的賊老五，竟如沒人。事一般。一面極盡醜，一面向那賊道：「喂，該你咧。俺這裏馬上就完事。咱弟兄倆真算有緣，你可記得頭幾年，咱兩個當官兵時，在某處去放哨，由葦塘裏搜出

一羣女人。咱雖是兩個人。也沒白放掉他一個哩。說着一撇屁股之間。這裏那賊早已前進。兩賊這一番前後任體面交代。不打緊。早將梁森恨得頭昏眼花。趕忙退出來。恰值穿堂內。一陣清風吹過。梁森長歎一聲。方恍然自己身子。還好端端活在世界上。於是忙忙躲開。還須忍着氣。與兩個賊徒整理飯食。只過得兩天。那小媳婦合金蓮。備受作踐。不堪言狀。虧得梁森苦思惡想了一條妙計。偷空兒知會了兩個婦人。便是郎明山改裝出城的下半晌。梁森合兩個婦人。作出滿臉生痛的笑容兒。興匆匆大治酒饌。兩賊望着歡喜。便笑向梁森道。你這人。倒也識趣。俺不久也要隨大隊打別的縣去咧。你何妨跟俺走呢。不瞞你說。如今就是當兵。或當賊。兩條道路。快活得緊。到那裏都是祖宗份兒。大把拾金銀。大碗吃酒肉。小娘兒們。直然頑的不耐煩。你只要一嘗滋味。就曉得咧。梁森忙稱謝道。老爺們肯提拔俺。可知好哩。俺久有此意。只是不敢說。今俺薄

備酒菜。且稍盡俺東道之誼。以後諸事。專望提挈。兩賊聽了。越法歡喜。須臾酒饌停當。就外間穿堂裏調開棹。堆滿春台。先設了四個坐兒。爲的是兩賊上坐。金蓮等左右相陪。那老五一把拖住梁森道。今天主人家。却須陪俺喝一場子。以後咱都是自己人了。有福同享。有禍同受。你就撥個座兒。添杯增筋吧。梁森暗罵道。少時叫你兩個賊斷頭鬼。曉得俺的手段。於是說了一聲。果然移個坐兒。放在下首。大家便紛紛落坐。隨意飲了兩三杯。金蓮等便花枝招展的殷勤勸酒。梁森是滿口奉承。老爺長。老爺短的。叫得一片山響。忽一眼望見兩賊。都是全身結束。佩着長刀。略一沉吟。便笑道。今天天氣燥的狠。老爺們全身披掛。明是該飲一罈酒。也要燥得飲半罈了。因向那小媳婦一望道。他們女人家。胆兒怯。見老爺們如此威嚴。如何還放的出情趣來呢。兩賊撫掌道。俺倒沒想到。主人家竟是個趣人兒。來來來。快剝了去。於是解了佩刀。卸去結束。從新入

坐這一來。梁森暗喜。一面將衣刀等物。挾入裏間。一面向金蓮等。使個眼色。兩人霎時間。眉歡眼笑。一個執壺。一個把盞。流水似勸起酒來。那兩賊那知就裏。只顧酒到杯乾。賊形盡露。少時有了八分酒意。兩賊便狂呼大叫。隨手兒將金蓮等。按到懷中。只管肉麻。須臾日落西山。杯盤狼藉。兩個賊吃得舌根都硬。那老五抱定那小媳婦兒。忽向梁森大笑道。你既要跟俺走。咱們都是自家弟兄。如今酒足飯飽。便該臨到酒字底下那個字咧。今天俺便回敬你一下子。等你當場完了事。俺們再來。那一賊大笑道。妙妙。咱大家都須行個樂兒。那個假惺。俺便攔他兩個。透明窟窿。說着伸手去把金蓮拖過來。那老五哈哈大笑。早將那小媳婦。拖到梁森身旁。這一來。出其不意。梁森欲待不允。又恐露了破綻。於是略一沉吟。却笑道。且慢着來。如今巧咧。俺手下正有一種助興的妙藥兒。吃下去。馬上見效。你兩位是福大精神旺。俺既奉陪作樂。却須用此藥兒。不然

不叫您見笑麼。說着。由貼身掏出個小小紙裏。打開來。裏面是三二錢重的小包兒。有五六包。梁森拈起一個。稍爲破頭的包。向酒中一抖藥末。一吸而盡。老五大笑道。好哇。有這等妙藥。你爲何不早說。於是兩個賊。不約而同一齊拈起一包來。如法吃下。梁森頓足懊悔道。這是怎麼說。你兩人也用此藥。還顯得出俺來麼。兩賊聽了。正歡喜得顛屁股。只見梁森劍眉剔起。滿臉殺氣。霍的跳起。大喝道。惡賊萬段。聲盡處。兩賊一咕嚕。跌翻在地。這裏小媳婦。咬得牙兒格格山響。只道得一聲謝天地。不容分說。由賊腿裏中。抽出短攘。便要動手。梁森忙道。不必如此。俺自有法處他。於是命金蓮等。一齊動手。拖死狗一般。將兩賊拖到後院。一眼枯井旁。撲通通。次第攢下。然後掃瓦礫土石。一陣掩好。小媳婦道。事不宜遲。梁爺快些打扮。就到俺家去吧。梁森應諾。便跑到自己室中。鼓搗半晌。須臾。提刀出來。活脫是那個賊老五的一身裝束。並帶上賊的腰牌。這時

天色業已更鼓初動。於是梁森將家中略爲安置。便雄赳赳引了金蓮等。出得大門。將門反鎖了。一逕的直奔東城。各街坊。雖有賊巡。見梁森橫刀闊步。只當是自己人。有的直然不問。有的還笑道。老哥是向女館交人去麼。梁森隨口唯唯。須臾大街盡處。趲進一條橫巷子。小媳婦飛也似趲到一家門首。拍拍一叩門。便聞裏面連連答應。小媳婦道。阿彌陀佛。俺家人還沒失散哩。梁爺快進來歇坐。容俺合家叩謝。梁森道。不必咧。俺還急等出城哩。便向金蓮道。皮姑娘。且在徐娘子處暫住。俟亂定回家不遲。那小媳婦還要周旋。梁森已趲出數步之外。不多時。徐家人啓門接人。大家見了。好不驚喜。問知徐娘子脫難之由。無不稱讚梁森的妙計。原來梁森因那夜裏耗子作鬧。便尋出些家藏的麻藥。帶在身旁。原想瞰空兒藥耗子的。不想那兩賊跑來。一陣胡鬧。梁森百忙中。無計脫身。好不着急。後來見賊人裝束。忽然心生一計。便連混出城去之法。都有咧。所

以趁兩賊醉中胡鬧。便假說是春藥。哄他們吃了麻藥。梁森吃的那破頭包。却是一撮兒紅砂藥。本是準備停當哩。不題徐家人等安置金蓮。且俟亂定。且說梁森一氣兒闖到東城門。卡賊們見是自己人。驗過腰牌。即便放行。過得城外頭。卡嗽空兒。由小道上竟奔楓橋港。距港半里遠近。早已聽得全村中男女喧呼。火光隱隱。梁森暗道不妙。撒開腿跑去。方一脚踏進村頭。不由大吃一驚。只見街坊上火燎明亮。男女聚圍。也有手攜小兒女。連哭帶罵的。也有夾着鋪蓋。提着包篋。紛紛來回撞亂的。其中竟有一個媳婦子。披頭散髮。一絲不掛。一手抱着一個長枕頭。一面拍嗚道。乖乖不怕。有娘在這裏哩。一面向衆人亂噪道。俺今天。真是拾了一腦瓜子毛。(俗謂僥倖之意)看起來。俺這孩子將來準有些福氣。啊呀。我的媽。那會子俺剛合孩子臥下。咱村中便亂了營。咧。你說呀。俺抱起孩子就跑。剛走了沒多遠。也不知那個生大疔的浪老婆。拉着一個二十

多歲的漢子。多一半是他的孤老。就這麼唸的一擁。說着腆着白馥馥的肚皮。望後作仰勢。道：俺那時一個撐不住。望後便倒。只掉的孩子。狼抓似的怪哭。偏他娘的。有一羣不睜眼的瞎王八。隨後擁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壞堪就要踏扁孩子。您說那當兒。真令人哭不的。笑不的。俺明明記得有個沙槁腿的瞎王八。竟從俺頭上跨過去。誰要說瞎話。叫他爛舌頭。說着拍掌道：真有一件淹絲瓜似的東西。將人嘴巴子。撞了一下子。俺那瞎。不管好歹。也不管他男的女的。吃俺伸出兩手。向他們膀襠中。一陣揪戳。這才救出孩子來。正在說的十分高興。忽見一個老太婆。抱着個孩子跑來。不容分說。拖往那媳婦便跑。道：我的媽。孩子在俺這裏。你架着個枕頭作甚。快走快走。嘖嘖。真可怎麼好。快去穿衣裳走吧。一句話提醒那媳婦。啊唷一聲。撒脚便跑。這裏衆人。却顧不得笑。依然紛亂。梁森老遠的站在一團黑影中。見此光景。摸頭不着。便大喊道：你們慢去。聽一

聲。提刀跳出。村人望見。登時一聲喊。紛紛亂躑。梁森不解其故。在後面越追。村人越沒命似的跑。少時有一個腿脚稍慢。被梁森一把捉往。梁森未及開口。那村人已嚇得亂叫道。大王饒命。可憐俺家中。還有八十歲的老娘哩。梁森恍然大悟。忙笑道。老鄉親。不要害怕。俺就是城內的梁某。特到敝親馮宅上。探探情形。所以改裝到此。且問貴村。怎的如此紛擾。村人道。賊到不曾來。方才是大家自驚起來。你那貴親母女兩人。那會子。俺見他恍惚是奔了顧山聚那條道路去咧。梁森一聽。拔脚便跑。一路上連連呼喚。兒沿道上。三個一攢。五個一聚。都是些逃難男女。梁森惟恐錯過去。處處留神。直將到葑塘。跑得口乾舌燥。但見淡月悽迷。微照曠野。那裏有意珠母女的影兒。倉忙中。脚下一拌。險些栽倒。梁森定睛一看。却踏在道旁一株老樹樹根上。再向四外一望。草樹叢雜。路徑分歧。原來這所在。是奔葑塘的一股小路。甚是荒僻。由此東去三四里。過一所小

村落便是赴顧山聚的大道。此間道路。梁森本甚熟習。所以在深夜中。一望便知。當時梁森疲極。便順勢一歪身。坐在大樹後面。稍爲歇息。正在掛念意珠。心中焦燥。只聽樹前大道上。匆匆的蹙過兩人。就樹前格蹬聲。貼住。梁森由樹後偷瞅去。却是兩個短衣漢。一個道。牛兄。此間僻靜。你就在此等領人吧。俺已將他哄信咧。說是送他回顧山聚去。梁森聽得顧山聚三字。不由凝神。便見那人接說道。俺哄他到此。便由你接收咧。說起來。俺今天財氣真好。俺本是向葑塘劉大妮子家。玩一下子。不想方慙近劉家門首。正逢着那雌兒。坐在門檐下哭泣。牛兄。你要曉得。俺這雙亮眼。是幹麼的呀。當時俺略一思忖。便料得是深夜逃難失散了的孤雁兒。及至問其所以。果然是母女夜逃來。想就葑塘親戚家。暫避一時。業已慙近村頭。母女兩個。却被人家一陣冲散。那雌兒只得自己進村。尋向他的親戚家。不想正遇着鎖門恭候。連個人芽兒也無。梁森聽至此。以

爲就許是意珠母女。不由呼吸都微。連忙傾耳。那人道。俺大喜之下。一看那雌兒小模樣子。便登時想起牛兄你來。便將他哄入劉大妮子家。特來尋你。不是俺小看你。你雖當了半輩子人販子。恐怕還沒見過這天字第一號的好腦袋哩。那牛姓道。閒話少說。毛老哥快去提貨吧。俺頃刻搭夜船就赴蘇州。先藏在倡戶人家。就妥當咧。毛姓道。你別忙。咱那樁事還沒說妥。你肯出整價。俺就交整貨。不然對不住。(句)俺爲甚不樂一下子呢。牛姓笑道。由你由你。整價兒俺却辦不到哩。說着一丟桿棒。坐在樹前。那毛姓已匆匆拔脚。直奔封塘。望得個梁森。愉悅莫測。反將尋意珠的念頭。暫且擱起。便安然不動。欲觀究竟。正這當兒。只聽那牛姓自言自語的。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滿擬深宵拯鳳侶。翻從荒徑遇梟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拯嬌姿愧煞郎明山 說奇光驚走四眼狗

且說梁森忽聽得牛姓啣道：好姓毛的王八蛋，真是老太太吃柿子，橫作（讀平聲）呀。自己的苦瓜老婆，只管搗遍街養遍巷。他還不自家照照鏡子，積些陰功，竟想弄破俺的現錢貨。俺姓毛的，販人口是不錯，還見不得這等傷天理的事哩。譏着一拄桿棒道：等你小子來時再說。咱高低是場吵子。梁森聽了，直然一字不懂。料想兩個人一對兒不是東西。正在沉吟之間，已聞得葑塘村口隱隱犬吠。不多時，影綽綽來兩人。前面那人正是毛姓。梁森急望後面那女子，婷婷嬈嬈，彷彿豔絕。只苦於月色朦朧，望不仔細。但見他行動間一番姿態，却有些好像素娟。梁森大駭之間，便見那女子猛見牛姓，虎也似踞在道旁。並且手持桿棒，不由嚇得猛一退步。毛姓大笑，一伸手，劈胸揪住，大喝道：你這妮子，饒你好似鬼，也須上了俺的道兒。那個是甚麼劉大劉二呀。咱老子行不

更名。坐不改姓。綽號兒火蝎子毛六爺的便是。如今將你兌賣給人。咱爺兒倆。算是沒有交代咧。却有一件。俺還須搭上一鈎子哩。（這等鈎兒。却也別致一笑。）說罷。只下面脚兒略撥。早已將那女子掀翻在地。他正要虎勢撲下。那女子厲聲哭喊。兩支小脚兒。亂蹬亂踹。毛姓大怒。便要恃強。此時梁森業已聽明。是素娟語音。正要拔刀闖出。只見那牛姓。手提桿棒跑來。道喂。毛老哥。你不對呀。你真個這麼辦。咱這場賣買。就算了罷。人還歸你。錢須還我。毛姓一聽。登時縮笑道。怪不得人叫你笨牛。俺這是湊個笑兒。你就當真咧。貨在這裏。你就領去吧。說着。跳起來一閃身。恰好牛姓。拋了桿棒。雙手去扶那女子。這裏梁森一挺鋼鋒。方要拔地。只聽牛姓喊一聲。登時跌倒。但見毛姓。手持桿棒。還在牛姓脊背上。拍拍亂打。一面罵道。六大爺得了你的錢。這就是謝謝你。俺贖下人兒。且會再找主顧哩。這時梁森氣沖兩脇。喊一聲。提刀掄出。毛姓大驚。只舉起桿

棒一晃之間。梁森一個箭步。早已挺刀刺去。只聽撲哧一聲。業已刃出於背。這小子。哼都沒哼。就此交代。再看牛姓。早已昏絕在地。頭頂上血水暴注。想是桿棒所傷。梁森都不管他。先趨近那女子。仔細一看。可不正是素娟。業已直挺挺臥在地下。嚇暈多時。這時梁森。倒不由大犯躊躇。沒奈何。避不得嫌。只得蹲下身去。將素娟輕輕扶起。偏偏素娟身軟如綿。東倒西歪。逡巡間。一晃身兒。早已靠在梁森懷內。那螭螭玉項。向下一垂。一張嫩臉兒。又旱佞向梁森肩頭。鬧得個梁森。半蹲半坐。提又提不起。放又放不下。百忙中。想搯拍他醒來。又覺着動手動脚。不大彷彿。正在驚惶急遽的當兒。忽覺素娟氣息甚微。那頸兒只管往下低。梁森這一急。登時覺四肢無力。便索性兒坐在地下。抱穩素娟。正不知怎樣才好。忽的一陣風過。雲開月朗。（四字帶寫梁森心地坦明。正返映上文。明山心地暗昧。真是異樣玲瓏文字。）梁森抬頭一望。不由心下坦然。便放下

怙愜念頭。一面用手撫慰摺拍。一面附了素娟耳根。輕輕呼喚。須臾。素娟星眸轉動。長呼一口氣。悠悠醒轉。猛見梁森。真是恍惚如夢。趕忙掙扎着相扶點起。倒是梁森。先一說所聞的毛姓等一片話。素娟方恍然險些兒誤落無賴之手。於是哽咽稱謝。便急問梁森改裝之由。並意珠的消息。梁森略述冒險出城之故。並將想到顧山聚踏訪意珠之意。一說。素娟道。如此快去。天可憐見。意姊等就許投奔俺家。於是兩人趁着月色。即便拔步。至於那個牛姓。畢竟是死是活。但看他禁止毛姓行淫一節事。似乎還該活兩天。纔是道理。無奈作者筆下甚忙。只好屈尊他。永遠跌昏在那裏罷了。且說梁森踏着大月兒。引了素娟。蹙過一程。已到一處小小村落。方經過一家門首。梁森抬頭一看。心有所觸。便向素娟道。娟妹。你看此家。便是明山弟舊傭周婆子的家下。俺在明山弟處。曾認識這個婆子。如今俺向娟妹家去。尋你意姊等。俺一撲是個空。俺還須向別處尋。

求。娟妹雖然到自己家。但是俺去了。你也未免發恐。惟今之計。娟妹不如且在周婆子家。安穩住一宵。俺脫開身兒。也好連夜價各處去尋你意姊等。素娟一聽。甚是有理。於是跟梁森便去叩門。不想引手一推。却是虛掩的。原來明山串通了周婆子。想污意珠。假作赴葑塘。却暗地藏。在近處。及至叩門。調出周婆子。他色心灑灑的當兒。匆匆之間。忘掉關大門。所以梁森高呼直入。當時梁郎意素。隨意落坐後。梁森是坦坦然。明山是蹙蹙然。素娟是惶惶然。惟有意珠。望望梁森。忽的撲簌簌痛淚直滾。明山老着臉子。道。嫂嫂莫悲哭。如今咱四人。恰巧相遇。應該歡喜才是。咱們既邀天幸。他們兩位老人家。指馮氏並素娟之母。也定是吉人天相。快聽梁兄先說逃難之由吧。說着鶻碌碌兩隻眼。只管向素娟眉稜上。膘將過來。刻筆。所以小人。只覺天下沒好人。蓋純以小人度君子也。明山日趨邪途。自此始矣。意珠聽了。也不理他。倒拉了素娟的手兒。越法

淚如泉湧。素娟登時觸起自己遭的悲苦。也便緊握意珠。哭了個抽抽答答。梁森都不理會。便挺然按膝。先說自己改裝出城。並巧遇素娟之由。明山憤然大叫道。竟有這等事。梁兒也太煞忠厚咧。像那個甚麼姓牛的。怎不也給他一刀呢。(劣性暫露)於是跳起來。手舞足蹈。也將自己怎樣混出城。並怎樣巧遇意珠一段事一說。但是他說到末尾。却偷瞅意珠。那聲音兒。也就有氣沒力的咧。兩隻眼溜溜瞅瞅。狠像沒着落似的。雖不知他葫蘆內賣得甚麼藥。作者却敢援筆大書道。此之謂誠於中。形於外。然而當時梁森。却沒這種精妙觀察。聽明山說罷。一席話。連忙長揖起謝。明山大笑道。咱兩個都不須謝。拉個正直說着。忽然跳起道。這周婆真沒緊慢。方才他與俺開大門。說是向鄰舍家。尋尋他那傻兒子去。不想此時還沒來。等我尋他去。勸勸梁嫂們也好。一言未盡。只聽隔壁空院中。有人傻聲傻氣的哭道。阿呀。媽呀。你這不是誠心攪麼。俺輸了一大堆。

錢。你一來。他們全跑掉咧。這還不算。咱這屋裏。既有他小兩口一搭睡。你還叫俺家去。幹麼呀。啊呀。我的媽呀。你家去。合他們搗掉底。俺也不管。俺還在這裏等撈梢哩。明山聽了。嚇得臉兒都白。趁勢跑將出去。這裏梁森便向意珠等勸慰一回。止住啼哭。須臾。周婆子紅着臉。合明山趲來。一見梁森等。連忙萬福。口裏却噪道。好了好了。真是皇天保佑。大家出險。又且巧遇。却如今却放下一半心。等明日尋着兩位老太太（指意素之母）。那纔是好哩。梁森聽了。趕忙稱謝。周婆子又噪道。俺那個傻蛋蛋子。真氣煞人。說出話來。沒頭沒尾。還是前天。他姊姊兩口兒。來看望俺。住了一宿。他兩三天。賭瘋了似的一總兒。沒着家。還當是他姊姊兩口兒沒去哩。一席話。前遮後掩。那知梁森合素娟。連傻兒喊的一片話。都沒入耳。那裏理會小兩口兒。是怎麼一檔子事呢。當時周婆子。又趕忙弄些飲食。殷殷相勸。倒鬧的梁森素娟。甚是過意不去。這時天光。已將五鼓。依

梁森還要去尋馮氏等。却被明山勸住。於是分頭安歇。草草略睡。次日梁鄔兩人分頭去尋馮氏等。半日工夫。居然由左近村落中。次第尋來。大家相見。自然是悲喜交集。不敢便各回各家。這時梁森早將賊的衣裝。藏將起來。方合明山商議。想就遠處荒村。暫覓住址。忽聽得村人傳說。城中賊人大搜奸細。又說是賊酋四眼狗。忽的一夜之間。變成和尚。連他帳中侍寢的愛姬。也無端成了光頭師姑。因此賊中大擾。一夕數驚。早就拿神見鬼。近來越法鬧得離奇。凡他手下悍目。竟楞會丟却腦袋。或帳中高坐。大呼仆地。或跨馬出掠。眨眨眼。身首異處。只三兩日間。悍目死掉大半。所以近來搜奸細。十分要緊。又有人獻計於賊。說是破城的日時不吉。未免沖撞凶煞。或是大隊肆掠時。作踐了古觀老廟。以致神佛見怪。就有人說廣慧寺住持道濟。甚有道行。若命他擺壇諷經。或就能消弭怪異。四眼狗正嚇得屁滾尿流的當兒。聽了此話。登時命在賊營中。高搭

經壇遣人去喚道濟。不想老和尚更是個倔強頭。不但不答應。反合掌向去人道。神佛誠然有靈。却就是不相惡人。像你等橫肆荼毒。生靈遭難。這明明是獲罪於天。尚復何所祈禱。你等一日不去。神怒一日不息。速離此地。你等或者許稍留殘命。不然都是死數。亦未可知。老僧勸你等。却是好話。便是你那個頭兒來了。老僧也是如此說。說着雙目一張。賽如閃電。竟自拂袖趲去。那去人不敢隱瞞。急忙跑回覆命。四眼狗大怒。登時拿出凶神樣兒。立命手下十餘悍賊。一窩蜂似的。將道濟擁得來。道濟到帳前。仔細一望。只見四眼狗高坐帳中。氣得雷禿子一般。盛氣以待。兩旁羣賊。一個個如狼似虎。橫眉怒目。各抱長刀。打扮得奇奇怪怪。便如一羣山精一般。道濟見了。只將長眉一捋搭。微微一笑。合掌當胸。挺然近帳。四眼狗怒喝道。你這禿廝。難道不曉得俺法度利害。命你諷經。如何推三阻四呢。道濟笑道。俺佛家弟子。却不曉得你甚麼法度。老衲實係年

邁不能諷經。四眼狗大怒。立命左右。按倒道濟。要施鞭扑。不想三四個彪軀悍賊。喊一聲。一齊上。使如蜻蜓撼石柱。休想動得道濟分毫。眾賊見道濟偌大年紀。如此勁實。不由十分納罕。那知四眼狗這小子。是個生鐵彈似的渾楞兒。他並不思忖。一個龍鍾老和尚。怎就會有些氣力。於是吼一聲。跳下座來。抄起座旁一根碗口粗細的棗木棍。向道濟下三路。掄開便打。原來四眼狗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只因他在洪天王（秀全）部下。習聞天父等許多邪說。未免對於神佛上。有些信畏。所以不敢便殺道濟。便是棍打。還止打他下三路。當時木棍打下。但聽撲撲撲。如中敗草。再看道濟。簡直的都不理會。正這當兒。恰好有個黃衣大賊。目方探得官軍情形。跑來稟報。方一脚踏進帳。四眼狗這當兒。正提着木棒。合道濟對廝面立定。氣得光喘粗氣。忽覺劈面射過颼颼一陣尖風。只眼前奇光一閃之間。羣賊失聲大叫。再看那黃衣賊目。撲地栽倒。鮮血

四濺。圓彪彪一顆頭顱。直滾到四眼狗脚下。這一來。羣賊大擾。喊拿奸細。亂成一片。四眼狗強作鎮定。便命左右。押道濟直入囚牢。又登時遣人四出。由遠近廟宇中。捉來一千僧衆。胡亂登壇。諷經。可憐這千僧衆。沒奈何戴上毘盧帽。披上大袈裟。戰抖抖依次登壇。向下一望衆賊。簡的是傅羅卜九連環。戳開了鄧都地獄。鬧嚷嚷許多惡鬼。大跳大叫。那首座也是個老年僧人。當時一個整顛。跌落壇下。登時氣絕。衆賊都不管他。仍命僧衆。諷過經。以爲定得佛佑。那知從道濟入牢的那一天。賊衆無端失首。越法鬧得凶咧。恰值賊中。探得官軍前鋒將到。並且那位總兵大將。是當時著名智勇雙全的李續賓。能騎劣馬。慣使一柄三尺長鋒的大馬刀。每逢陷陣殺賊。甲裳都赤。馬刀一揮。便是十數個腦袋。亂滾。賊衆一聽他到。無不魂飛魄落。那四眼狗。本是他手下敗將。當時聞報。本嚇得手足無措。又加着近日賊衆。只管無端丟腦袋。所以四眼狗竟有棄城他

竄之意。當時梁鄔聞得村人等這片傳說。將信將疑。惟有梁森聞得道濟在囚。甚是放心不下。明山便道。傳聞這番話。雖不能盡實在。只是這奇光一閃。賊人便掉腦袋。這等稀奇事。俺却是親眼見的。因將那一天想逃出城。遇見道濟在街坊上拾殘骨。當時情形一說。梁森沉吟道。這也怪的狠。莫非道濟有些道行麼。他既有道行。爲甚又老實實被捉入牢呢。明山慨然道。道行不道行。且擱過一邊。俺看道濟老和尚。總像有些古怪。當賊衆圍城之時。俺跑向廣慧寺去尋你。道濟從容向我道。城中災眚。不久便過。今賊衆真有自亂他蹟的消息。你說不古怪麼。再者那奇光。依我看來。或是古書上所說的一種神妙劍術。所謂劍氣合一。意之所向。劍卽赴之。但是此等武功絕詣。當今之世。如何還有那等異人。若說道濟有道行。能使賊人掉腦袋。未免又荒誕不經咧。（反振下文）兩人猜測半晌。通沒作理會處。梁森忽憤然拍膝道。今鄔兄說起武功來。真是刻下

當務之急。俺從此以後。定當刻意習武。假如你我。真有正經武功。雖不敢說奮勇殺賊。總不至倉皇逃避。備受侮辱了。因將目覩那兩賊淫污饗金連等之狀。一說明山拍手道。梁兄此意。正合我心。俺如會絕好武功。何必扮成女人家。混出城呢。可見咱們一向在武社中混。全是胡鬧一氣。此後你我。立志習武功。無論誰先得了高明門徑。却不許各秘起來。(又反振下文)梁森笑道。鄔兄此話。就應當罰。你我總角同學。有如兄弟。何必多慮如此呢。兩人說的高興。不由撫掌大笑。但是梁森畢竟掛念道濟。黃昏之後。便想仍易賊裝。進城探探。却被意珠竭力止住。便是這夜二鼓後。忽聞城中。鼓角喧天。人喊馬嘶。遠遠火光照耀。上徹半天。梁森等大驚。只當是官軍突到。黃夜攻城。忙忙各持刀棍。先囑咐馮氏等。不必驚惶。便趑向村外高阜。向府城方向一望。只見火燎平鋪。如數十道火龍一般。夾着人馬奔騰。音如殷雷。一逕的向西南方向。直捲將去。不多時。喧

聲漸微。火光如星。直至不見。再望城中。似稍有餘火騰灼。人聲喧雜了一陣子。也便稍靜。這當兒。四外村落。狗吠如潮。但是蚤夜間。誰人敢出。梁森等呆望一回。只得趑轉。且俟天明。去探消息。次日梁森絕早起來。方要合明山匆匆進城。恰好本村中。有兩個在城作事的朋友。因困居日久。連夜混出城來。探望家下。大家圍住他。一問昨夜的情形。果然是四眼狗。因手下人失頭的太多咧。又聞得李續賓提兵將到。所以蚤夜竄去。刻下城中。正亂得一團糟。暫由府學老師。並當地紳商。維持一切。還有那縣幕張繼善。也幫同辦理善後。（爲繼善服官山東伏脉）聽說今天。李續賓官兵便到。由此追賊哩。看光景。城內安靜了。還須三五日後。新官一到。就有些頭緒咧。大家聽了。知舊縣官業已殉難。都爲歎息。又想起那位現世報表老爺來。又是痛快。梁森忙問道。您可知那位道濟和尚。怎麼樣咧。那朋友道。說起他。又是椿異事。他那囚繫之所。本離府衙不遠。四

眼狗佔住的。便是府衙。當四眼狗臨行之時。便下令縱火。先焚毀府衙。然後再燒全城。不想他在府衙前指揮賊衆之間。說也奇怪。登時由道濟囚繫之所。飛出一道奇光。四眼狗一見。抱頭便跑。兔子似的率衆出城。因此全城沒被燒掉。當時城中人有目共覩。那股奇光。確是由道濟囚繫之所飛出。但是一問道濟。他却茫然不知。如今道濟好端端。回向廣慧寺去咧。大家聽了。無不稱異。當時梁森商量一回。索性俟城中稍靜。分頭安置下馮氏等。然後回城。過得四日後。李續賓的大兵。次第過盡。那新縣官的安民告示。也便貼布出來。這常州府地面。還駐有糧道官兒。當四眼狗陷城之時。府官兒是溜之大吉。糧道官兒。本也想跑掉。無奈他錢多爲累。並且房下小婆子們也不少。假如他生在現下時代。有的是外國銀行。有的是外國租界。着了緊迸子。自然是窖金有方。藏嬌有地。無奈那時光是不成功的。當時那糧道官兒。看着一大堆黃寶白寶。是提不

動拿不動。對着一大羣紅姨綠姨。是背不得。抱不得。正急得撓頭搯屁股之間。唵一聲。賊衆已到。糧道官兒想了想。這時光惟有強作忠臣。還便宜些兒。於是咬咬牙關。竟罵賊而死。當時武進縣貼出安民布告之後。過了兩天。新府尊合糧道。也便匆匆抵任。此時城中。總算大定。鄔梁兩人。這纔分送馮氏等。各回家。然後謝過周婆子。匆匆進城。不提周婆子。暗地裏挾取了些明山的錢鈔。自警蹙嚴並馮氏等。回到家中。料理一切。自有一番感歎情形。且說梁森等急忙奔赴府城。一入關廂的長街。早望見兵燹後蕭疎光景。兩人各掛念家中。直了脚。一路飛跑。不多時已抵城下。兩人抬頭一望。不由啊呀一聲。險些栽倒。正是。

驚心兵燹方新定。觸目囚頭竟故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張布告禁止武社 矜意氣角逐拳場

且說梁森等跑至城門。猛一抬頭。梁森方倒抽一口涼氣。明山不由失聲道。啊呀。一聲未盡。早趲過兩個官役。手提鞭索。瞪起牛卵似的眼睛。喝道。你兩人不好好走路。却端相囚頭。大驚小怪的喊甚麼。須知官中正在訪查死囚的羽黨。梁森忙道。俺兩人是避亂下鄉。如今才回來。頭翁莫怪。說罷。從容趲進。就見城門洞內。貼着一張布告道。

爲匪徒通賊。宣布罪狀。並解散本縣各武社事。照得本城匪徒。于源。項政。國兩名。平日託身武社。濫交匪類。當髮逆陷城之時。擅敢爲賊內應。並導賊肆毒。現已查有實據。立正典刑。合懸首示衆。俾昭炯戒。所有各武社場所。一律封禁。如有擅自結合者。從嚴捕懲。決不寬貸。切切此佈。實貼某某處。

當時梁森等看罷。好不暗暗太息。只得互相望了望。低頭而過。原來那城門上。

掛着兩具木籠。內中盛着血淋淋的兩顆首級。就是于源項政國。這兩人在武社中。合梁鄔兩人。都狠熟稔的。如今忽見兩人。竟自被戮。雖不曉得是否情真罪當。然而心頭未免十分感憤。當時却不暇談論。一氣兒跑到岔路上。匆匆分手。各轉各家。幸得門庭如故。沒遭搶掠。於是開鎖進門。略爲摒擋。草草宿了一宵。次日。明山跑來。會見梁森。劈頭便道。梁兄你怎麼樣。睡着來麼。俺却一夜也沒合眼。略一朦朧。就像城門上那兩個腦袋。冲着俺眦牙兒。梁森歎道。誰說不是呢。俺只略爲盹睡。想起于項兩人來。再也睡不着咧。就于源的素行來看。把持官事。動不動便講約人打降。並且他交結的人位雜亂。便是咱們冷眼看來。也有點不彷彿。便是去年東鄉大盜王三黑被捉入獄時。你忘了于源。沒精打彩的好幾天。又常尋獄卒們。鬼鬼崇崇的說話。後來爲日不久。王三黑在獄中暴病死掉。于源方暫暫似乎心安咧。這其中情節。就未免有可疑處。人憑素行。

他這次被殺。也不敢說是準冤枉哩。明山道是的。于源那一子。往武社中。狠覺自己不錯。整天價。扎煞着胳膊。走見了社中朋友。不是甩大鞋。便是鬧裂拉腔。兒。俺不待去理他。所以不曉得他素行是怎樣。至於這項政國。俺却曉得他有些小過失。就是好色貪花。並且六親不認。他十幾歲上。已經合他族中寡嫂。綽號兒白牡丹的。有一腿子。後來又牽牽連連。將他族中嬌兒。勾搭上了。近兩年。越法鬧得兇。梁兄。你曉得虎振社中。有個何二倂子麼。梁森笑道。何二倂子。是山東人。楞頭青似的。直性不過。人家嘔他頑。索他媳婦子的鞋子。看看大小。他居然沒事人似的。真個偷了來。給大家把玩。他那笑話兒。多咧。俺怎麼不曉得呢。明山撫掌道。對對。便是何二倂子的媳婦。也忽被項政國看到眼裏。於是合何倂子。打近步。拜把子。酒肉吃喝。你兄我弟的。鬧了沒個把月的工夫。何二倂子。一頂綠頭巾。業已戴的穩穩的咧。但是據俺看來。這點子風流小過。何至於

賴兒過鐵呢。(明山劣性。無意中流露於口吻間。正是作者微筆。以後雄據黃崖。煽誘婦女。大逞淫惡。卽是充其劣性之所至耳。)梁森正色道。鄔兄此話。失言之至。古語云。萬惡淫爲首。又云。朋友妻。不可欺。項政國卽此一念。死有餘辜。怎麼說是小過呢。說着一挺腰板。聲色俱厲。明山見他氣得紅蟲一般。因轉口道。那廝真該死。也該罵。(却不道也有些罵着下官一笑。)只是他兩人。這一鬧事。不打緊。將咱縣裏的各處武社。都攪散咧。梁森道。武社裏。本學不出甚麼真本領。以後咱另求門徑。倒也不錯。閒話且丟開。咱且望望道濟去罷。於是兩人趲去。恰值道濟方丈中。有許多本地紳商。都來問慰。正在大家談論那奇光之事。有的說是神佛顯聖。有的說是城中定有異人。還有因賊人退竄時。那奇光從囚所飛出。以後囚所中。或有劍客大俠之類。坐中一位老翁。却笑道。豈有此理。如今那有劍客。或者是囚所中。有甚麼寶劍。如豐城獄底的故事。也未可知。

如那位舊府尊不逃跑時。咱大家倒可以攬掇他。掘掘囚所。以求其異。因他性既不羈。又復好事。刻下這新府尊。是謹慎拘板的性兒。怕他不好事哩。一人道。俺聽說官中行文。捕拿舊府尊。甚是吃緊。其實此人。倒是個敢作事的幹員。就是棄城逃跑。太不堪哩。又一人歎道。他這棄城罪名。却不在小處。他這一路望門投趾。遇着時氣悖晦的人。就許受他牽連哩。（爲下文明山遇舊府官伏脈。而作者筆意。已貫注數卷之後。此等大章法。非尋行數墨者所知。）大家談得起勁。道濟却含笑不語。須臾。大家次第散去。這裏梁森等方致慰問。道濟笑道。同遭亂世。彼此如此。老衲看這干賊衆。只爲蟻螻。鬧過去。也就罷咧。不值提他。因一問梁森等近幾日光景。便大笑道。老衲原說過的。城中災眚。不久便過。無奈居士等不信。徒自擾擾。如今且喜無恙。又可以在此讀書咧。明山忽問道。和尙在囚所時。可曾見那奇光飛出麼。道濟笑道。甚麼奇光。賊退後。俺出囚所。方

聞大家鬪傳此異。老衲却不會見哩。鄔梁聽了。惟有連連稱奇。不由又慨歎回身逢亂世。想立志習學武功之意。一說道濟聽至此。不禁蒼眉軒動。少時却微歎道。居士等讀書求名。只隨流平進。能夠無災無難到公卿。那些不好。何必跂志古劍客。自尋煩惱呢。說罷。目注鍤杖。哈哈大笑。三人又閒談一回。即便各散。從此鄔梁兩人。仍然在寺讀書。却不約而同的尋師訪友。講求武功。官中既禁立社。只好尋精於拳棒朋友。半師半友的指點一二。無非是多學幾路套數。鍊鍊外面上的氣力合形式。過得年餘。居然比在武社中混鬧時。強的多咧。那明山更爲高興。狠以遊俠自命。有時向道濟談到武功。往往眉飛色舞。道濟聽了。只微微含笑。有一日。城中來了個賣藝的拳師。大家鬪傳武功甚好。便有當地少年們不服氣。想拆他的臺。不想一連兩日比賽。倒被拳師打翻了三四個。於是拳師揚揚得意。竟居然開場賭彩。明山聞得此事。怎肯不去張張。便飛也似

了拖梁森。同赴藝場。只見人山人海。十分熱鬧。場中一人。生得長軀偉幹。穿一身武士勁裝。年可三十餘歲。看光景。果然雄壯。正在場中提拳顧盼。大搖大擺。先拿出漂亮步法。走過一場。然後山也似立定。向觀者抱拳微笑道。在下馬金標。河南人氏。憑俺一雙拳頭。闖宕江湖。說着。拖地一躬。道。承諸位厚福。凡俺脚踪所到。倒也不會落在下風。却有一件。這武功一道。無窮無盡。說着。兩拳一擺。拉個姿勢。道。您說能擒南山虎。哈哈。那位就許說咧。俺還能捉北海龍哩。甚麼是實在呢。這就須當面比賽。你來一拳。我來一脚。當場不讓父。舉手不留情。說到此。劈拍拍。一個旋風脚。一翻身段。道。是真金不怕火煉。是真藝不怕人瞧。拳打出去。要有名堂。脚踢出去。須有根柱。內家派。外家派。派派不同。是硬工。是軟工。工工各異。七十二般小變局。三十六路大排場。哈哈。諸位都是明公。在下也不敢聖人門前賣字。說着一整面容。笑吟吟。連連拱手。道。便請諸位隨意下。

場指教一二。那位能打俺一拳。踢俺一脚。俺受教不小。這算是沒有空入寶山。但是在下拳頭。倘有觸犯。沒別的。俺這裏先謝個罪兒。說着一轉身。繞場一揖。這段姿態。好不乾淨俐落。外帶着嘎嘣脆。觀者見了。一陣鼓掌如雷。就這聲裏。早有伺候藝場的夥友。廠披青綢長衫。手內溜着江西柳的便面扇。笑吟吟出場道。在下叫徐大炮。却有一件。俺這炮。一總兒沒響亮過。因爲人家的拳頭利害。不瞞衆位說。俺三天不挨打。便渾不自在。所以俺這大炮。早變作萬人捶咧。衆人聽了。不由都笑。大炮聳肩道。諸位不要見笑。俺雖慣挨捶。却也得了許多便宜。說着一蹀場外一位老翁道。喂。人家那位老頭。說了話咧。道。你旣慣打捶。有甚便宜呢。諸位不曉得。憤打捶的人。造化就大咧。因爲諸位都是福拳壽脚。每位只須串點點福壽氣。到俺身上。俺就受用不盡咧。再者。精金純鋼。總須受過千捶百鍊。在下小名兒。就叫結實。俗語說的好。越打越結實。理衆人聽至此。

哈哈大笑。徐大炮趁勢奉揖道。說是說。笑是笑。方纔俺那位朋友（指拳師）既已交代了過場。那位不吝賜教。便請下場打個哈哈兒（湊趣之意）。薄彩小意。思買飯不飽。吃酒不醉。說着。拉起腔調道。一言未盡。替俺挨捶的朋友。上場來也。說罷。撒身退步。那拳師另用一個鶯梭穿柳式。一斜身。躍落當場。兩手一搭。作個發拳式。丁字步一跼。好不飛揚得意。（江湖賣藝。一套溜口說白。寫來抑揚盡致。口吻情態。栩栩如生。不知作者於何處得來。信乎文人筆下。包羅萬有。誠社會之攝影機也。）明山見狀。正在暗暗好笑。便見一個少年。喝一聲。盛氣而進。那拳師從容應敵。只三晃兩晃。趁少年一拳打空。拳師笑一聲。用個順手牽羊式。帶住少年手腕。只一拉。那少年登時仆地。羞愧而退。拳師大笑之間。又有個黑糝糝大漢。喝一聲。擺拳而進。那一路開門炮。頗頗兇實。這次拳師只用小巧綿軟的工夫。徐與委蛇。待至大漢銳氣少挫。他方放開手脚。須臾大漢不

支當卽退下。觀者見了。不禁紛紛稱讚。那拳師越法得意。一張酒糟疙疸的赤紅臉。早已一顆顆亮晶晶的氣蛤蟆一般。於是明山一拉梁森道。梁兄何妨下場頑頑呢。梁森方在沉吟。忽見觀者。唳刺一閃。便聞場外有人罵道。甚麼烏拳師。這般張致。待老娘賞他一頓拳頭。再講聲盡處。颼一聲跳進一人。不容分說。便如餓虎撲食。直搶過去。那拳師喝聲來得好。閃過撲勢。卽便交手。兩人這一路騰躍馳逐。拳腳交加。頃刻打了個烟塵抖亂。須臾扭作一團。背脊頂靠。各逞拿法解數。這種打法。在拳術中。名爲大交手。須得眼明手快。脚下有根。並深明取法解法。因爲兩人互相推扭戳點。一動手一邁脚之間。都是專取敵人的要害。當時兩人俯仰頡頑。十分有趣。觀者但見兩人姿勢。曲盡離合迎拒之妙。那知暗地裏笑煞了個鄒明山。原來下場比藝的。是個三十來的精壯婆娘。生得五短身裁。一張苦瓜臉。黑而且紫。掃帚眉。大眼環。鼻如秤錘。嘴賽血盆。穿一衫。

短袖藍布衫。露着泥藕似兩條胖膊。因爲束腰太緊。將衫兒箍貼在胸。鼓蓬蓬兩個乳峯。便如兩個倒垂東瓜。再望到脚下。却是尖瘦瘦一對金蓮。明山認得他是常州有名的女鹽梟段阿娃。手下聚積着百餘梟匪。在南鄉一帶河路中。公然賣鹽。自稱段太太。便是官中都奈何他不得。因爲他既兇橫。又頗能意氣聯絡。有一次鹽捕營的卡卒。捉了他手下的鹽船。段阿娃不哼不哈。却暗地裏指揮黨羽。準備停當。就卡卒放哨。正走到一片荒港之間。一聲呼嘯。由叢葦中沖出一隻梟船。十餘梟徒。不容分說。架了那卡卒。並手下所帶的三五人。上船便走。須臾。抵一荒岸。四無人烟。那卡卒偷眼望去。早見岸上還有十餘梟徒。一個個手提長刀。地下十餘方絕好的大油布。業已鋪設停當。卡卒等一見兩條腿便如鬥敗的公鷄。上下齒。真是提對兒廝打。一個整顛。早已癱作一堆兒。原來鹽梟捉着鹽捕。動不動。便講打包兒。怎麼叫打包兒呢。便是將人肢解數段。

用油布一裹。大家分携起來。隨路丟掉。當時那卡卒被梟徒等架登岸上。吭哧聲被摔在地。岸上梟徒。噲浪聲。一擺長刀。便要動手。劈頭一把。先將某卡卒揪牢。某卡卒面對鋼鋒。只管倒噎涼氣的當兒。忽聞老遠的有人笑道。弟兄們。且慢動手。老娘心慈面軟。就見不的這個。說罷。蹇來一人。正是段阿娃。某卡卒一見。恨不得生出兩張口來。央告一陣。叩頭如搗蒜。阿娃笑道。朋友不必如此。你等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咱們彼此並沒仇恨。若說起公正理來。連你們那鹽務官長。都該殺掉。他們成千累萬的侵蝕鹽課。這不爲私。俺們販鹽將本求利的營業。倒叫作私販。這是甚麼道理呢。但是這片理。你也不懂得。俺今天好意放過你。下次如再被俺捉住。只好請你們穿穿油布咧。某卡卒這時。惟有連連叩首。鼠竄而去。從此鹽捕們。大家相戒。再也不敢撩撥這支母大虎咧。當時明山見是段阿娃。高興下場。不由暗替那拳師。暗暗叫苦。原來阿娃合人厮打。

慣用一手毒着兒。其名叫作拔老根。便是手搏到吃緊的當兒。冷不防兜檔一把。捉住人家那話兒。儘力子一搯。便是金剛似的漢子。無不應手而倒。據阿娃向人說。凡手到處。只要覺着有條肉淹淹的物件。那粗細長短。倒無關緊要。那算是自己贏定咧。就怕是一手探去。敵人襠中。光溜溜如女人一般。這便須非輸不可。因為敵人能運氣縮陽。早已有了準備之故。因此大家給他起個綽號兒。呼爲摸卵娘娘。當時明山。正要去肘梁森。使他注目。便見阿娃合那拳師。狠搏良久。忽的一躡身。跳出圈子。只脚下略爲後退。忽的仰面栽到。拳師大擡步趕去。方要提拳下搵。這時衆觀者。大概都曉得阿娃那一招兒。眼睜睜看到分際上。方一個連環大彩喝上去。便見阿娃用一個鯉魚打挺式。跳起來。先向拳師兜檔一把。不想那拳師身法矯捷。略一退步。順手一把。撈住阿娃手腕。向懷裏一帶。又復往外猛一搯。阿娃退了數步。登時脊梁着地。兩脚朝天。急忙掙掙

之間。拳師業已飛步趕到。這次阿娃不暇躍起。趁勢一滾。恰好滾入拳師胯下。說時遲。那時快。那拳師連忙高躍的當兒。阿娃一足踹去。不偏不倚。正踹在拳師屁股上。噗味向前一栽。也鬧了個狗吃屎。於是觀者哈哈大笑。兩人爬起來。氣吼吼各稱自己得勝。那陪場的夥友。便笑道。你兩家不須爭競。今番廝併。分不出勝負。這叫作打不成相識。又叫作打是稀罕。罵是愛。丈母娘稀罕（卽愛之意）。拿脚踹哩。一言未盡。阿娃大罵道。放你娘的屁。俺倒是你們的祖奶奶哩。那夥友自知說溜了嘴。急忙笑哈哈連連奉揖。不想這一來。倒招起明山的火性兒。因喝道。江湖朋友們。應當自尊自重。如何竟要起輕薄舌頭。勝負倒是小事。但是情理上。可說的去。說着一甩廠衣。拋給梁森。拍的聲單足一跺。早已跳到當場。那拳師猛見這個精悍少年。正在有些胆怯。只見那夥友忙向少年陪笑道。對不住。今天敵友。連敗了兩位。未免氣力不加。您老高興比試。且俟

明天吧。明山聽了。如何肯依。觀者也都不平。道。方纔段娘子。栽了一交。你那夥友。指拳師也鬧了個跟頭。人家如何便算敗呢。那拳師沒法兒。只得命夥友退後。向明山一拱手。即便各放門戶。登時打在一處。要說明山本領。不過合拳師不相上下。但是拳師力敵兩人之後。未免氣力不佳。於是明山放出全副精神。一步緊一步。苦苦一逼。頃刻間繞場數週。衆觀者忽的拍手道。倒也倒也。一聲未盡。只聽撲通一聲。兩人中倒了一個。正是。

勝數自須歸後起。淺人於此已矜能。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假說劍設局攬金 真反目避喧訪友

且說那拳師被明山逼緊。不由火氣騰騰。恰好明山一足蹙來。拳師急閃之間。脚下略慢。明山趁勢換步。一旋身。便是個鴛鴦連環脚。平掃過去。只聽撲通一

聲那拳師一交栽倒爬起來一言不發。羞慚滿面便如數置下輪彩。合那夥友匆匆而去。這時明山好不得意。揣起彩金。方向觀者顧盼自雄。只見人叢中一人由鼻孔裏。吭味一笑。微語道。這兩個外行家。倒也打的煞是有趣。明山一望却是個四十多歲遊學模樣的人。禿着頭兒。只穿一件寬博長衫。生得乾乾瘦瘦。還帶些酸溜溜的神氣。正望看自己顛頭播腦。頗露輕藐之意。明山不悅道。足下既敢大言說俺等是甚麼外行家。請問這內行家。都是甚麼本領。足下必然蘊抱非常。可能見示一二麼。不然空口白說。你倒有一副憨厚面皮。正說着。恰值道濟徐徐趲來。炯炯老眼。一打量那人。便笑向明山道。鄔居士。既已取勝。還不合梁居士去麼。老衲這就回寺。咱們一同去吧。明山道。和尚且少待。俺倒要請教這位。甚麼是內功。這時梁森也要看個究竟。便拖住道濟少待。只見那人笑向明山點頭道。你老兄如此虛心。不恥下問。倒也難得。但內行家工夫本

領神妙莫測。一二語之間。如何說得盡。今咱們萍水相逢。俺豈能輕洩妙道。明山大笑道。怎麼樣。足下既各於賜教。可見是徒作大言。並無真能咧。那人正色道。豈有此理。老兄既是見誚俺。便略試罡氣淺功。博大家一笑何如。說着一望場角。恰好有兩塊長方粗石。他便跑到石塊跟前。脫去長衫。露着雞架裝似的。一身骨架。提起一塊石頭。向明山道。老兄看此石塊。也就堅硬到家咧。俺一運罡氣。能令他碎如齏粉。一言方盡。不但明山駭然。便連觀者也都一齊注目。便見那人。丟下石頭。在場中掉臂大步。似乎是暗運氣功。須臾繞場兩週。說也奇怪。真個見他右脅下。便如起了老鼠疙疸一般。碟礪之中。粗筋暴露。不多時。轉復平滑。只是那片肉色。却青白異常。有異他處。明山便顧梁森。正在十分駭歎。忽見那人突然上步。由地下提起石塊。置入右脅。只集氣一喊。單臂攢力一夾。衆觀者齊聲喝采的當兒。那人右臂一揚。但見石屑紛紛。便如飛塵颺雪。明山

大悅道。妙妙。這纔是真本領哩。說罷拱手趨進。連稱佩服。那人從容穿衣。甚是得意。却慨然長歎道。俺自遊行以來。每恨知音難遇。今見你老兒能垂青目。也可稍慰鄙懷了。明山聽了。連忙展問。邦族。那人未及答語。道濟却微笑道。鄔居士還不去麼。那麼老衲要先行一步了。說罷。拖了梁森。笑吟吟一逕回寺。道方纔那人竟將鄔居士給魔住咧。倒也好笑得緊。梁森道。你看他竟能將石塊夾碎。也許有些道理。道濟只是微笑。因隨口道。昨日梁居士不是說的太湖洞庭山中。訪甚麼陳武師去麼。今日他倒有暇。去合人較藝。梁森笑道。依他的意思。立刻學的無所不通。纔好呢。所以一聽人說陳武師是個武功老行家。便登時想去尋訪。但是依俺看來。人想學武功。或遇明師指點。或得異書真傳。這其間。準關乎福命合機會。恐不是一時忙得來的。道濟點頭道。居士此話。大有見解。天下事欲速則不達。此是一定之理。（微逗下文有匣劍帷燈之妙。不提這裏。

道濟等閒閒談論。且說明山一火心價向那人展問邦族。那人笑道。此間非談
敘之所。敝寓不遠。便請見顧何如。山大悅。急忙跟他移步。那人步履間十分
伶俐。一面引路。一面笑道。今日與鄔兄邂逅相遇。也是一段緣法。看來吾道或
能不孤也。未可知。(漸漸來了)明山驚道。足下怎知俺姓氏呢。那人笑道。鄔兄
意氣男子。聲名藉藉。俺雖是遠方遊士。却也久仰大名哩。明山聽了。連忙愧謝。
不多時。穿街越巷。經過一片槐柳闊地。四外一望。都是菜圃竹林。莎徑縱橫。顯
有村落風景。靠北面雉堞透迤。映帶如畫。忽聞清磬一聲。冷然飄落。明山尋聲
望去。却見西北偏竹樹深處。隱露一角剝落紅牆。徐聞犬吠。有氣沒力的叫了
兩下子。那人笑道。想是憨和尚。又去化齋去咧。俺兩人落落拓拓。倒也狠對脾
氣。明山抬頭細辨方向。忽恍然道。不錯的那角廟壇。便是慧泉庵。那所在冷落
荒僻。又搭着憨和尚。鹿豕莫非足下。竟寓在那裏麼。那所在只宜修行。咱

們住在那裏。却不便當。那人大笑道。俺遊涉江湖。隨緣託迹。比方外修行之人。也差不許多。說着。愀然道。只是生平恩仇。未能釋然。就此一端看來。却不如愁和尚。大得自在哩。（好做作。宜明山之入其玄中也。）明山聽了。越法惘然莫測。只暗喜得遇異人。須臾穿過一處小橋。從竹樹斜徑中。直赴廟牆。原來靠城根。樣慧泉庵。冷落異常。只有了愁和尚。燒香撥火。既無廟產。又没人到冷廟裏去。燒香佈施。不必提。便連個香錢也沒得。愁和尚雖欲忍飢。無如肚皮不答應。所以只得沿門托鉢。明山還是四五年前。偶合朋友們散步到庵小憩。所以至今還記得。當時兩人。暫近紅牆。方轉向庵門。便見有隻長毛瘦狗。一逕的搖頭晃尾奔來。向那人擾躡亂撲。又將瘦爪據地。冷不防。回頭前跑。彷彿刻下的人。竟講歡迎一般。明山方望得好笑。只聽牆缺處。哈哈一笑。登時由牆內跳出個頑皮兒童。猛見明山。不由將二拇指頭。伸入口中。光着眼呆望。那人笑道。怪不得。

哩。慙師父既去化齋。庵內磬兒還只管響。原來是你這猴兒作怪。如今煩你與俺泡壺茶來如何。那頑童聽了只是呆笑。明山隨口道：這是貴价麼？那人歎道：說起這孩子來。也是個孽障。他父母都被仇家殺害。是俺路見不平。略施小技。將他救出。便胡亂跟俺遊行。只是頑皮得緊。明山聽了。不由又意氣勃勃。稱贊一陣。於是三個人暫近庵門。明山一看。庵門反鎖。方沒作理會處。只見那人引手一推。壞鎖脫落。原來是隻沒簧的空壳鎖。明山望得好笑。那人道：俺所住處。不怕他歹人來窺。因指那頑童道：便是他。也能料理歹人哩。明山聽了。越法駭然。便登時覺那童子精神有異（一路細寫。都爲下文明山受騙步驟）。於是相讓入廟。明山舉目細看。那廟中青草多深。殿宇頽壞。階前檐際。只那蛛網。鴿糞。便堆得一塌糊塗。此時淡日射到殿壁上。陰沉可怖。忽見榻眼間露一個雪白的。女人臉兒。只管向外瞅。明山嚇了一跳。仔細一望。却是龍女偶像。只賸了前

半片。靠在榻扇上。及至進殿。越法狼藉不堪。大士像早已沒得。蓮座猶存。却連寶瓶都成了柴廚。四壁上被兒童們用殘煤斷炭畫得奇奇怪怪。或作粗梗梗的花草禽獸。或畫鬼怪。西北蛤刺上。竟畫了一齣春宮兒。並一齣武松殺嫂。明山一路張望。隨口道。俺幾年不到此庵。不想敗落如此。難爲足下。屈居在這裏。那人笑道。俺這冷峭性兒。在此住。倒也相宜。說着。引明山直入後院。松竹陰森。比前院整潔許多。從東偏穿過一個角門。却是一所寬敞院落。坐北向南。不草室三楹。十分寬綽。原來這院落。是慧泉寺興旺時的柴糧房兒。當時賓主入室。便就明間。相與落坐。那頑童不待吩咐。便去泡茶。這裏明山見室中空落落。更無長物。偷眼看東裏間。只有襪被長劍。並一具很大的革囊。這外間北壁上。却掛着一幅五岳尋仙圖。兩旁配一付對聯。字勢飛動。頗有奇佩之氣。其詞爲。

千尋劍氣埋塵海。一杵霜鐘醒世緣。

後面落款。却是渤海十一子五字。明山看罷。這番光景。一百個料定那人。準是風塵大俠。於是肅然起敬。重問邦族。那人慨然道。吾逃名已久。且有未了大事。殊不欲令人知吾名字。今承下問。鄔兄但稱吾爲老董就是咧。吾世居山東青州。少慕劍術。藝成以來。遊迹幾半天下。說着長歎道。吾所以苦心學藝之故。却因遭家多難。致有血仇。此中委曲。却不便說與鄔兄。吾以遊行爲名。實際上却暗值吾仇。所以托迹之區。不逾旬月。便當他去。今來此地。不久又當遠逝了。風塵半生。仇頭未得。說來也就可愧的狠。明山聽了。好不驚異。狠不得一口問出他劍術武功之祕。正在沉吟想張口。只見那頑童烹上茶來。老董舉杯讓客。道俺前些日。從武夷山中來。隨便携得少許茶團。且喜此間泉味不惡。便請一試。旗槍風味如何。明山謝一聲。引茶細品。果然香冽沁齒。這時老董命頑童取過革囊。隨手掏了一錠銀。就有四五兩重。揣起來。笑向明山道。既遇佳客。便須痛

飲咱且就市上沽飲一回吧。明山忙遜道：「豈有此理！俺還未盡東道之誼，如何還破費董兄？」老董聽了，大笑而起，將革囊遞給頑童，拖了明山，便走。明山身不由己，踉踉的道：「董兄請放手，俺去就是。」兩人逡巡出庵。老董吩咐頑童道：「少時，愁師父趕回，你莫合他廝打摔交。俺去去就回。」那頑童應諾之間，兩人已拔步便走。須臾，過得槐柳空地，直奔鬧市。明山有了一肚子的話，想立刻請教武功，無奈熱鬧街坊上，不便張口。兩人正走間，只見一騎駿馬，潑刺刺的從對面跑來。上面一個漂亮少年，結束勁健，衣冠闊綽，顧盼間英氣勃勃。一見老董，趕忙放住馬，甩鐙離鞍，恭敬向道旁隨手一躑。那老董只用眼角一瞟，昂然而過。明山心頭又悶了個疙疸，却也不便過問。須臾，行抵一處大酒肆，兩人進去，揀座坐定。酒保笑吟吟跑過來，問了酒菜，喚將下去。兩人閒談數語，明山細瞧肆中坐客如雲，一面飲酒，一面高談闊論，也有談公門中事的，也有談貿易行情

還有一千少年朋友正在講論那賭彩的拳師並段阿娃。一人笑道：「今天段阿娃却稱不起摸那娘呢。莫非那拳師會些縮陽的內功麼？一個拱肩縮背的長條子便笑道：『你曉得講甚麼內功？這事須請教我纔是。俺自得了王回回的妙法兒，真能提氣咧。你不信，咱當面試驗。』俺那話兒能咪溜聲吸一杯老白干（燒酒名）哩。正說着，恰好一人敬到一杯酒道：『老兄就吸這杯吧。』衆人大笑。這下子可把人罵苦咧。大家喧譁之間，明山趁勢道：『請問董兄武功中怎的是內功？可好見教梗概麼？』老董低笑道：『那干人都是胡說。你理他作甚？』明山不敢再問。不多時酒保端上酒菜飯食，真是山珍海錯十分豐腴。明山愧謝道：『董兄如此盛設，越法使人不安咧。俺斗胆冒言，您一個遊行旅客，盤費無多，還該節省纔是。』老董微笑道：『俺囊中酒錢，只愁花不盡的。區區飲食之奉，算得甚麼？』於是舉酒相勸，恣意大嚼。明山此時只管心頭怙悒，那老董却狼吞虎咽，飲啖甚

豪須臾酒罷。老董取那銀錠。拋給酒保。算了算。只賸得四五錢銀子。便賞與酒保。入就後廳。雅坐上。品茗歇坐。明山得此機會。又要致問。忽聽肆門外馬蹄隆隆。及門而止。須臾一個彪形大漢。遍體行裝。頭戴捲簷毡笠。足踹黃革靴。手提馬鞭。挾了一隻粗布口袋。直入後廳。見了老董。規矩矩一跼道。小人家主。知董爺路過此間。特命小人。賚送四百金。以資旅費。說能從袋中一封封掏出。八大包。置在案上。老董皺眉道。你主人也特煞客氣。這倒給俺添累贅。俺刻下沒得用項。倒是煩你帶回六封兒去。與俺吩咐你主人。瞅空兒將此項周濟了張節婦婆媳吧。說罷。取過兩封兒。隨手打開一封。抓了一把碎銀兩。賞給大漢。那大漢謝過賞。將那六封兒裝入布袋。方要退出。老董喚住道。俺不久便離此地。叫你家主人不必來見俺。咧。大漢聽了。唯唯退出。少時鑾鈴響動。似乎飛馳而去。這一來。望得明山呆了半晌。忍不住問道。方纔這大漢是你朋友的僕人麼。

便是那會子。見你下馬的那少年。也好個氣度。那又是何人呢。老董笑道。那後生是俺門下的晚輩。方纔這大漢。是俺朋友遣來。俺同人一十三位。遊行海內。踪跡各異。無非剷除些人間不平事兒。這本是我輩劍客分所應爲。不足爲異。俺那朋友。位居第五。恰值他在蘇州地面。勾當些沒要緊的事。所以給俺送此旅費。其實到處都有不義之財。憑俺取用。哩說罷。哈哈大笑。明山望望。日色業已西矮。便趁勢站起。道。此間距敝舍不遠。便請辱臨。暢聆教益。老董笑道。鄔兄不棄。何妨。仍到庵中快談。容明日奉謁。何如。說着。合明山攜手。蹺出肆。一逕回庵。業已天色將晚。兩人入去。却見那頑童。正合愁和尚在廊房中。都睡得沉雷滾滾。老董提着耳朵。將頑童揪將起來。道。你這等發癩性。幾時學藝得成。快去烹茶伺候。那頑童揉揉睡眼。望望明山。却笑道。你這客人。倒不客氣。怎麼吃飽喝足了。又蹺來咧。老董笑喝道。胡說。少時俺驗你功課。若被客人見笑時。等俺

揭掉你的皮。頑童聽了。跳躍而去。這裏老董也不驚動。愁和尚便引明山。仍入跨院草室中。彼此落坐。閒談數語。這時微月已升。空庭虛朗。不多時。頑童獻上新茗。明山酒後吻燥。一甌入肚。真覺風生兩腋。這時明山坐對異人。便恍如身入異境。不由暗自僥倖道。俺無端遇此異人。定要求些武功真傳。切不可叫梁森曉得方好。（卽此忤念。便該受騙。以後明山劣性。愈趨愈下矣。）想至此。便向老董敬叩武功之秘。這次老董却按膝雄談。大放厥詞。只見他滔滔汨汨。先論一回內家外家的派別源流。又講一回內功外功。致力下手的次序。然後大講運用罡氣。直歸到劍氣合一。仙俠同途上。真是源源本本。說了個天花亂墜。聽得個明山。驚服無地。只有頑石點頭。不待老董詞畢。早已拜服在地。便請受業。老董趕忙扶起道。鄔兄虛心如此。好生可敬。內功之要。全在運用罡氣。但是運氣一層。甚是微妙。其呼吸流行。並由淺而深的層次度數。這還是粗淺的工夫。

至於至道之妙。自有靈樞。得其真訣。可以言下大悟。劍術之成。端必由此。不然。費盡功力。至於窮老盡氣。也是沒賬哩。明山聽了。立叩真訣。老董却笑而不語。這時一片月華。十分皎潔。老董道。郎兄立志甚高。也就難得。然而刻下。尙非其時。今良宵無以娛客。且叫頑童。作回躍劍之戲。何如。說罷。微叩板壁。那頑童應聲跑來。業已結束得伶伶俐俐。絕無頑態。老董喝道。今嘉客在座。快些獻汝躍劍之戲。那頑童一聲噉應。便由革囊中。掏出五把匕首。寬如蒲葉。長可尺餘。明熒熒一團寒氣。射人毛髮。老董攜了明山。徐步下階。集氣長嘯。聲震林木。便覺颼颼颼寒光亂颼。那頑童已直趨當場。兩隻手略略一揚。五把匕首。便如流星趕月。亂泉噴珠。刷刷刷。直上半天。嗤嗤嗤。頃刻天矯而下。說也奇怪。但見那頑童不慌不忙。兩隻手紛紜遞接。旋接旋擲。疾於風雨。遠望去。奇光閃閃。便如狐仙鍊丹一般。少時。那頑童距踊作態。因七首起落之勢。放出許多的身段。解數。

望得明山。簡直的眼花撩亂。正這當兒。老董大喝一聲。那頑童應聲連翻筋斗。再看那五把七首。業已如五星連珠。都同時插在地下。明山望至此。惟有一詞莫贊。極口稱歎。老董笑道。兒輩所能。只好藝場裏去混飯吃。（謙語却是實話。）因叱退頑童。仍合明山入室。暢談良久。越法都是混潑幻怪之論。明山料一時難得要領。也便站起告辭。那老董也不挽留。直送過小橋。方拱手而回。次日明山深思昨夜之異。正在怙懣。恰好老董前來回拜。明山大喜。便堅意挽留。置酒款待。話休煩絮。從此兩人。日相過從。十分投機。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梁森連日價不見明山。便信步去訪他兩次。只是不遇。問起明山那僕人。僕人始而含糊相對。繼而却皺眉道。俺主人近來。被一個江湖遊士。叫甚麼老董的。給迷住咧。整天價在他寓處。也不曉得幹甚麼勾當。有時半夜裏跑回來。還自家在院中使脚掄拳。或在屋中。老和尚似的打坐。俺偶去窺探。他便嗔喝。近兩天。越法離

奇。往往獨坐發笑。連連點頭。梁爺你是曉得的。俺主人既不荒唐。又無債累。昨天忽然風風火火。刻不能待的命。俺將西鄉裏一片水田售掉。得了一千二百多銀子。便連夜價命。俺送到老董寓處。說是有要緊的用項。梁森驚道。這好多銀子。送到個陌生的遊士寓內。靠的住麼。僕人道。對呀。梁爺此話明鑒。誰不是這般想呢。當時俺略一致問。此款何用。並囑俺主人。不可造次送去。梁爺你猜怎麼着。俺主人登時大怒。便像俺要破壞他天大的好事一般。立押着命。俺送去。梁森沉吟道。這也怪咧。他這些日。沒念誦俺麼。他有甚麼話。都不瞞俺的。(反振文勢)僕人笑道。梁爺莫怪。惟有這件事。俺主人千叮嚀萬囑咐。不許說與梁爺哩。所以那老董寓處。俺竟不便說與梁爺。梁森聽罷。甚是狐疑。也不便追問老董寓處。却料那老董。就是那天夾碎石塊的人。當時沉吟一回。向僕人道。你主人再來家時。你可悄悄去知會俺。等俺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說罷一

逕。逕。轉。次。日。午。後。終。究。放。心。不。下。便。由。寺。中。慢。步。出。來。想。再。去。過。訪。明。山。剛。轉。入。一。條。長。街。口。只。見。明。山。的。僕。人。急。匆。匆。由。一。家。藥。店。內。趲。出。手。拎。藥。包。兒。一。見。梁。森。忙。喚。道。梁。爺。來。得。正。好。快。瞧。瞧。俺。主。人。去。吧。簡。直。的。說。不。得。咧。說。着。跑。到。跟。前。略。談。數。語。梁。森。且。驚。且。笑。又。頓。足。道。看。起。來。也。是。你。主。人。該。破。財。他。一。向。有。事。不。瞞。俺。這。次。却。瞞。得。俺。鐵。桶。相。似。不。然。大。家。心。眼。多。總。不。致。挨。騙。哩。說。着。合。那。僕。人。直。抵。明。山。家。一。看。明。山。正。在。呻。吟。委。頓。嘔。吐。狼。藉。見。了。梁。森。只。好。拍。手。乾。笑。便。一。面。命。僕。人。趕。快。煎。藥。一。而。連。聲。恨。恨。說。出。一。席。話。來。原。來。人。情。鬼。蜮。不。可。究。詰。江。湖。騙。子。們。專。能。投。人。所。好。施。其。技。倆。這。個。老。董。是。蘇。浙。一。帶。的。著。名。神。騙。手。下。黨。羽。狠。多。凡。到。一。處。他。的。黨。羽。必。暗。含。着。散。佈。各。處。供。他。指。揮。他。何。曾。真。懂。內。功。不。過。專。鍊。了。一。種。聚。氣。的。小。法。兒。借。夾。碎。石。塊。爲。由。到。處。裏。眩。動。人。的。耳。目。你。只。要。合。他。一。接。近。他。便。能。隨。人。所。欲。施。其。手。段。譬。如。你。害。

財迷。他就侈談爐火黃白之術。你犯色迷。他就能言容成素女之方。你好酒。他便從酒字上想法兒。你好意氣。談武功。他便居然是黃衫崑崙一流人了。看官請想。世界上人。大概跳不出酒色財氣四個圈兒。他又故意價離離奇奇。作出些異人的態度。因此所到之處。甚是得手。明山所見的馬上少年。並大漢送金頑童躍劍。一概是老董指揮黨羽。弄的鬼八卦兒。當時明山合老董款洽多日。既已入其玄中。老董趁明山力叩內功運用罡氣之術。便正色道。此等大法。詎可輕傳。稍一褻慢。天譴立至。然而端謹純正。如鄔兄。却頗合劍客之材。今咱們萍水相逢。總算有緣。吾當擺壇焚黃。先將鄔兄姓字。並求學的志願。上告吾師。然後方能親傳口訣。此是絕大事業。不能不鄭重其事。饒是如此。還有一件很危險處。就是親傳口訣時。洩玄機之妙用。招鬼神之見嫉。若無術以鎮之。便有野魔來犯。能令受口訣者。登時神癡癩癩終身。（明明搗鬼。而明山偏入玄中。

可見人蔽於所欲。能令智昏。古來似此者甚多。可勝浩歎。明山驚喜道。原來口訣。這等的關係重大。老董道。可知重大哩。你想劍術一成。鬼伏神欽。大用之。興王定霸。小用之。除暴安良。你想是多麼大的英雄事業呀。吹得好大老牛。明山一聽。真是笑鬢重重。展心花朵朵開。不由撲翻身便拜道。那麼董兄定知鎮壓之術。快請見示。準備擺壇如何。老董笑着扶起道。梁兄好學如此。俺也不能終秘了。鎮壓之術。無非因五行精氣。用生剋制化。來懾制野魔。水火土木四樣兒都好準備。惟有金字這一樣。費些手脚。須用精鍛白銀。千兩以外。愈多愈妙。取其金氣濃厚。方能調劑水火土木之用。五者俱備。其餘壇設。不過是香楮筆墨等物。外備誓酒一樽。郎兄跪壇通願畢。俺焚黃化灰。入此酒中。梁兄飲盡此酒。或有暴風遽起。或現鬼神怪物。梁兄此時。却須力持鎮定。只給他個不理會。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那時方能受俺口訣。明山聽罷。不由歡欣鼓舞。便一如

老董吩咐。準備停當。及至擺壇那夜。老董仗劍升壇。一切做作都畢。此時明山跪伏壇下。飲過誓酒。不由心頭亂跳起來。傾傾耳。也沒得風聲。張張眼。也沒得鬼神怪物。但見老董在壇上。瞅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銀兩。笑容可掬。正這當兒。明山忽覺心頭一犯惡。頃刻間天旋地轉。順勢一歪身。橫臥於地。再也轉動不得。眼睜睜見老董一笑下壇。只噉唇微響之間。便見那在酒肆送金的大漢合頑童。雙雙跳入。不容分說。將那壇上銀兩。裝入大革囊中。拔步便走。老董這裏向明山一拱手。道得聲對不住。也便瞥然而逝。好笑明山直臥到天光大亮。方覺酒力稍解。扎掙起來。一個頭暈。又復栽倒。大嘔起來。那憨和尚聞聲跑來。只是發怔。明山情知被騙。便令憨和尚扶他回家。突自委頓不堪。料是酒中下了蒙藥惡物。所以命僕人打藥清解。當時明山說罷。又愧又恨。梁森頓足道。也是湊巧咧。這些日。俺沒見着你。不然。咱大家看那老董的情形。還許不至被騙哩。

明山沒得話說。只好自認晦氣。但是道濟聞得此事。却大笑道。那天老董在藝場中。信口大言。明是江湖一派。豈有真正劍客。那等沒蘊藉的。過得幾天。明山依然到寺。從此常州子弟們。都知明山被騙。引爲笑談。那促狹些的。每逢明山定要內功口訣的胡噪一陣。明山被誚。越法想學超羣的武功。這也不在話下。轉眼間。又是半年有餘。地面上也安定如故。這年春月。梁郎兩人。先後完過婚事。兩對小夫妻。風光美滿。自不消說。只是意珠每見明山。便有些冷冷的面孔。梁森也不理會。一日夫婦。方在燕坐閒談。只聽二門外。明山喚道。梁兄在麼。梁森應諾。就要請明山裏面坐。意珠趕忙搖手。梁森迎將出去。便合明山。直就客室。意珠這裏。一面拈帶凝思。一面傾耳。但聞明山在外面。氣撲撲的講話。少時又道。俺一定躲他些日。就勢訪訪陳武師。那些不好。梁森笑道。夫婦口角。算得甚事。你又顛跑的是甚麼。安知那陳武師。不是虛有其名呢。明山道。你不高興。

去便罷。咱們既有志學武功。難道等人家尋上門麼。我知梁兄捨不得老嫂。就是咧。兩人說笑一回。明山蹙去。須臾梁森進來。笑向意珠道。怪不得你說過明山弟沒準性氣。(從梁森口中補出意珠不滿明山之語。非惟遙映前文。亦見新婚後閨房燕語一段風光。用筆縝密無痕。)果然不錯。如今他合素娟妹。偶然拌了兩句嘴。竟趁勢要赴洞庭山。尋那陳武師。暫躲兩天兒。好好兩口。怎麼又啾唧起來呢。意珠歎道。俺看素娟妹將來免不了受他折磨哩。(微逗下文。)梁森笑道。明山就是個火暴性兒。心裏也沒甚麼。兩口兒吵嘴。不算甚麼。你也未免過慮了。意珠的鼻孔裏一笑。方要啓口。忽的臉兒一紅。使用閒話岔開。這且慢表。看官。你道明山爲何合素娟口角起來。原來明山爲人。性子流動。不過當初未娶素娟。視如珍寶。既至成婚後。過了那陣熱度。也就淡然若忘咧。偏搭着素娟容貌有餘。却是風情不足。少年人閨房情態。本是倒鳳顛鸞。百事有的。

那知素娟只許明山規規矩矩行個周公之禮。若說花樣翻新。以助興致。任明山怎樣溫存。休想他貼然就範。明山沒奈何。想用些陶鎔工夫。便悄悄買了兩冊圖兒。這個圖兒。諸公都知道。作書者所以不明白寫出。給素娟瞧。不想素娟一見這圖兒。幾乎奪去撕掉。因此明山甚是不樂。也是合當有事。一日。素娟偶然出城省母。及至回頭。業已日色平西。方慢步蹇進城。却見自己的僕人。背着褌袋。手提棹棒。急匆匆對面蹇來。一見素娟。便道。主母來得正好。少時到家。就早些掩閉門戶吧。俺今天不能回去咧。素娟道。此時出城作甚。僕人道。便是主人。忽然想起東鄉裏有筆債利。立時命俺去索。這一去。就有四十里路。遠近哩。素娟聽了。也沒在意。那僕人蹇過幾步。却回頭道。今天俺那女孩子。前來看望主人主母。恰值主母沒在家。如今小人家下也是忙的。明天主母就打發他。家去罷。說着。匆匆而去。在僕人沒要緊的兩句話。本是平平無奇。那知素娟一

聽。頃刻芳心一動。原來那僕人有個女兒。名叫領弟。十八九歲。生得妖妖嬈嬈。就是臉膛兒稍爲黑些。窈窕身段。纏得一雙小脚兒。就行動上乍望去。真比素娟還俏俐三分。那女兒十六七歲上。常在明山家幫作針黹。有時節替他老子洒掃院宇。遞茶遞水。暗含着。早被明山鈎搭入港。偏巧那僕人是個酒鬼。只要有酒。一切都不理會。於是明山合領弟爲所欲爲。齊頭一年多光景。那僕人竟茫無所知。及至明山完婚後。領弟越法來得脚步勤咧。起初素娟也沒在意。一日。明山絕早起來。匆匆出房。素娟正在靠後牕妝台前。梳洗曉妝。只聽僕人在前院中。直喊領弟。素娟以爲他還沒起來。便趨向廂室中一望。也不見他。剛回到後牕前。却見領弟紅郁郁的臉兒。揉頭撒脚的從後院倒房中跑出一面整理腰帶。一面嘟噥道。俺方到倒房中。尋尋簸箕。他却這等叫魂。素娟也沒理會。但是領弟忽望見素娟。正臨後牕。不由臉色似乎一怔。隨即回頭望望。嗽了一

聲。便奔前院。這一來。倒招得素娟心下略爲怙愾。但也還沒定想到有詫異事兒。須臾妝罷。正在背牕照鏡。只見鏡中明山忽從側房中逡巡趕出（細密之筆）從此素娟有些瞧科。所以當時素娟一聽領弟到來。頃刻疑心大起。不知不覺。小脚兒跑得飛快。及至到門。不由嬌喘細細。香汗淫淫。便一徑的悄悄蹣進。剛到二門。已聽得一陣嬌聲浪語。由廂房中透將出來。素娟賭氣子偏要覘個究竟。便放輕脚步。就方蹭到廂房牕下。只聽領弟格格的笑道。如今就是這樣吧。倒還舒貼些兒。沒的像方纔似的窮凶極惡。怪不得他（指素娟）不依你哩。便聞明山笑道。他麼。木頭人似的。甚麼意思。素娟至此。業已手顫心搖。便不暇細聽。忙悄悄舐破牕紙。向內一張。只見領弟正合明山俄在一處。素娟見此光景。倒嚇得連忙躡手躡脚的退回二門。愧憤之下。竟不知怎樣纔好。索性兒蹣向門洞。一屁股坐在門檻上。扶首沉吟。直到一頓飯時。却見領弟笑吟吟低

頭蹙出。一面瞧着自己脚尖兒。自語道。俺好好新鞋兒。却沾了些汗手印兒。（暗藏春色）忽抬頭望見素娟。登時嫩臉兒一陣紅雲。忙跑來道。可了不得。娘來家。怎坐在這裏呢。一定是走累咧。說着替素娟提包裹兒。明山在裏面聽得語音。也便跑來。先去關好大門。却向素娟乾笑道。怪不得人不知。鬼不覺。你就進來咧。原來大門開在這裏。素娟耐了性兒。只得趁勢作疲乏之態。扶了領弟進內。但是氣色之間。未免不悅。明山合領弟。心頭有病。便合素娟東扯癩子。西扯猴子的胡亂說笑一陣。便以爲混過去咧。那知晚飯後。素娟却老老實實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漫云妒意傳閨閣。自是良言勸藁砧。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陳武師隱跡洞庭山 來旺兒醉探摩雲吼

上回書交代到素娟。覘破明山私狎領弟。俗語說的好。婦人無妒心。天下稱奇絕。當時素娟自然一百個不舒心。說到這裏。作者頗怪近來文明女子。狠能有不妒之德。丈夫出去應酬。他也自去交際。各人去出風頭。釘個梢兒。他也兜個圈子。吊吊膀子。真是路廣不礙車。水闊不碰船。你幹你的。我幹我的。惟此之故。所以用不着妒字咧。諸公說句公道話。人若娶個媳婦兒。是願意他妒呢。是不願他妒呢。且道當晚素娟待至夜闌人靜之時。便將明山秘事揭穿。趁勢兒婉諫一回。不想明山冷笑一聲。一扭臉兒道。你休拿俺當猥瑣男子。一任老婆當令。不瞞你說。從此後俺的事兒。你倒要少管些纔好。素娟哭道。俺勸你都是好意。男人家立品不端。還說甚麼一生事業啦。並且淫入婦女。也損陰騭。再者。倘若此事張揚起來。你不愧對你好友梁兒麼。明山越怒道。你看梁森好。你當初就該嫁他呀。却又天不與人方便。上年破城時。偏偏俺沒死掉哩。（寫明山純

以小人度人。正是反映其劣性漸著。素娟聽了。氣了個發昏。於是兩口兒。言來語去。越說越岔。這其間早羞煞了個暗中竊聽的領弟。欲待撒潑大鬧。給他個倒打一耙。仔細一想。於自己沒甚益處。欲待隱忍。又委實沒臉子對素娟。於是展轉終夜。好容易等至天亮。竟悄悄溜之大吉。這一來明山越怒。次晨。又合素娟口角幾句。便瞅空兒去訪梁森。以上一段瑣事。便是明山夫婦從此不睦之故。且說明山回家後賭氣子。也不合素娟商量。匆匆結束。帶了些應用銀兩。便搭客船。直赴太湖廳地面的洞庭山。看官須知這太湖在江蘇地面。是屬一無二的名勝之地。那湖方圓有八百里寬廣。洪濤拍天。便如小海。其中有洞庭兩山。東西相向。儼如兩座小島一般。俗呼爲東洞庭西洞庭。東洞庭以幽邃勝。山田高下。菓樹鬱然。山中產一種密橘。土人呼爲洞庭紅。許多山家。除種植外。便闢地藝橘爲業。販消山外。獲利甚厚。每當橘熟時。山中養菓園的人家。便開

幾日菓市。客販如雲。遊人如蟻。山谷喧闐。甚是熱鬧。那西洞庭。却以寬敞勝。土田肥沃。居民都務耕織。鷄犬閒閒。邈然世外。過客經此。皆有世外桃源之歎。因此性耽烟霞泉石的一流人。往往在此卜築隱居。至於湖光山色。那一片天然風景。更是說不盡。像如此勝地。山中居民。應該怡然自得。快活似神仙。咧。那知却又不然。原來這太湖地面。風氣强悍。自古爲盜藪。並水賊出沒之所。當年岳武穆擒水盜楊么。便在此處。因此太湖患盜。歷朝不絕。這當兒江南地面。鹽梟幫匪。甚是兇實。再加着髮逆正熾。各處裏羣盜日滋。所以太湖居人。竟鬧得守望相助。公餘還須枕戈待旦。饒是如此。還時時被盜劫掠。因患盜之故。這東洞庭山中。竟忽然來了位寓居的壯士。這壯士是那個呢。便是鄔明山特特造訪的那陳武師了。原來這東洞庭山人。因備盜之故。便大家仿團練之法。選集精壯。演習拳棒。所請教師。無非是花拳繡腿之流。大家也知不成功。然而一

時間。却沒處去物色能人。一日傍晚。大家在藝場試回拳脚。某教師高起興來。便自家下場。兔起鶻落的打了一陣。方在那裏十分得意。只見人叢背後。有個高聳聳的漢子。年可四十餘歲。生得濃眉大眼。顧盼有威。遍體行裝。塵埃簌簌。地下放着一件行李。上倚朴刀。似乎是遠客模樣。正在那裏微微含笑。某教師不由不悅道。呸。你這人放着店道不趕。只管笑甚麼。難道你還懂得武功不成。一言方盡。那漢子忍不住哈哈大笑。便問前抱拳道。足下莫怪。小可雖也略曉拳脚。却生平沒見過您這等神妙路數。便請見示宗派。以開茅塞如何。某教師一聽。登時張口結舌。轉怒道。甚麼叫宗派祖派。俺這拳頭。只會捶小孫哩。漢子笑道。講本領。如何粗口罵人。您既吝教。便不須咧。說着拎起行李。就要趨去。那知少年中既多好事者。又有兩個與某教師不對勁兒。於是闐一聲。拖住那漢子。道。客人慢去。您既曉得拳脚。何妨合俺教師比試一回。取個笑兒呢。那漢子

尙在逡巡。某教師一聽。這是擠到臉兒上來咧。這當兒牙齒。若一打噤。巧了飯碗就許碰掉。於是大聲道。好好說着。一躲脚使個旗鼓。那漢子吃衆人拖住。也只得放下行李。從從容容展開雙拳。揮霍肆應。某教師憤氣之下。施展出全副氣力。着着進攻。打了個龍爭虎鬥。那知漢子通不理會。隨意價閃占騰挪。輕妙絕倫。倒引得某教師滿頭大汗。氣喘吁吁。衆人方在互相驚視。交頭接耳。只見那漢子忽的跳出圈子拱手道。小可遭路要緊。不得奉陪了。不想某教師不知進退。當時一瞪眼睛道。哈哈。你說的好輕鬆話兒。既如此。你就爬下磕頭吧。衆人方在不平。那漢子依然和顏道。足下不必生氣。俺一行路過客。便是敗在您手下。沒甚要緊。足下現爲人師。俺手腳一不慎。冒犯貴體。未免大不相宜。蘊藉如此。可知本領。惜乎非淺識者所知。凡覘人學問。必在此等處著眼。武功云乎哉。某教師越怒道。休得巧言。俺如輸與你。由你當這鳥教師如何。衆人

齊聲道。就是如此。那漢子忙搖手道。不可不可。正這當兒。某教師已虎也似撲過來。那漢子無奈。只得放下行李。從新交手。只三晃兩晃之間。那漢子一足飛去。某教師往後便倒。實拍拍脊梁貼地。一點兒也沒賸。這一來。衆大人笑之間。某教師爬起來。羞慚滿面。拔脚便跑。大家也不暇理會。他便七手八脚的。將那漢子請入一處公所中。一面款問姓氏。一面準備酒飯。款待起來。方知那漢子姓陳名璋。原籍雲南。他却在江蘇多年。此次路過洞庭。是想赴某處訪友。談笑之間。慷慨豪爽。再講到種種武功。更是如數家珍。大家心下暗揣陳璋比某教師強的多咧。正要殷勤致意。恰好人來報某教師留下辭帖。一屁股嘖嘖二百五咧。(俗謂走也)於是衆人大喜。便堅留陳璋來作教師。陳璋聞得某教師跑掉。甚是不安。因歎道。既承諸位雅愛。俺便暫來承乏。俟後某教師如同俺還當讓他此席。衆人含糊應諾。從此陳璋在山中教練武功。真是壁壘依然。精彩一

變。不消幾月光景。社中衆少年。便已大有可觀。過得年餘。尋常盜匪。竟不敢來山中插脚。因此山中。人對陳璋。十分敬愛。遠近人談起來。都稱爲陳武師。那慕名過訪的江湖朋友。也就不一而足。陳璋也愛山中醇朴古風。索性將妻子接得來。置田構舍。安穩穩住下來。大有終焉之志。一日。山中忽得警聞。是有一股著名的梟匪。要來入山。不但打劫。還有據爲盜巢之意。那匪首綽號摩雲獠。生得鬚髮黃鬚。兇獠非常。每捉住官捕。便夾生的摘取心肝。烹來下酒。這次率領四十多隻賊船。火雜雜就要搶山。衆人聞警。不由慌了手脚。便登時聚議防禦之策。正在七嘴八舌。叫成一片。只見陳武師微笑道。要是摩雲獠。領人來胡鬧。却不打緊。俺有一件法寶。只消遣一有胆量的人。賞示於他。他不但頃刻退去。還定要隨俺法寶參謁於俺。（奇突之筆）衆人聽了。詫異到十二分。又見武師莊容正色。不像戲語。正在面面相覷。武師道。諸位不必怙憊。但送俺這件寶物。

去。萬無一失。不知那位有胆量去。辛苦一踰。聲盡處。由坐中踉蹌踉跄起一人。大叫道。我去我去。衆人望去。却是醉鬼來旺兒。業已喝得東倒西歪。舌頭都硬。原來此人是個打閒的人。既好喝盅兒。又好說笑。成日價無事。忙吃了自家的清水老米飯。東顧西撞。專以去探聽些沒要緊的新聞。逢人便講。以示得意。從早忙到晚。然後空了肚皮。去睡沒人理的大覺。（世上確有此種人）當時衆人笑道。你敢去麼。這不是探聽胡拉八扯的勾當。摩雲胤倘一翻臉。不是耍處。來旺兒乘着酒勁兒。大笑道。打甚鳥緊。斫去腦袋。碗大的疤。再二十多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況且有陳爺法寶。俺怕甚麼呢。武師道。便是如此。你且去整理船隻。回頭來取寶物。俺這法寶。是不能先亮的。衆人聽了。越法詫異。不多時。來旺兒跑來道。船已停當。陳爺快拿法寶來吧。武師笑道。俺還有話囑咐你。此件寶物。不可褻瀆。你須頂在頭上。並須命那摩雲胤親自出迎於你。你手中有這

法寶。只要看摩雲吼不順眼。罵也罵得。打也打得。他倘若拗手拗脚。你儘管拉他來。待俺處置。說着。笑吟吟從懷中掏出個錦緞小包兒。打開一看。却是個一寸見方的小金印。獅紐篆文。十分精緻。上刻成功者退四字。印豎旁却刻着極細的真書道。陳璋永保。四十七傳會衆敬贈。衆人一見。正在莫名其妙。只見來旺兒一言不發。抱着頭蹲在地下。正是。

方寸印文能制盜。個中情事費猜疑。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二集再見。

二集緊接鄔明山。遇棄城逃跑之舊府官。幾乎被累。梁森篤盡友誼。道濟僧救梁森。除兇僧。因露武功。未幾示寂。自敘來歷。並分贈雌雄寶劍於鄔梁外。有武功真傳祕冊。被明山隱藏自私。梁森憤而遠遊。苦志尋師學藝。備受艱苦。多遇異人。許多的新穎熱鬧節目。不能盡述。而明山恃藝胡爲。致被名捕。尤多新警。

驚人之事云。

